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集2

死亡终局

李高波／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死亡终局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李洪波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死亡终局

DEATH COMES AS THE END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李洪波
责任编辑：夏　凡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阳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76 千字
印　　张：8.12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715－4/I·1049
定　　价：18.00 元

致 S. R. K. 格兰维勒教授

亲爱的斯蒂芬：

是你最早建议我写一部发生在古埃及的侦探小说，而且，如果没有你的积极帮助和鼓励，这本书就不会顺利写成。

在这里，我想说我是多么喜爱你借给我的那些有趣的文献，并且再一次感谢你花费时间和精力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这本书的写作所带给我的愉悦和趣味你已经知晓了。

你亲爱的朋友

阿加莎・克里斯蒂

作者注

本书所描写的情节发生在大约公元前二千年的埃及尼罗河西岸的底比斯。对于这个故事来说，地点和时间并不是主要因素，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将是适合的。但是碰巧这个故事的人物和情节的灵感是来自埃及十一王朝的两三封信。这几封信件是大约二十年前由纽约市立博物馆埃及探险队在勒克瑟对岸的一个石墓里发现的，由巴蒂斯库·顾恩教授翻译后发表在博物馆公报上。因此，我还是以这种方式写出来。

读者可能会有兴趣注意到祭祀捐赠产业——古代埃及文明的一项日常特征——在原则上跟中世纪的为做弥撒而捐献遗产的情况非常相似。财产被遗赠给祭祀业的灵魂司祭，期望他保护遗赠者的陵墓，在每年特定的节日里为陵墓提供祭品，以使灵魂得到安息作为回报。

在埃及文里，"哥哥"、"姐姐"这些词语，一般来说是"情人"的意思，经常跟"丈夫"、"妻子"互换。在本书中，这些说法是被广泛使用的。

古埃及的农历，一年包括三个季节，每个季节四个月，每月三十天，这样就构成了农民生活的背景。在每年年底增加五个闰日，作为官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年历。这个"年"最初开始于埃及尼罗河的洪水泛滥时，按我们的推算，

是七月的第三个星期;但是闰年的缺少使这个“年”经过许多世纪后逐渐落后了,因此,在我们的故事所发生的时间里,官方的新年比农历年早了大约六个月,也就是说是在一月而不是七月。然而,为了使读者不必总是扣除这六个月,在本书中被用作标题的日期是按照农历年的时间来算的。也就是说,尼罗河的泛滥季——七月底至十一月底;冬季——十一月底至三月底;夏季——三月底至七月底。

第一章　尼罗河泛滥季第二个月的第二十天

雷妮森伫立在那儿凝望着尼罗河。

她能够隐约听见远处两个哥哥——亚莫斯和索贝克——高声争论某处的堤防需不需要加固的声音。索贝克的声音跟往常一样高亢、自信，他有轻率断言自己观点正确的习惯；亚莫斯声音低沉，嘟嘟囔囔的抱怨语气，表观出迟疑和焦虑。亚莫斯总是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之中，他是长子，当父亲离家到北方的庄园去时，农田的管理权便多多少少地落到他的手中。亚莫斯迟钝、谨慎，并且有自寻烦恼的倾向，他是一个身材笨重、动作缓慢的人，没有索贝克那种欢乐和自信。

记得从小时候起，雷妮森便听惯了她这两个哥哥用完全不同的声调争论。这突然给她一种安全感……她又回家了，是的，她已经回家了……

然而，当她再次望向那苍茫而波光闪烁的河面时，反叛和痛苦感又一次升腾。凯依，她年轻的丈夫，死了……满面笑容、双肩结实的凯依。凯依和冥府之神在死人王国里——而她，雷妮森，他心爱的妻子，被孤单地留下来。他们在一起八年了——她跟他走时只比小孩子大一点点——而现在，她成了一个寡妇，带着她和凯依的孩子泰蒂，回到她父亲的家。

在这一刻，她感觉自己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

她喜欢那种感觉……

她会忘掉那过去的八年——那些充满不可思议的快乐的岁月，那些被失落和痛苦所撕裂摧毁的时光。

是的，忘掉它们，将它们从她的记忆中抹去，再次成为雷妮森，灵魂祭司英贺特的女儿，不用思考、无须感受的女孩。对丈夫的爱是残忍的东西，它的甜蜜蒙蔽了她。她记得那强健的古铜色肩膀，那充满笑意的嘴——现在凯依全身已经被涂满香料、缠满布条，在护身符的佑护之下，走在前往另一世界的旅途之中。在这个世界上，再也见不到凯依泛舟尼罗河上，在阳光下欢笑、捕鱼；再也见不到她舒适惬意地躺在船里，小泰蒂坐在她膝上，回过头冲着他笑……

雷妮森心想："我将不会再想起这一段生活；这一切已经结束了！现在我回到了家里，所有事情都跟原来一样。我，也会跟原来一样，一切都跟从前一样。泰蒂已经忘却了，她正在和别的孩子一块儿玩闹、嬉笑。"

雷妮森突然转过身，朝着回家的路走去，途中她遇到许多载货的驴子被赶往河岸。她经过谷仓和外屋，穿过大门走

进了庭院。在庭院里她感到非常愉悦舒适，有一座人工湖，四周环绕着盛开的夹竹桃和茉莉，无花果绿树成荫。泰蒂和别的孩子正在那儿玩，声音尖锐、清晰。他们正在湖边的小亭子里钻进钻出，雷妮森发现泰蒂正在玩一只通过拉线嘴巴便可以一开一闭的木头狮子，那是她小时候非常喜爱的一个玩具。她又一次高兴地想到："我回到家了……"这儿什么都没变，所有东西都跟从前一样。这里的生活是安全、稳定、持久不变的。泰蒂现在是这里的孩子，而其母则是封闭在院墙之内的母亲之一——然而这些事情的结构和本质，却是不变的。

孩子们正在玩的一个球滚到她脚边，她捡起来扔回去，笑了。

雷妮森继续走进有着色泽亮丽的柱子的门廊，经过它走进屋子，穿过有着色彩鲜艳的荷花和罂粟花图案的中楣的中央大厅，走到庭院后部的妇女活动区。

高亢的声音撞击着她的耳膜，她暂停了脚步，愉悦地品味着这熟悉的声音。莎蒂彼和凯依特——跟往常一样在争吵着！莎蒂彼那令人记忆犹新的声调，高昂、跋扈、充满威胁。莎蒂彼是她哥哥亚莫斯的妻子，一个高大、精力旺盛、大嗓门的女人，俊俏中带着严厉，颐指气使，永远在制定规则，喝斥仆人，到处挑错，完全靠谩骂的力量和个性去完成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每个人都害怕她的声音，飞跑着去执行她的命令。亚莫斯本人也非常钦佩他果敢而富有生气的妻子，尽管他任由她欺凌的样子经常使雷妮森感到极为愤怒。

在莎蒂彼尖利的话语停顿的间歇，可以听到凯依特平

静而固执的声音。凯依特是一个面孔宽阔平板的女人，英俊快乐的索贝克的妻子。她全身心地为子女奉献，很少想到或谈到其他任何事情，她以平静、不屈不挠、固执地重复她最初所说的话这一简单策略来对付妯娌之间的日常争吵。她显得既不狂热又不冲动，除了她自己之外其他的一概不作考虑。索贝克极为依恋他的妻子，总是很爽快地把自己的所有事情都告诉她，他知道这是非常妥当的。凯依特会表现出认真倾听的样子，适当地表示赞成或者不赞成，随后就把一切烦人的事情忘掉了，因为她的心思确实已经被一些跟孩子有关的问题占满了，任何时候都是这样。

"这是一种侮辱，我说的，"莎蒂彼大声叫嚷，"如果亚莫斯还有像老鼠那么一点儿血性的话，他将一刻也不能容忍！当英贺特不在家的时候是谁掌管这里的一切？亚莫斯！而作为亚莫斯的妻子，我有优先挑选这些编织衬垫和靠垫的权利，那块黑奴编的海马图案的垫子应该……"

凯依特凝重、深沉的声音插进来："不，不行，我的小宝贝，不要咬你的洋娃娃的头发。看，这儿有个好东西——一颗糖——噢，真好……"

"你，凯依特，真没有礼貌，你甚至不听我说的话——你不回答——你这种态度太恶劣了。"

"这块蓝色靠垫一向就是我的……噢，看看小安可——她正试着走路……"

"你跟你的孩子一样愚笨，凯依特，而且这说明了很多问题！可是你不能像这样就算完了。我会拥有我的权利的，我告诉你。"

雷妮森被背后悄悄的脚步声吓了一跳，她惊恐地转过身，看到赫妮那女人站在她身后，一种熟悉的厌恶感油然而生。

赫妮瘦削的脸像往常一样扭曲，半带着谄媚的微笑。

“一切都没有大的改变，你会这么想，雷妮森，”她说，“我不知道我们都是怎么忍受莎蒂彼那些话的！当然，凯依特可以反驳她。我们有一些人却没有这么幸运！我知道自己的地位，我希望——而且感激你父亲给我房子、食物和衣服。啊，你父亲他是个好人。而且我总是尽我所能去做一些事情。我总是在工作——在这儿帮一下在那儿帮一下——并且我从不期望感谢或者感激。如果你亲爱的母亲还活着，那将会有所不同，她欣赏我，我们像姐妹一样！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好了，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并履行了对她的诺言。‘照顾这些孩子们，赫妮。’她临死前这样说，而我是讲话算话的。为你们大家做牛做马，我从未想过要你们感谢，既没有要求也从未得到过！‘只不过是老赫妮，’人们说，‘她不算什么’。没有人为我着想，为什么他们应该谢我？我只不过尽力而为并且对他们有所帮助，如此而已。”

她像鳗鱼一样从雷妮森的手臂下溜过去，进了内室。

“关于那些靠垫，你要原谅我，但我碰巧听到索贝克说——”

雷妮森走开了。她往日对赫妮的厌恶感又涌上心头。奇怪他们都那么讨厌赫妮！讨厌她不停地诉苦发牢骚，讨厌她持续不断的自怜以及为争论而煽风点火时那恶意的窃喜。

“噢，算了吧，”雷妮森想，“为什么不呢？”她设想，这可能是赫妮自娱自乐的方式。生活对她而言一定是死气沉沉

的——的确，她像一个苦力一样工作而从未有人感激过她。你无法感激赫妮——她如此固执地标榜自己的价值，以致使你可能的感激之情都一扫而光。

雷妮森想，赫妮是那些命中注定要把自己奉献给别人却没有人奉献给她的人之一。她的容貌不足以引人注目，而且又有些愚蠢。然而她又总是知道什么事情正在进行当中。她悄声走路的方式，她敏锐的耳朵和锐利的眼睛使得没有什么事情能长久地瞒过她。有时候她会为自己知道的事情而沾沾自喜——有时候她一个接一个地到处跟别人耳语，然后站在后面高兴地观察她的悄情话的结果。

这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时请求英贺特把赫妮摆脱掉，但英贺特从来都不答应。他可能是惟一喜欢她的人。而她用来回报他的庇护的那种过分的奉献，令其他的家人感到非常恶心。

雷妮森站着犹豫了一会儿，听着她的两个嫂嫂越来越激烈的吵闹声——赫妮介人后煽风点火的结果。然后她缓缓走向她祖母依莎的小房间。依莎独自坐着，两个小黑女奴在服侍她。她正忙着检查她们展示给她的那些亚麻布衣服，并用一种颇具个性的、友善的方式责备着她们。

是的，一切都是老样子。雷妮森站在那儿听着，没被人注意到。老依莎身体佝偻了一点儿，如此而已。但她的声音仍是如此，所说的那些事情也丝毫未变，就像八年前雷妮森离家时所记得的一模一样……

雷妮森又悄悄地溜了出去，老妇人和两个小女奴都没有注意到她。雷妮森在敞开的厨房门边停留了一会儿，一股

烤鸭的香味，一阵谈笑责骂声，全都同时涌了过来；一大堆蔬菜正等着处理。

雷妮森静静地站着，双眼半睁半闭。从她站的地方可以同时听到许多声音，厨房里丰富变奏的嘈杂声，老依莎高亢、尖锐的声音，莎蒂彼刺耳的声调，以及凯依特非常细弱、较为深沉的、持续的女低音。各种女人的喧哗声——聊天、说笑、抱怨、责骂、惊叫……

被这些固执、喧闹的女性所包围，雷妮森突然感到一阵窒息。女人——嘈杂、吵闹的女人！满屋子的女人——从不安宁，从不和平——总是闲聊，惊叫，只说——不做！

而凯依——凯依安静而警觉地在他的船上，他的全副心思都贯注在他即将投矛而刺的鱼身上……从来没有这种喋喋不休的喧嚷，这种忙乱，这种持续不断、无休无止的大惊小怪。

雷妮森飞快地再次走出屋子，投人到温暖、清亮的宁静里。她看到索贝克从田里回来，同时远远看见亚莫斯朝着墓室走去。

她转身踏上通往墓室所在的石灰岩断崖的小路，那是伟大高贵的梅里普塔的坟墓，而她们的父亲是管理维护的祭司，所有的庄园和土地都是这祭祀产业的一部分。

当她父亲不在家时，司祭的责任便落到她哥哥亚莫斯身上。雷妮森沿着陡峭的小路慢慢地往上走，当她到达那儿时，亚莫斯正在坟墓祭室旁边的小石室里，跟她父亲的商务、事务代理霍里磋商着什么。

霍里的膝上摊着一张草纸，亚莫斯和他正俯身看着。

当她到达时亚莫斯和霍里都对她微微一笑，雷妮森坐在他们附近的一片阴影里。她一直非常喜欢她哥哥亚莫斯。他对她温柔关爱，并有一种温顺、友善的气质。霍里对小雷妮森也一直很好，有时候还帮她修理玩具。她离开这里时，他是个庄重、沉静的年轻人，有着灵敏、慧巧的双手。雷妮森心想，尽管他看起来老了一些，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他给她的庄重的微笑如同她心中所牢记的一样。

亚莫斯和霍里正一起默默低语："小伊比有七十三蒲式耳大麦……"

"那么总数是小麦二百三十，大麦一百二十。"

"是的，不过还有木材的价钱，以及在珀哈用农作物换成的油……"

他们的谈话在继续。在男人们的低语声中，雷妮森满足地坐着，懒洋洋地昏昏欲睡。稍后，亚莫斯站起来离开了，把那张草纸卷成一卷交还给霍里。

雷妮森在一种友好的沉寂中坐着。

过了一会儿，她摸了摸那卷草纸，问道："这是我父亲寄来的吗？"

霍里点了点头。

"他说了些什么？"她好奇地问道。

她打开草纸卷，注视着上面那些对未受过文字教育的她来说毫无意义的符号。

霍里微微一笑，俯下身来，在她肩头一边念一边用手指点着。这封信是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的职业书信家用华丽的文体写成的。

庄园的仆人，英贺特主祭对你们说：

祝愿你们身心健康、长命百岁，愿海里沙夫神、赫拉克勒波力斯以及众神都保佑你们，愿普塔神使你们一生都心情愉悦。儿子对母亲禀告，灵魂司祭对他母亲依莎说，您好吗？是否平安而康健？对全家说，你们好吗？对我的儿子亚莫斯说，你好吗？是否平安而康健？充分利用我的土地，尽你的最大努力，埋头苦干，你知道，如果你勤勉，我将为你而赞美天神……

雷妮森笑了：

"可怜的亚莫斯，我确信他工作够卖力了。"

父亲的训诫使她眼前浮现出他的生动形象——他的自负、有点儿大惊大怪的态度，他那持续不断的告诫和教诲。

霍里继续念道：

尽心照顾我的儿子伊比，我听说他非常不满。也须注意要莎蒂彼善待赫妮。记住这些。不要忘记来信告诉我麻布和油的事情。保护我的谷物的收成——保护我的一切，因为我要你负责。如果我的土地遭受洪水，你和索贝克将会受难。

"我父亲跟以前一样，"雷妮森高兴地说，"总是认为他不在家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做不好。"

她让那卷草纸从手中滑落，又轻柔地接着说："一切都是老样子……"

霍里没有答话。

他拿起一张草纸开始书写。雷妮森懒懒地看了他一会儿，她感到很满足，不想再说什么。

慢慢地，她梦想般地说："懂得怎样在草纸上写字该是多么有趣的事情，为什么不能每个人都学着去写？"

"没有必要。"

"或许是没有必要，但那总归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你这样认为？雷妮森，这对你会产生什么不同？"

雷妮森考虑了一会儿，慢慢地说："你这样问我，我倒真的不知道，霍里。"

霍里说道："目前来说，一大片庄园只需要几个书记员就够了。但我想象着那一天总会来临，全埃及将会拥有大量的书记员。"

"那将是一件好事。"雷妮森说。

霍里缓缓地说："我并不这么确信。"

"为什么你不这么确信？"

"因为，雷妮森，要写下十蒲式耳大麦或一百头牛或十亩小麦是如此容易，不费吹灰之力——而被写下来的东西就好像实物一样，因此动笔的人就会轻视那些耕田、收割、养牛的人——然而所有的这些田地和牛是真实的——它们不只是草纸上的墨迹而已。而当所有的记录和草纸卷被销毁，书记员被驱逐时，那些劳作、收割的人会继续存在，而埃及也会仍旧存在下去。"

雷妮森聚精会神地看着他，她缓缓地说："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有那些你能看到、摸到、吃下去的东西才是实

在的……仅仅写下‘我有二百四十蒲式耳大麦’没有任何意义，除非你有这些大麦。一个人可以写下谎言。”

霍里注视着她严肃的面容，微微一笑。雷妮森突然说：“你帮我修理玩具狮子——很久以前，你还记得吗？”

“是的，我记得，雷妮森。”

“泰蒂现在正在玩它……还是那只猴子。”

她停顿了一下，真诚地说：“当凯依到冥府去时，我很伤心。但现在我已经回到家了，我会再度快乐起来，忘掉——因为这里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什么都没改变。”

“你真的这样认为？”

雷妮森敏锐地看着他。

“你是什么意思，霍里？”

“我的意思是总会有一些变化，八年毕竟是八年。”

“这儿什么都没变！”雷妮森自信地说。

“或许，然面应该会有变化的。”

雷妮森尖声说道：“不，不，我想要一切都是老样子。”

“但你自己就已经不是那个跟凯依一起离去的雷妮森了。”

“我是！或着如果不是的话，我也会很快再是。”

霍里摇摇头。

“你不可能再回到以前，雷妮森，就像我这份计算，我拿出一半，再加上四分之一，然后是十分之一，然后是二十四分之一——到最后，你看，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数目。”

“但我仅仅是雷妮森。”

“但雷妮森时时刻刻都有东西加上去，因此她总是一个

不同的雷妮森。”

“不,不是,你还是那个霍里。”

“你可以这样认为,但实际上不是。”

“是的,是一样的,亚莫斯还是老样子,那么忧虑,那么焦躁,莎蒂彼依然欺侮他,她和凯依特正和从前一样为了踏板和珠子而争吵,而稍后等我回去时她们又会在一起说笑,成为最好的朋友。而赫妮还是蹑手蹑脚地到处偷听、发牢骚、诉说她的奉献。我祖母仍然为了亚麻布跟她的小女仆唠唠叨叨!一切都是老样子。过一段时间,我父亲将回家,会有一些大惊小怪的唠叨,他会说‘为什么你不这样做’或者‘你应该那样做’。而亚莫斯会一脸忧愁,索贝克却会大笑,好像事不关已。我父亲将会宠坏伊比,他现在十六岁了,仍像八岁时那样宠他。任何事情都根本没有什么不同!”她停顿下来,气喘吁吁。

霍里叹了口气,然后轻声说:“你不明白,雷妮森。有一种邪恶来自外部,这种攻击所有的人都能看到;然而另外一种腐败是从内部滋生的——从不显露任何外在的迹象,它一天天地慢慢滋长,直到最后整个果实都腐烂了——被疾病所吞噬。”

雷妮森注视着他。他几乎是心不在焉地说着,好像是在对她说,而更像是一个人在沉思中自语。

她尖声叫喊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霍里,你使我感到恐惧。”

“我自己也感到恐惧。”

“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所说的邪恶是什么?”

他看着她，然后突然微微一笑。

“忘掉我说的话，雷妮森。我是正在考虑那些破坏农作物的病虫害。”

雷妮森宽慰地舒了口气。

“我很高兴。我以为——我不知道我以为什么。”

第二章 尼罗河泛滥季第三个月的第四天

1

莎蒂彼正在跟亚莫斯说话。她的声音有一种高亢、刺耳的特征，声调也很少改变。

"你必须维护你自己。这是我说的！除非你维护你自己，否则你一钱不值。你父亲总是说这个必须做那个必须做或者说为什么你不做别的？你总是温顺地听从，乖乖地去做，唯唯喏喏。而且还要为他说应该做而你没做的事道歉——可是天晓得他说的那些事往往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你父亲拿你当小孩子看待——看作一个年轻而不负责任的男孩！你简直跟伊比一般大！"

亚莫斯平静地说："我父亲一点儿也没像对待伊比一样对待我。"

"确实没有，"莎蒂彼恶狠狠地抓住这个新话题，"他那样对待那个被宠坏的小鬼真是愚蠢透顶！伊比一天比一天

无法无天，他到处闲逛，不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情，对别人要他做的任何事情都假装是太辛苦了！真可耻。而这都是因为他知道你父亲总会纵容他、袒护他。你和索贝克应该对此采取强硬态度。”

亚莫斯耸了耸肩。

“有什么好处？”

“你令我发疯，亚莫斯——你就是这样！你没有一丝儿血性，你像一个娘儿们那么恭顺！你父亲说的任何事情你都会立即表示同意！”

“我对我父亲有一种很深的感情。”

“是的，而你父亲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你一直温顺地接受责备，为那些不是你的过错的事道歉！你应该像索贝克那样开口反驳，索贝克谁都不怕！”

“是的，但是你要记住，莎蒂彼，我父亲信任的是我而不是索贝克。我父亲对索贝克不抱任何信心。任何事情都是由我来判断，而不是他。”

“这就是为什么你应该被明确作为产业合伙人的原因！当你父亲不在家时，你代表他执行祭司的职权，一切事情都交到你的手中——然而你却没有被确认的权威，这些都应该妥善安排。你现在是一个接近中年的男人了，仍把你看作一个小孩子是不对的。”

亚莫斯疑惑地说：“我父亲喜欢把一切事情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确实如此。这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都依靠他让他感到高兴——依靠他瞬息万变的怪念头。这是很糟糕的，而且会变

得更糟糕。这次他回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大胆跟他交涉——你必须说你需要一个书面的安排，坚持更有合法的地位。”

“他根本不会听。”

“那么你必须设法让他听。噢，我怎么不是一个男人！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上我会知道该怎么去做！有时我觉得我嫁的是一条虫。”

亚莫斯脸红了。

“我将看看我能做些什么——我可能，是的，我可能会对我父亲说——请求他——”

“不是请求——你必须要求！毕竟，你有主动权。除了你之外他不可能把掌管这里的权力交给别人，索贝克太野了，你父亲根本不信任他，伊比又太年轻。”

“总是有霍里在。”

“霍里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你父亲信赖他的判断，但他除了自己的亲骨肉之外不会把权力交到别人手上。不过我明白怎么会这样子，你太温顺恭敬了——在你的血管里流的是奶而不是血！你根本不为我和我们的孩子着想、在你父亲死掉之前，我们都不会有合适的地位。”

亚莫斯沉重地说：“你看不起我，不是吗，莎蒂彼？”

“你的懦弱令我愤怒。”

“听着，我告诉你，等我父亲回来我会跟他谈的，我发誓。”

莎蒂彼喃喃地说：“是的——但你将怎么跟他谈呢？像一个男人——还是像一只老鼠？”

2

凯依特正在跟她最小的孩子安可玩。小孩儿刚开始学走路，凯依特笑着鼓励她，跪在她面前，张开双臂等着她，等着小孩子踉踉跄跄地向前走，脚步蹒跚地扑进妈妈的怀抱里。

凯依特在给索贝克展示这些成绩，但她突然意识到他并没有注意，而是坐在那儿，漂亮的额头深深地皱着，愁眉不展。

"噢，索贝克——你根本没看，你没看到。小宝贝，告诉爸爸，他不听话，没有看你走路。"

索贝克烦躁地说："我有其他的事情要考虑——是的，还要操心。"

凯依特站起来，把被安可的小手抓下来的遮住她浓密黑眉的一绺头发向后梳理着。

"为什么？有什么糟糕的事情吗？"

凯依特并不十分在意地说着，这句问话不过是半机械性而已。

索贝克生气地说："麻烦就是我不被信任。我父亲是个老家伙，头脑古板得可笑，而他还坚持要控制这里的一切——他不会让我判断处理这些事情。"

凯依特摇摇头，含含糊糊地喃喃低语："是的，是的，这太糟糕了。"

"如果亚莫斯还有点儿血气，支持我，可能还有希望使

我父亲明白事理。可是亚莫斯太胆怯了，他执行我父亲信上的每一项指示。”

凯依特面对着孩子丁丁当当地摇着珠子，喃喃自语：“是的，这倒是真的。”

“当父亲回来时我会告诉他，在这次关于木材的事情上我用上了自己的判断，把它们换成麻布比换成油要好得多。”

“我确信你是正确的。”

“但我父亲固执得很，任何人非照他的方法做不可。他会大吼大叫，‘我告诉你把它们换成油的，我不在这儿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你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笨孩子！’他以为我才多大？他没有意识到我现在是一个正当年的大男人，可他已经过了黄金时期。他的指示，他拒绝做任何不合常规的交易，意味着我们不能实现我们认为的好主张。要获得财富就必须冒险，我有远见和勇气，可父亲什么都没有。”

凯依特的眼睛看着孩子，柔声说：“你这么有胆识，这么聪明，索贝克。”

“但这次如果他敢再挑错，对我吼叫辱骂，我就要让他听一听真话。除非放手让我干，否则我就离开，我要走得远远的。”

凯依特伸向孩子的手僵在了半空，猛地回过头来。

“离开？你要走到哪里去？”

“随便什么地方！被一个大惊小怪、自以为是、不给我任何表现机会的老头子威吓、唠叨，让人难以容忍。”

“不，”凯依特厉声说道，“我说不行，索贝克。”

他注视着她，她的声调使他注意到她的存在，他通常仅仅把她作为一个谈话时的抚慰伴侣，以至经常忘了她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思想的女人。

“你是什么意思，凯依特？”

“我的意思是我不会让你做蠢事。所有的财产都属于你父亲，土地、作物、家畜、木材、亚麻田——所有一切！你父亲死后它属于我们——你的、亚莫斯的，还有我们的孩子们。如果你跟你父亲吵架出走，那么他就可以把你的那一部分给亚莫斯和伊比——他已经太宠伊比了，伊比很清楚这一点并且加以利用，你不能撞到伊比的手里。如果你跟英贺特吵架离开，这样只会正中伊比下怀，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着想。”

索贝克紧盯着她，接着发出一阵惊讶的短促的笑声。

“女人总是令人不可思议。我不知道你会这么想，凯依特，这么凶猛。”

凯依特认真地说：“不要跟你父亲吵架，不要跟他顶嘴，聪明一点，少安勿躁。”

“可能你是对的——但这样可能要持续很多年，我父亲应该让我们跟他合伙。”

凯依特摇了摇头。

“他不会那么做。他总喜欢说我们都吃他的，我们都依靠他，没有他我们将无处可去。”

索贝克奇怪地看着她：“你一点儿也不喜欢我父亲，凯依特。”

但凯依特没有回答，再次俯下身照看那蹒跚学步的小

孩："来，甜心——看，这是你的洋娃娃。来，好——过来……"

索贝克俯视着她弯腰下去时亮出来的后脑勺，然后带着一脸迷惑的神情，走了出去。

3

依莎派人来找她最小的孙子伊比。

这个英俊、一脸不满的年轻人站在她面前，而她正以高亢刺耳的声音怒斥他，以她那视力模糊、几乎看不清什么但判断力相当强的眼睛注视着他。

"我听到的是什么？你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你想去放牛，而不喜欢跟亚莫斯在一块儿，也不喜欢去监督耕作？像你这样的小孩子开口就说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这成何体统？"

伊比愠怒地说："我不是小孩子，我已经长大了——为什么我应该被当作小孩子看待？被分派去做这做那，没有我说话的权利，又没有个别的补贴，总是听亚莫斯的命令。亚莫斯以为他是谁？"

"他是你的大哥，而且当我儿子英贺特不在的时候是他掌管这里的一切。"

"亚莫斯愚蠢透顶，又迟疑又愚蠢，我比他要聪明百倍。而索贝克也一样愚蠢，尽管他总是吹嘘自己有多聪明！我父亲已经来信说我可以自己挑工作做——"

"你根本没有挑什么工作来做。"老依莎插话说。

“而且要多给我食物和饮料，如果他听说我不满，没有被好好对待，他将非常生气。”他说话时微微一笑，一种狡黠的、双唇弯翘的微笑。

“你这个被宠坏了的小鬼崽，”依莎用力说道，“我会这样跟英贺特说的。”

“不，不，奶奶，您不会那么做。”他的笑容一变，变得有点儿厚颜无耻地奉承的意味。

“您和我，奶奶，我们是这个家庭里最有头脑的人。”

“你真不知羞耻！”

“我父亲依赖您的判断——他知道您很聪明。”

“那可能是——的确是这样——但我不需要你来告诉我。”

伊比笑了：“您最好站在我这一边，奶奶。”

“你说的这边那边是什么意思？”

“两位哥哥都非常不满，难道你不知道，赫妮会告诉你一切事情。莎蒂彼一天到晚训斥亚莫斯，只要一抓住就不停嘴。而索贝克在木材交易中自以为是犯了错误，害怕我父亲发现了会大发雷霆。您看着，奶奶，再过一两年我就会跟我父亲合伙，他一切都会听我的。”

“你，这家里最小的一个？”

“年龄有什么关系？我父亲独揽大权——而我是最懂得怎么控制我父亲的人。”

“这真是鬼话。”依莎说。

伊比柔声说：“您不是傻子，奶奶……您对我父亲非常了解，尽管他大话连篇，但他实际上是个弱者——”

他突然停下来，注意到依莎转动了一下头部，从他的肩头向后看。他转过头去，看到赫妮站在他身后。

“那么英贺特是一个弱者？”赫妮用柔和的声音嘟囔着，“我想，他听到你这么说他会很不高兴。”

伊比不安地笑了一声：“但你不会告诉他的，赫妮……现在你过来，赫妮——向我发誓……亲爱的赫妮……”

赫妮滑向依莎，她提高声音，用一种轻微的发牢骚的语调说：“当然，我从来不想惹麻烦——这你是知道的……我为你们大家奉献。我从来不打小报告除非我认为我有责任那样做……”

“我在跟奶奶开玩笑，如此而已，”伊比说，“我也会这样告诉父亲，他会知道我不是真的那么说的。”

他对赫妮匆匆地点了一下头，走出了屋子。

赫妮看着他的背影，对依莎说：“一个好男孩——一个长得很好的男孩。他多么敢说！”

依莎厉声说道：“他的话很危险。我不喜欢他头脑里的想法，我儿子太纵容他了。”

“谁不会呢？他是一个如此漂亮、如此有吸引力的男孩。”

“行为漂亮才是真正的漂亮。”伊莎厉声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说：“赫妮——我有点儿担心。”

“担心？依莎，你担心什么？无论如何，主人很快就将回来，一切都会变好的。”

“会吗？我怀疑。”

她又一次陷入沉默，接着说道："我孙子亚莫斯在家吗？"

"不久以前我看见他向门廊走去了。"

"去告诉他我要跟他谈谈。"

赫妮离去了。她在阴凉的、有着鲜艳色彩的柱子的门廊中找到了亚莫斯，传达了依莎的口信。亚莫斯立即应召而去。

依莎直截了当地说："亚莫斯，英贺特很快就要回来了。"

亚莫斯温顺的面容突然一亮。

"是的，那确实是好消息。"

"一切都为他照料好了？事业昌盛？"

"我父亲的指示我已经尽我所能地执行了。"

"伊比怎么样？"

亚莫斯叹了一口气。

"我父亲对这孩子的所作所为太过于纵容了，这对小孩子不好。"

"你一定要让英贺特明白这一点。"

亚莫斯看起来满腹疑虑。

依莎坚定地说："我会支持你的。"

"有时候，"亚莫斯叹了口气，说，"看起来好像困难重重。但我父亲回来就好了，他可以自己做决定。当他不在家时按他的意愿办事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我没有权威，仅仅是他的代表而已。"

依莎缓缓说道："你是一个好儿子——忠诚、有感情，你

也是一个好丈夫，你遵从一则谚语所说的：男人应该爱他的妻子，给她一个家。他应该让她吃饱肚子，有衣服穿，有昂贵的油膏供她打扮，让她有生之年心情愉悦。但也有进一步的忠告——是这样说的：防止她取得统治权。如果我是你，好孙子，我会牢记这个忠告……”

亚莫斯看着她，脸变得通红，转身离去。

第三章　尼罗河泛滥季第三个月的第十四天

1

到处都是一片忙乱的景象。厨房已经烤出了上百条面包，现在正在烤鸭子，有一股韭葱、大蒜及各种香料混杂的味道充满了庭院。女人们大声叫嚷着发布命令，仆人们跑来跑去。

到处都在窃窃私语："主人——主人要回来了……"

雷妮森正帮着编罂粟花和荷花的花环，她感到一种激动的幸福感在心中升腾，她父亲要回家了！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她不知不觉地溜回她昔日生活的区域。她相信，由赫妮的话所引起的最初的不熟悉、陌生的感觉，已经无影无踪了。她还是那个雷妮森——亚莫斯、莎蒂彼、索贝克、凯依特也都是老样子——现在也跟过去一样，到处都忙乱着准备英贺特的归来。消息已经传过来，他将在天晚以前到家，一个仆人已经被安排在河堤那儿，一看见主人到达就回来报

告。突然，他的声音大声、清晰地传过来，叫喊着令人兴奋的好消息。

雷妮森扔下手里的花朵，和其他人一起跑出去。他们都匆忙赶往河堤边的船只停泊处。亚莫斯和索贝克已经在那儿了，挤在一群村民、渔民、农民之间，大家都兴奋地叫喊着、指点着。

是的，一艘有着巨大的四方帆的船在北风的吹送下正贴着水面飞速而至，紧随在它后面的，是挤满了男男女女的炊事船。稍后，雷妮森能够看见她父亲坐在船上，手里拿着一枝荷花，有一个人跟他坐在一起，她猜可能是个歌者。

河堤上的欢呼声陡然升高，英贺特挥了挥手，水手们忙着拉动升降索。到处是“欢迎主人”的欢呼声，感谢天神让他平安归来的称颂声。不一会儿，英贺特上了岸，跟他的家人打招呼，礼貌地回应群众的欢呼。

“赞美索贝克神，尼思神之子，他保佑您水上航行平安！赞美普塔大神、孟菲斯南方之神，他让您回到我们身边！感谢太阳神雷照亮了两个世界！”

雷妮森挤身向前，被这种全身心的激动所陶醉。

英贺特装模作样地站起身来，雷妮森突然想到：“但是，他是一个‘小’人，我本以为他要大多了。”

一种几近沮丧的感觉在她心头涌起。

是她父亲“缩小”了吗？还是她的记忆出现了偏差？她记忆中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有点专横，经常挑剔，告诫左右，有时惹得她暗自发笑，然而总归是一个“要人”。但此刻这个矮胖的老人，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实际上

并不是那么一回事——难道是她自己有什么不对劲儿？她的头脑里怎么能有这些不忠的想法？

英贺特已经结束了冠冕堂皇的正式讲话，开始较为私人性的问候，他拥抱着他的儿子们。

“啊，我的好亚莫斯，满脸微笑，我不在时你很勤勉，我确信……索贝克，我英俊的儿子，仍然专心寻欢，我知道。这是伊比——我最亲爱的伊比——让我好好看看你——站开一些——对了。长大些了，更像个男子汉了，再次拥抱着你我多么高兴！还有雷妮森——我亲爱的女儿——又回到家了。莎蒂彼，凯依特，我一样亲爱的儿媳……还有赫妮——我忠诚的赫妮——”

赫妮跪着，拥抱着主人的双膝，夸张地擦拭着喜悦的泪水。

“见到你真好，赫妮——你还好吗——快乐吗？像往常一样忠诚奉献——真叫人心里高兴……”

“还有我优秀的霍里，账目清楚、笔法一流，一切都很兴隆吧？我确信。”

接着，问候结束了，四周的低语声渐渐消失，英贺特举起手示意大家安静，清晰、大声地说：“我的儿女们——朋友们，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们。如同大家都知道的，多少年来，就某方面来说我一直是一个孤独的男人。我的妻子——你们的母亲，亚莫斯和索贝克——还有我的小妾——你的母亲，伊比——都在几年前到冥府去了。因此，莎蒂彼和凯依特，我带来一个新的小妾与你们共担家务。看，这就是我的小妾，诺芙瑞，你们要看在我的面上爱她。她跟我一起从

北方的孟菲斯来，我再次离开时她要留在这里和你们住在一起。”

他一边说一边把一个女人拉向前来。她站在他旁边，头向后仰着，眼睛眯成一条缝，年轻、傲慢、漂亮。

雷妮森惊讶地想：“但是她太年轻了——可能年纪还没我大。”

诺芙瑞一直静静地站着，嘴角挂着一丝微笑——嘲弄而不是讨好的笑。

她有着又黑又直的双眉和亮亮的古铜色皮肤，睫毛又长又密，几乎让人看不到她的眼睛。

全家人都吃了一惊，默默无言地面面相觑。英贺特以一种略带恼怒的声音说：“孩子们，现在过来欢迎诺芙瑞。难道你们不晓得怎么问候你父亲带回来的小妾吗？”

大家都犹豫不决、吞吞吐吐地表示问候。

英贺特心中可能隐隐有些不悦，但故作高兴地大声说：“很好！诺芙瑞，莎蒂彼、凯依特和雷妮森将会带你到妇女活动区。行李箱？行李箱都带上岸了吗？”

圆顶盖的行李箱正从船上搬下来，英贺特对诺芙瑞说：“你的珠宝和衣服都好好地在这儿，去把它们安置好。”

然后，当女人们一起离开时，他转过头来对儿子们说：“产业都怎么样？一切都好吧？”

“低地的田都租给了奈可特——”亚莫斯开始汇报，但被他父亲打断了。

“现在不用细说，我的好亚莫斯，不着急。今天晚上要好好庆祝一下，明天我才和你、霍里一起谈正事。来，伊比，我

的孩子，让我们一起走着回家，你已经长得这么高了——头都高过我的了。”

索贝克阴沉着脸走在他父亲和伊比身后，凑到亚莫斯耳边低声说：“珠宝和衣服——你听到了吗？北地产业的利润都跑到那上面去了，我们的利润。”

“嘘！”亚莫斯低低地说，“父亲会听见的。”

“他听见了又怎么样？我可不像你一样怕他。”

一回到家里，赫妮就到英贺特屋里去准备洗澡水，她满脸堆笑。

英贺特略微放松了一下防备的心理。

“喂，赫妮，你认为我的眼光怎么样？”

尽管他早就决定用高压手段来处理这件事情，他很清楚诺芙瑞的到来会引发一场风暴——至少在妇女活动区会这样。但赫妮不同，她是一个特别忠诚奉献的家伙。她没有令他失望。

“她很漂亮！非常漂亮！多美的头发，多修长的手脚！她正配得上你，英贺特，我还能再说些什么？你死去的妻子，会很高兴你挑选了这么合适的伴侣，使你生活愉快。”

“你真的这么想，赫妮？”

“我确信，英贺特。在为她守了那么多年丧之后，也该是你重新享受生活的时候了。”

“你对她非常了解……我，也感到现在是应该像一个男人那样生活的时候了。呃——我的儿媳和女儿——她们可能会对此不满吧？”

“她们最好不要如此，”赫妮说，“毕竟，在这个家里她们

不都依靠您吗?”

“很对,很对。”英贺特说。

“您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他们的幸福都是您努力的结果。”

“是的,的确是。”英贺特叹了口气说,“我不停地为他们的利益而努力工作,有时候我怀疑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都欠我很多。”

“你必须提醒他们。”赫妮点点头说,“我,您谦卑、忠诚的赫妮,从来没有忘记我欠您什么——但孩子们有时候自私自利,可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意识不到他们不过是在执行您的指示而已。”

“这确实非常正确,”英贺特说,“我一直说你是个非常聪明的家伙,赫妮。”

赫妮叹了口气,说:“要是别人也这么认为就好了。”

“怎么啦? 有人对你不好吗?”

“不,不——他们不是有意的——我应该不停地工作,这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当然我也乐意这么做——但差别就在于一句温情、感激的话。”

“你总是可以从我这里得到。”英贺特说,“别忘了,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您太好了,主人,”她顿了一下,接着说,“奴隶们已经在浴室为您准备好了热水——您洗完澡、穿戴整齐以后,您母亲请您到她那里去一趟。”

“啊,我母亲? 是的——是的,当然……”

英贺特突然显得有点窘迫,他掩盖住心中的困惑,很快

地说:“当然——我本来就打算去——告诉依莎我很快就去。”

2

依莎,穿着她最好的打褶亚麻长袍,以一种嘲弄消遣的目光盯着她的儿子。

“欢迎你,英贺特,你已经回来了——而且还不是一个人,我听说。”

英贺特挺直身子,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噢,你已经听说了。”

“当然,这宅院里到处都在传这个消息。他们说,那女孩很漂亮,而且非常年轻。”

“她十九岁,而且——呃——不是太难看。”

依莎笑出声来——一个老女人恶意的怪笑声。

“啊,这个,”她说,“‘没有傻瓜比老傻瓜更傻了’。”①

“亲爱的母亲,我真的不明白您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依莎镇定自若地回答:“你一向就是个傻瓜,英贺特。”

英贺特直起身子,气急败坏地说个不停。尽管他通常洋洋自得,自以为是,她母亲却总能刺穿他自大的盔甲,一针见血。在她面前,他感到自己很渺小。

从她那近乎全盲的双眼中所发出的略带嘲讽的目光,总是令他困窘不安。不可否认的是,他母亲从来没有夸大对

---

① 指老年恋爱的人。——译注。

他能力的轻视。尽管他很清楚他自我估价很准确，而且他母亲特殊的母性看法并不重要——然而她的态度总是刺伤他的自尊心。

“难道一个男人带回家一个小妾是那么不寻常吗？”

“一点儿也不会不寻常，男人通常都是傻瓜。”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傻的。”

“难道你能想象这个女孩的出现会给这个家庭带来和谐？莎蒂彼和凯依特将会发狂，她们会对自己的丈夫煽风点火。”

“这跟他们有何相干？他们有什么权利反对？”

“没有。”

英贺特生气地走来走去。

“在我自己的家里为什么不能随心所欲？难道我没有供养我的儿子和儿媳吗？他们吃的面包难道不都是欠我的吗？难道我不是一直这样告诫他们吗？”

“你太喜欢这样说了，英贺特。”

“这是事实。他们全都依靠我，一个也不例外！”

“可是你能确信这是一件好事吗？”

“难道你说一个男人供养他的全家不是一件好事吗？”

依莎叹了口气。

“记住，他们也都为你工作。”

“你想让我鼓励他们吃闲饭吗？他们当然必须工作。”

“他们都是成年人了——至少亚莫斯和索贝克是——不仅仅是成年而已。”

“索贝克没有判断力，他总是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而且

他总是傲慢无礼，这一点我不会宽恕他。亚莫斯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

“比‘孩子’可要大多了。”

“但有时我必须把一件事说上两三遍他才能听得懂。我必须考虑到每一件事情——无所不包！每次我出门时，都要口授给书记员——把所有的指示写下来以便我儿子能够执行……我几乎不能休息——甚至无暇睡觉！而现在我回到家，得到一丝安宁，却又有了新的麻烦！甚至你，我的母亲，也否认我有跟其他男人一样纳妾的权利——你生气——”

依莎打断了他的话。

“我不生气，我是觉得好笑。这家里将会有好戏可看——但我仍然要告诫你，当你再次到北地时，最好带着那女孩跟你一起去。”

“她要留在这里，在我的家里！谁敢虐待她谁就会倒霉。”

“这不是虐不虐待的问题，但你要记住，干草茬容易着火。有一句关于女人的俗话说‘有女人的地方不好……’”

依莎顿了顿，缓缓说道：“诺芙瑞很漂亮，但是要记住：男人受女人艳媚的胴体蛊惑而成了傻子，可是啊，转眼间她们都会变成毫无光泽的废玛瑙……”

当她引述这些话时声音越来越深沉：“一点，一滴，就像梦一样，最后，死亡来临了……”

第四章　尼罗河泛滥季第三个月的第十五天

1

英贺特在不祥的沉默中听着索贝克解释木材销售的事。他的脸变得通红，太阳穴上青筋跳动。

索贝克一向若无其事的态度有点把持不住，他本来想对此事采取高姿态，但面对他父亲紧皱的眉头，他发现自己变得犹豫、口吃起来。

英贺特终于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是是是——你认为你知道的比我多——你不听从我的指示——总是这样——除非我在家照看这一切……”他叹了口气，“没有我你们这些孩子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真无法想象！”

索贝克固执地继续说：“有机会获得更大的利润——我才冒了险，一个人不能过分注重细节而小心谨慎！”

“你根本一点儿也不谨慎，索贝克！你太鲁莽、冒失，你

的判断总是出错。”

“难道我有机会运用我的判断力吗?”

英贺特冷冷地说:“这次你这么做了——违背了我的命令——”

“命令?我要一直听从你的命令吗?我是一个成年人了。”

英贺特大发雷霆,厉声喝道:“谁供你吃,谁供你穿?谁为你的未来考虑?谁把你们的福利——你们大家的福利——永远放在心上?当河水低落,我们面临饥荒的威胁时,不是我安排食物给你们送到南方的吗?有这样一个父亲,你们应该感到幸运——任何事情都能想到的父亲!而我又要求什么回报了?仅仅是要你们努力工作,尽你们所能,服从我的指示——”

“是的,”索贝克吼叫着,“我们要像奴隶一样为你工作——这样你可以给你的小妾买黄金、珠宝!”

英贺特怒发冲冠,向索贝克逼过来。

“大胆无礼的家伙——你怎么能这样跟你的父亲说话。小心点,否则我会说这儿不再是你的家——你可以随便到哪里去!”

“如果你不小心点,我会走的!我有自己的主意,告诉你——一些好主意——如果我不被过分注重小节的谨慎和不能随心所欲所束缚的话,那将会给我带来财富。”

“你说完了吗?”

英贺特的语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兆。索贝克,渐渐泄了气,仍然生气地嘟囔着:“是的——是的——现在我没什么

好说的了。”

“那么现在去看看牛群，这可不是偷懒的时候。”

索贝克转过身，生气地大踏步走了。诺芙瑞站在不远的地方，当他从旁边经过时，她瞟了他一眼，笑出声来，笑得索贝克气血直往脸上冲——他生气地向她逼近了半步，她仍旧静静地站着，以半闭的眼睛傲慢地看着他。

索贝克嘴里咕哝着什么，回复到他原来的方向。诺芙瑞又笑了一声，然后慢慢走向英贺特那里，他正在跟亚莫斯谈话。

“你怎么能让索贝克做出那种傻事？”他生气地问道，“你应该制止它！难道到现在你还不知道他在买卖问题上没有判断力吗？他认为任何事情都应像他所预料的那样。”

亚莫斯抱歉地说：“你不了解我的困难，父亲，你告诉我把出售木材的事交给索贝克，因此有必要让他使用自己的判断。”

“判断？判断？他根本没有判断力！他要按我的指示去做——而且你要监督他确实照办。”

亚莫斯脸红了。

“我？我有什么权力？”

“什么权力？我给你的权力！”

“但我没有真正的地位。如果我在法律上跟你联合——”

当诺芙瑞走近时他中断了谈话；她打着呵欠，手里捻着一朵猩红的罂粟花。

“为什么你不到湖边的小亭子里去，英贺特？那儿很凉

块，已经摆上水果、啤酒等你去呢。当然现在你已经下完命令了吧。"

"等一会儿，诺芙瑞——稍等一会儿。"

诺芙瑞以一种柔和、深沉的声音说："现在就来，我要你现在就来……"

英贺特显得很高兴，而且有点儿害羞。亚莫斯抢在父亲开口前很快地说："让我们先谈这件事，它很重要，我想请您——"

诺芙瑞背对着亚莫斯，直接对英贺特说："在你自己家里，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事吗？"

英贺特厉声对亚莫斯说："再找个时间，我的儿子，再找个时间。"

他和诺芙瑞转身离去，亚莫斯站在门廊上望着他们的背影。

莎蒂彼从屋子里出来，凑近他。

"怎么样，"她急切地问道，"你跟他谈了没有？他说什么？"

亚莫斯叹了口气。

"不要这么没耐心，莎蒂彼，这次不是——太顺利。"

莎蒂彼愤怒地大叫起来。

"噢，是的——正如我所说的！正如我一直所说的。事实上是你害怕你父亲——你像绵羊一样懦弱——你对他咩咩叫——你不敢像个男子汉那样面对他！难道你忘了你对我的承诺？我告诉你在我们两个之中我更像男人！你发过誓——你说：'我会请求我父亲——马上——他回来的第一

天。'可是最后的结果——"

莎蒂彼停下来——喘了口气,不是因为她讲完了——但亚莫斯温和地插进来说:"你错了,莎蒂彼,我已经开始说了——但我们被打断了。"

"被打断? 被谁?"

"被诺芙瑞。"

"诺芙瑞!那个女人!当你父亲跟他的长子谈正事时不应该让他的小妾打断,女人不应该牵涉到正事。"

或许亚莫斯更希望莎蒂彼自己能谨守这句她说来如此流利的格言,但他没机会开口。他妻子接着往下说:"你父亲应该马上跟她说清楚。"

"我父亲,"亚莫斯冷冷地说,"他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高兴的迹象。"

"真可耻,"莎蒂彼嚷道,"你父亲完全被她迷住了,他让她为所欲为。"

亚莫斯若有所思地说:"她很漂亮……"

莎蒂彼"哼"了一声,说:"噢,她长得不错。但没有礼貌!没有教养! 她不在乎她对我们大家多么粗鲁。"

"或许你对她粗鲁吧?"

"我有礼貌得很,凯依特和我殷勤待她,嚷,她不会有什么好向你父亲抱怨的,我们可以等待时机,凯依特和我。"

亚莫斯猛地抬起头来。

"你是什么意思——等待时机?"

莎蒂彼转身走开时,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我的意思是女人们的意思——你不会懂的。我们有我

们的方式——以及我们的武器!诺芙瑞将会收敛她的无礼。毕竟,一个女人的生活到头来会是怎样的?在后院里——在其他的女人中间度过。”

在莎蒂彼的语调里有一种奇特的意味,她接着说:“你父亲不会总是在家……他将再次离家到北地的庄园去。那么——我们等着瞧。”

“莎蒂彼——”

莎蒂彼笑了——一种高亢的、刺耳的笑声。她笑着回到屋子里去了。

2

孩子们正在湖边追逐嬉闹。亚莫斯的两个孩子是漂亮英俊的小家伙,看起来更像莎蒂彼而不是他们的父亲。还有索贝克的三个小孩——最小的一个还在蹒跚学步。然后是泰蒂,一个不爱笑的、漂亮的四岁小女孩。

他们笑着、叫着,扔着球玩——偶而发生争执,孩子气的哭喊声高亢、刺耳。

英贺特坐在那儿呷着啤酒,旁边是诺芙瑞,他喃喃低语:“孩子们在水边玩得多么高兴,我记得一直都是如此。但是,爱神啊,他们是多么吵闹!”

诺芙瑞很快地说:“是啊——本来是很安静的……当你在的时候为什么不让他们走开呢?毕竟,当一家之主想要放松一下的时候,应该得到适当的尊重,不是吗?”

“我——呃——”英贺特犹豫不决。这个建议对他来说

很新奇但令人愉悦。“我并不是真的在意他们。”他有些迟疑地说。

他又淡淡地加了一句：“他们高兴的时候一直习惯在这儿玩。”

“当你不在家的时候可以，”诺芙瑞很快地说，“但我认为，英贺特，考虑到你为这个家庭所做的一切，他们应该多体会一下你的尊严——你的重要性。你太柔顺——太随和了。”

英贺特平静地叹了口气。

“这一直是我的弱点，我从不坚持表面的礼节。”

“因此这些女人，你的儿媳，就利用你的厚道。当你到这儿来休息时应该得到理解，保持安静。你瞧着，我要去找凯依特，让她把她的孩子连同其他的孩子一并带走，那么你就会在这里享受安宁，心满意足。”

“你真是一个体贴人的女孩，诺芙瑞——是的，一个好女孩，你一直为我的舒适着想。”

诺芙瑞嘤嘤低语：“你高兴我就高兴。”

她站起来走向凯依特。凯依特正跪在水边，和她的第二个小孩——一个有点被宠坏了的男孩——一起玩一只小模型船，试图让它浮在水面上。

诺芙瑞生硬地说：“凯依特，你能带孩子们走远点吗？”

凯依特迷惑不解地注视着她。

“走开？你是什么意思？这里一直是他们玩耍的地方。”

“今天不是，英贺特想要清静点儿。你的那些孩子们太吵闹了。”

凯依特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你应该改变你说话的方式，诺芙瑞！芙贺特喜欢看他的孙子孙女在这儿玩，他这样说过。"

"今天不，"诺芙瑞说，"他让我来告诉你把这一群吵闹的家伙带到屋子里去，他好安静地坐着——和我一起。"

"和你一起……"凯依特突然中断了想说的话，站起身来走向半坐半躺的英贺特那里；诺芙瑞紧跟着她。

凯依特开门见山地说："您的小妾说要我带孩子们离开这儿，为什么？他们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赶他们走？"

"我想这个家里的主人的意愿就是最充分的理由。"诺芙瑞语气温和地说。

"确实——确实，"英贺特生气地说，"为什么我必须给出理由，这是谁的家？"

"我想，要他们走的是她吧？"凯依特转过身，上上下下地打量着诺芙瑞。

"诺芙瑞为我的舒适——为我的快乐着想，"英贺特说，"在这个家里没人曾这么想——可能可怜的赫妮除外。"

"因此孩子们将不能再在这儿玩了？"

"当我到这儿来休息的时候不能！"

凯依特的怒火突然喷发出来。

"为什么你让这个女人使你跟你的亲骨肉作对？为什么她应该到这儿来干涉这个家庭，扰乱我们一贯的生活？"

英贺特突然开始大吼大叫，他感到有必要维护自己的权威。

"在这儿应该做什么由我说了算——而不是你！你们都

联合起来为所欲为——安排一切适合你们的事情。但当我这个家庭的主人回到家后，没人适当地尊重我的意愿。但我是这里的主人，我告诉你！我孜孜不倦地为了你们的福利谋划、工作——但是有人感激我、尊重我吗？没有。首先是索贝克无礼、不敬，现在是你，凯依特，对我吹胡子瞪眼！我供养你们为的什么？你要注意——否则我将停止供养你们。索贝克说了要走——那么就让他走，带着你和你们的孩子一起走。"

凯依特纹丝不动地站了好一会儿，阴沉、茫然的脸上毫无表情，然后她以一种祛除一切感情的声音说道："我要带着孩子们到屋子里去……"

她走了一两步，在诺芙瑞身旁停下来。凯依特以低低的声音说："这都是你干的，诺芙瑞，我不会忘记，不会的，我不会忘记……"

第五章　尼罗河泛滥季第四个月的第五天

1

英贺特在履行完了作为祭司的仪式职责之后，满意地长舒了一口气。祭祀仪式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因为英贺特是一个最谨小慎微的人。他祭酒奠酒，烧香，供上通常需要的酒食供品。

现在，来到毗连的阴凉石室里，霍里正在那儿等着他，英贺特又恢复了地主、商人的角色。两人一起商讨生意上的各种事情，行情价格以及作物、家畜、木材方面的利润等等。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英贺特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有着出色的商业头脑，霍里。”他说。

霍里微微一笑。

“我应该有，英贺特，我做你的事业代理人已经很多年了。”

“而且是最忠诚的一个。现在，我要跟你商讨一件事，是关于伊比的，他抱怨说他的地位是从属的。”

“他还太年轻。”

“但他表现出很强的能力。他觉得两个哥哥总是对他不公平，索贝克，看起来好像粗鲁而专横——而亚莫斯总是谨慎胆小令他厌倦。伊比勇往直前，他不喜欢听命令。他甚至说只有我，他父亲，才有权力命令他。”

“确实如此，”霍里说，“但是令我震惊的是，英贺特，这对于庄园来说是个弱点——我可以畅所欲言吗？”

“当然，我的好霍里，你的话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那么我就说了。当你离开的时候，英贺特，这里应该有人拥有真正的权力。”

“我把我的事务放手交给你和亚莫斯——”

“我知道你不在时我们替你管理——这远远不够。为什么不指定你的一个儿子做你的合伙人呢——通过财产授予的法律契约让他跟你联合？”

英贺特眉头紧锁，来来回回踱个不停。

“你提议我哪一个儿子？索贝克有威严的外表，但他桀傲不逊——我不信任他，他的性情太坏。”

“我在考虑亚莫斯，他是您的长子，有着温柔博爱的性情，他对您奉献一切。”

“是的，他的性格不错，但他太胆小——太软弱了，他对每个人都让步。现在如果伊比年纪再大一点——”

霍里很快地说：“把权力交给如此年轻的孩子是非常危险的。”

“是的——是的——那么，霍里，我会考虑你所说的话。亚莫斯当然是一个好儿子……一个听话的儿子……”

霍里温和但急切地说：“我想，你会是很明智的。”

英贺特奇怪地看着他：“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霍里？”

霍里缓缓地说：“我刚才不过是说当一个人太年轻的时候就给他权力是很危险的，但如果给得太晚也是很危险的。”

“你的意思是说，他变得太习惯于接受命令而不会下达命令。哦，可能确实有道理。”

英贺特叹了口气。

“统治一个家庭是很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女人难以管理。莎蒂彼脾气太坏，凯依特则整天阴沉着脸，不过我已经让她们清楚要好好对特诺芙瑞。我想我可以说——”

他突然停下来，一个奴隶正沿着狭窄的小径气喘吁吁地跑上来。

“出了什么事？”

“主人——来了一条船。一位名叫卡梅尼的书记员从孟菲斯带信来了。”

英贺特大惊小怪地站了起来。

“又是麻烦事，”他大声嚷道，“毫无例外一定又是麻烦事！除非我亲自处理否则任何事情都会弄糟。”

他急急忙忙地沿着小径下去，而霍里仍然静静地坐在那儿，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在他的脸上露出一丝忧虑。

2

雷妮森正漫无目的地沿着尼罗河岸闲逛，突然听到一阵叫喊，看到人们纷纷跑往船只停泊处。

她跑过去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在正被拖向堤岸的船上站着一位小伙子，过了一会儿，当她看到他背对亮光的身影时，霎时间心脏停止了跳动。

一个疯狂、迷幻的想法跃入了她的脑海。

“是凯依，”她想道，“凯依从冥府中回来了。”

接着她便嘲笑自己这迷信的幻想。因为在她的记忆中，她一直幻想凯依仍然在尼罗河上泛舟，而这的确是一个跟凯依身材酷似的年轻人——她产生了幻觉。这个小伙子比凯依年轻，有着安闲温柔的优雅风度和一张欢快的笑脸。

他告诉大家，他从英贺特的北方的庄园来，他是一个书记员，名字叫卡梅尼。

一个奴隶被派去通知她父亲，而卡梅尼被领到屋子里去，食物和饮料摆在他的而前。稍后，她父亲到了，接着便是不停地交谈商讨。

所有的谈话要点都通过赫妮慢慢传到了妇女生活区。和往常一样，她充当了消息供应而。雷妮森有时纳闷赫妮怎么总是要设法知道一切事情。

卡海尼看起来好像是英贺特雇用的书记员——他是英贺特一个表哥的儿子，他查出了某件欺诈行为——伪造账目。由于事情错综复杂，又牵涉到财产管理者，所以他认为

最好还是到南方来当面汇报。

雷妮森对此并不太感兴趣，她想，卡梅尼查出这件事真聪明，她父亲将会很欣赏他。

这件事直接的结果是英贺特准备紧急启程。他本来无意在两个月内再次出门，但现在的情况是越快赶到现场越好。

全家人被召集到一起，接着是蝶蝶喋喋数不清的开场白、指示和告诫：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亚莫斯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索贝克要小心、谨慎等等。雷妮森想，一切都还那么熟悉。亚莫斯聚精会神；索贝克阴沉着脸；霍里，像往常一样，冷静又富有效率；伊比的要求和纠缠遭到了比以前严厉的推辞。

"你太年轻了，还不能有特殊的补助，要听亚莫斯的话，他知道我的意图和命令。"英贺特把一只手放在长子的肩头，"我信任你，亚莫斯，等我回来时我们再深入地谈一谈合伙的事。"

亚莫斯的脸兴奋得发红，腰杆挺得更直了一点。

英贺特继续说："我不在时把一切都照看得好好的，要好好对待我的小妾——要有适当的敬意和尊重。雷妮森也必须礼貌对待诺芙瑞。对我的好赫妮，我希望大家不要对她有什么不好；这个女人，我知道有时会很烦人，她在这里很长时间了，有时候会认为自己有特权去说一些不太受欢迎的事。我知道，她既不漂亮又不聪明——但是记住，她很忠诚，总是为我的意愿而奉献一切，我不希望她受轻视、被欺侮。"

“一切事情都会按您说的去做，”亚莫斯说，“但赫妮有时候会因口舌招惹是非。”

“哼！胡说！所有的女人都一样，赫妮并不比别人厉害多少。现在说到卡梅尼，他将留在这里，我们用得着另一个书记员，他可以协助霍里。至于我们已经租给亚伊那个女人的土地……”

英贺特事无巨细地继续叮嘱。

当英贺特全部准备停当，即将启程时，他突然感到一丝不安。他把诺芙瑞拉到一边，满腹疑虑地说：“诺芙瑞，你愿意留在这儿吗？或许，毕竟，最好你还是跟我一起走吧？”

诺芙瑞摇了摇头，微微一笑。

“你不会离开太长的。”她说。

“三个月——也可能四个月，谁知道呢？”

“你瞧——并不太长，我很满意留在这里。”

英贺特大惊小怪地说：“我已经吩咐亚莫斯——吩咐我所有的儿子——你将得到各种照顾。如果你有任何抱怨，让他们小心脑袋！”

“他们将会按你说的去做，我确信，英贺特，”诺芙瑞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在这里我可以绝对信任谁？谁真正为你奉献一切？我说的不是家人。”

“霍里——我的好霍里怎么样？他是我的左右手——而且是一个见识丰富、有识别力的人。”

诺芙瑞缓缓地说：“他和亚莫斯情同手足，可能——”

“还有卡梅尼。他，也是一个书记员。我会吩咐他听你差遣，如果你有什么可抱怨的，他会用他的笔写下你的话，

把你的抱怨带给我。”

诺芙瑞感激地点点头。

“这是一个好主意。卡梅尼来自北方，他认识我父亲，他不会受家人意见的影响。”

“还有赫妮，”英贺特大声叫嚷着，“有赫妮在。”

“是的，”诺芙瑞若有所思地说，“有赫妮在，你现在就跟她说——当着我的面说怎么样？”

“好主意。”

赫妮被找来了，带着一贯的谄媚的急切相，她对英贺特的离去满怀悲痛，英贺特粗鲁地打断了她的话。

“是的，是的，我的好赫妮——但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我是一个几乎不能指望获得片刻安宁的人，我必须不停地为我的家人劳累——尽管他们很少感激我。现在我想很认真地跟你说几句话，你忠诚无私地爱我，我知道——我可以相信你。好好照看诺芙瑞——她是我非常亲爱的人。”

“你最亲爱的人，主人，也就是我最亲爱的人。”赫妮热情地说。

“很好。那么你也会为诺芙瑞而奉献一切吗？”

赫妮转过身来，诺芙瑞正低垂眼帘注视着她。

“你太漂亮了，诺芙瑞，”赫妮说，“这是个麻烦事，这就是为什么会妒忌——但我会照顾你的——我会把他们的一切言行都告诉你，你可以包在我身上！”

当两个女人目光相遇时有一阵停顿。

“你可以包在我身上。”赫妮重复道。

诺芙瑞的双唇慢慢浮现出笑意——一种非常奇特的激

笑。

“是的，”她说，“我理解你，赫妮。我认为我能指望你。”

英贺特大声地清了清喉咙。

“那么我想一切都安排好了——是的——一切都令人满意。组织筹划——那一向是我的长处。”

身后传来一阵干涩的格格的笑声，英贺特猛地转过身来，看到她母亲站在房门口，她拄着拐杖，看起来比往常更干瘦，更不怀好意。

“我有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儿子！”她说道。

“我一定不能再耽搁了——还有许多指示要告诉霍里——”英贺特含含糊糊地说着，快步走出了屋子，尽量避免跟他母亲的目光接触。

依莎对赫妮傲慢地点了一下头——赫妮听话地溜出门去。

诺芙瑞站了起来，她跟依莎站着互相对视。依莎说：“这么说我儿子要把你留下来？你最好还是跟他一块走，诺芙瑞。”

“他希望我留在这里。”

诺芙瑞的声音柔和而谦恭，依莎发出刺耳的格格的笑声。

“要是你想走的话将会有一些好处！而你为什么不想走呢？我难以理解你。你在这里有什么好？你是一个城市女孩——或许经常旅行。为什么你选择这个天天千篇一律的地方，跟一群——我坦白地讲——不喜欢你——实际上讨厌你的人在一起呢？”

“那么你讨厌我吗？”

依莎摇了摇头。

“不——我并不讨厌你。我老了，尽管我视力模糊——但我仍能看到美并且欣赏它。你太美了，诺芙瑞，看到你让我的一对老眼愉悦万分。由于你的美丽，我祝你好运。我警告你，跟我儿子一起到北方去吧！”

诺芙瑞又重复说道：“他希望我留在这里。”

谦恭的语调中现在明显包含着嘲弄的意味。依莎厉声说：“你留在这里是有目的的；什么目的，我倒怀疑！好，随你的便吧，但要小心，要谦慎行事，而且不要相信任何人。”

她猛然转身离去。诺芙瑞静静地站着，慢慢地，她那双嘴角向后勒去，脸上现出像猫一样的微笑。

第六章 冬季第一个月的第四天

1

雷妮森养成了几乎每天上山到墓穴去的习惯。她发现，有时亚莫斯和霍里一起在那儿，有时霍里独自一人，有时空无一人——但雷妮森总是有一种宽慰、安宁的奇特感受——类似一种解脱感。她最喜欢霍里一个人在的时候，他带有某种意味的庄重，毫不惊奇地迎接她的到来，所有这些都给她一种奇特的满足感。她会坐在石室入口处的一片阴影里，双手抱膝，望着那一片绿油油的耕作带，泛着蓝光的尼罗河，以及再往远处的一片淡黄褐色、乳白色和粉红色，而这一切都模模糊糊地混杂在一起。

她第一次到这儿来，是几个月前，出于一种突然想逃离封闭的女性世界的愿望。她渴望安宁和陪伴——在这里她如愿以偿，逃避的愿望一直在伴随着她，但不再是为了逃避压力和家庭的烦恼，而是有了更明确，更令人惊恐的原因。

有一天她对霍里说："我害怕……"

"为什么你害怕，雷妮森？"他严肃地看着她。

雷妮森想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说："你还记得你曾对我说过有两种邪恶——一种来自外部而另一种来自内部。"

"是的，我记得。"

"你后来说当时你在考虑危及水果和作物的病虫害，但我想——对于人也是一样的。"

霍里慢慢地点了点头：

"这么说你明白了……是的，你说得对，雷妮森。"

雷妮森猛然说："现在就发生了——就在山下的屋子里，邪恶已经来了——从外部来的！我知道是谁带来的，是诺芙瑞。"

霍里缓缓地说："你这样认为？"

雷妮森坚定地点了点头：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听着，霍里，当我上来到你这儿的时候，说过一切都是老样子甚至莎蒂彼跟凯依特吵架也是——那是事实。但那些争吵，并不是真的吵架，我的意思是说莎蒂彼和凯依特喜欢吵吵闹闹——这样可以消磨时光——两个女人之间并没有刻骨的仇恨！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她们不只是讲些粗鲁不愉快的、千方百计地伤害对方的话，而且当她们看到这些话伤害对方时就兴高采烈！这太可怕了，霍里——太可怕了！昨天莎蒂彼气急败坏地用一根长长的金针刺到凯依特的手臂上——而一两天前凯依特曾将整整一铜盘滚烫的油脂倒在莎蒂彼脚上。现在到处都是一样——莎蒂彼责骂亚莫斯直到深更半夜——我们都

能听到——亚莫斯病恹恹的，六神无主。而索贝克离家到村子里去，跟女人们鬼混，喝得醉醺醺地回来，大喊大叫，说他是多么聪明！”

“这些事情都是事实，我知道，”霍里缓缓地说，“但为什么你要责怪诺芙瑞呢？”

“因为这都是她造成的！总是她说的一些话——一些小事情——一点小聪明——惹出来的。她就像你用来赶牛的刺棒，她也很聪明，懂得只要去说些什么就行了。有时候我怀疑是赫妮告诉她……”

“是的，”霍里若有所思地说，“可能就是她。”

雷妮森打了个冷战。

“我不喜欢赫妮，我厌恶她鬼鬼祟祟的样子，她对我们大家如此热心，然而没有一个人想要她的忠诚。我母亲怎么会把她带到这儿而且还如此喜欢她？”

“那都是赫妮自己说的。”霍里冷冷地说。

“为什么赫妮那么喜欢诺芙瑞，围着她打转，说悄悄话，奉承她？噢，霍里，我告诉你我害怕！我恨诺芙瑞！我希望她走得远远的，她又漂亮，又残忍，又坏！”

“你真是个孩子，雷妮森。”然后霍里又平静地加上一句，“诺芙瑞现在正朝这儿走呢。”

雷妮森转过头。他们一起注视着诺芙瑞沿着断崖面陡峭的小路慢慢往上走，她自顾自地微笑着，嘴里低声哼着小调。

当她到达他们所在的地方时，往四周看了看，笑了。一种开心、好奇的笑。

"原来你每天都偷偷地溜到这儿来，雷妮森。"

雷妮森一声不吭，她很愤怒，有一种小孩子的庇护所被发现后的受挫感。

诺芙瑞又看了她一眼。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墓穴？"

"正是，诺芙瑞。"霍里说。

她看着他，像猫一样的嘴角向后勒出一丝微笑。

"我毫不怀疑你对此有利可图，霍里，我听说你是个很有头脑的生意人。"

她的语气带着一些怨恨，但霍里不为所动，静静地微笑着，很庄重地笑着。

"它对我们大家都有利可图……死亡总是有好处的……"

诺芙瑞往四下里看了看，打了一个冷战，她的目光扫过供桌，扫过通往灵地的入口和假门。

她尖利地叫道："我痛恨死亡。"

"你不应该，"霍里的语气非常平静，"在埃及，死亡是这里财富的主要来源。死亡带给你戴的珠宝，诺芙瑞，死亡供给你吃供给你穿。"

她紧盯着他："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英贺特是一个祭司——一个丧葬祭司——他的所有土地、家畜、木材、亚麻布、大麦，都是这墓穴里的人的捐赠。"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若有所思地继续说："我们埃及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我们热爱生命——因此很早我们就会

为死亡筹划，全埃及的财富都投入到——金字塔、坟墓的建造和祭祀活动中。”

诺芙瑞粗暴地说：“你不要再谈论死亡了，霍里，我讨厌它！”

“因为你是真正的埃及人——因为你热爱生命，因为——有时候——你感到死亡的阴影离你很近……”

“住口！”

她怒声斥责霍里，然后，她耸耸肩，转身沿着小路往下去。

雷妮森满意地松了一口气。

“我很高兴她走了，”她孩子气地说，“你吓坏了她，霍里。”

“是的……我没有吓坏你吧，雷妮森？”

“没，没有，”雷妮森的声音有点儿不能确定，“你说的是事实，只是以前我从没有考虑过，我父亲确实是一个丧葬祭司。”

霍里突然痛心地说：“全埃及都被死亡缠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雷妮森。因为我们的身上有眼睛而心里却没有，我们不能想象此生之外的生活——死后的生活，我们只能想见已知的延续，我们并不是真的信仰神灵。”

雷妮森惊奇地看着他。

“你怎么能那么说，霍里？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神——多到我都不能把他们的名字一一说出。仅仅昨天晚上，我们大家还在说各人最喜欢的神。索贝克全心信仰沙克梅神。而凯依特经常祈祷梅斯克汉特神。卡梅尼信仰知识、

博学与魔法之神；作为一个书记员这是很自然的。莎蒂彼喜欢鹰头的太阳神；也喜欢本地的梅雷瑟神。亚莫斯说普塔神应受崇拜，因为他造了万物。我自己则喜爱伊西斯神。而赫妮全心喜欢当地的阿曼神，她说祭司们预言有一天阿曼会成为全埃及的神——所以她在他还是位小神的时候就祭拜他。还有太阳神和奥西里神，死人的灵魂要受他们两位的评判。”

雷妮森暂停下来，喘了口气，霍里微笑着看着她。

“那么，雷妮森，在神和人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她瞪大眼睛看着他。

“神——他们都是有魔力的！”

“就这些吗？”

“我不懂你的意思，霍里。”

“我的意思是说，对你来说神不过是一个男人或女人，他们能做普通男人或女人不能做的事情。”

“你竟然说出这么古怪的话，我不能理解你的意思。”

她一脸迷惑地看看他——然后望着山谷，她的注意力被一些别的事情吸引住了。

“看，”她叫道，“诺芙瑞正在跟索贝克说话，她在笑。噢——”她突然吸了一口气，“不，没什么，我还以为他要揍她呢。她要回到屋子里去了，而索贝克向这儿来了。”

索贝克像疾风暴雨般地走过来。

“叫鳄鱼把那个女人吞掉！”他怒吼着，“我父亲真是糊涂透顶，竟然找她做小妾！”

“她对你说了些什么？”霍里好奇地问道。

"她像往常一样侮辱我！问是否我父亲还信任我叫我卖什么木材，她的语调像一条毒蛇，我真想杀了她。"

他沿着平台走过去，捡起一块石头，奋力扔到谷底。石头在崖壁上跳动撞击的声音好像使他很兴奋，他又去撬一块大点的，突然惊跳起来，一条蛇盘在石头底下，昂着头，它身子直蹿起来，嘶嘶作响。雷妮森看出是一条眼镜蛇。

索贝克抄起一根重重的木棒猛烈攻击那条蛇，不久就打断了它的脊背，但索贝克仍旧继续乱劈乱打，他的头往后仰，两眼冒火，嘴里喃喃低语，雷妮森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

她大声喊道："住手，索贝克，住手——它已经死了！"

索贝克停下来，然后他扔下木棒哈哈大笑。

"这世上又少了一条毒蛇。"

他又笑了起来，恢复了原来的好心情，然后大大咧咧地下山去了。

雷妮森低声说："我相信索贝克——喜欢杀戮！"

"是的。"

话里没有一丝惊讶，霍里无非是在承认一个他已经充分了解的事实。雷妮森转过身看着他，他缓缓地说："蛇是危险的动物——但那眼镜蛇看起来多么漂亮……"

她低下头看着那血肉模糊、扭曲的尸体，不知道什么原因，感到心里一阵剧痛。

霍里梦想般地说："我记得当我们都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索贝克攻击亚莫斯，亚莫斯比他大一岁，但索贝克又高又壮。他拿着一块石头，用它猛敲亚莫斯的头部，你母亲跑过来把他们拉开了。我记得她站在那里低头看亚莫斯的样

子——她叫喊着："索贝克，你一定不能这么做——太危险了！我告诉你，太危险了！"霍里顿了一下继续说，"她很漂亮……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这么想。雷妮森，你长得像她。"

"我？"雷妮森感到很高兴——很温暖。然后她问道："亚莫斯伤得很重吗？"

"不，看起来并不重。第二天索贝克病得很厉害，可能是因为他吃了什么东西，但你母亲说是由于他的火气和炎热的天气——那时正是仲夏。"

"索贝克的脾气很糟糕。"雷妮森若有所思地说。

她又看了一眼那死掉的蛇，打了个冷战，转身离开了。

2

当雷妮森回到家时，卡梅尼正拿着一卷草纸坐在前廊里。他正在唱歌，雷妮森停下脚步，听着歌词。

卡梅尼唱道："我要到孟菲斯去，我要见真理之神普塔。我要对普塔说，'今夜把我的情人给我'。溪流是酒，普塔是溪边的芦苇，沙克梅是水中莲，埃瑞特是蓓蕾，内弗特是花朵。我要对普塔说，'今夜把我的情人给我'，天色在她的美貌中破晓，孟菲斯是一盘爱的苹果，摆在美人面前……"

他抬起头看着雷妮森，微微一笑。

"你喜欢我的歌吗，雷妮森？"

"这是什么歌？"

"这是孟菲斯的一首情歌。"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温柔地唱道："她的双臂抱满波斯树枝叶，她的头发用香膏滋润，她就像人间与地府的公主。"

雷妮森的脸上一片绯红，她快步走过门廊进了屋子，差点和诺芙瑞撞个满怀。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雷妮森？"

诺芙瑞的语气非常尖锐，雷妮森有些诧异地看着她。诺芙瑞没有一丝笑容，脸色可怖而紧张，雷妮森注意到她的双手在身旁紧紧握着。

"对不起，诺芙瑞，我没有看到你。当你从光亮的外边进来时这儿显得太暗了。"

"是的，这儿很暗……"诺芙瑞停顿了一下，"在外边高兴多了——在门廊里——听着卡梅尼的情歌。他唱得很好，不是吗？"

"是——是的，我认为他唱得很好。"

"然而你为何不待在那儿听呢？卡梅尼会很失望的。"

雷妮森又一次感到脸颊发烫，诺芙瑞阴冷嘲弄的目光令她很不自在。

"你不喜欢情歌吗，雷妮森？"

"这不关你的事，诺芙瑞，无论我喜欢还是不喜欢什么。"

"噢，小猫还有爪子呢！"

"你是什么意思？"

诺芙瑞大声笑道："你并不像看起来那么蠢，雷妮森，那么你觉得卡梅尼很英俊吗？噢，那毫无疑问会让他感到高

兴。"

"我认为你令人作呕。"雷妮森愤怒地说。

她从诺芙瑞身边冲过去，进入内院。她能听到那小女子嘲弄的笑声，然而透过那笑声，她的记忆中回响着卡梅尼的声音，以及他双眼注视着她的脸庞所唱出的歌……"

3

那天晚上，雷妮森做了一个梦。

她跟凯依在一起，在冥府的死亡之船上。凯依站在船头——她只能看到他的后脑勺。然后，当他们接近日出之处时，凯依转过头来，雷妮森发现他不是凯依而是卡梅尼。与此同时，在船首的蛇头开始扭曲翻滚，这是一条活蛇、一条眼镜蛇，雷妮森想：这是从墓穴里爬出来吃死人灵魂的蛇，她吓得瘫倒在地，接着她看见蛇脸变成了诺芙瑞的脸，她惊醒过来大叫："诺芙瑞——诺芙瑞……"

她没有真正叫出声来——一切都是在梦中。她仍旧躺在那儿，心怦怦乱跳。她告诉自己说一切都不是真的。接着她突然想道："那就是索贝克昨天杀死那条蛇时喃喃自语的话，他说：'你这个诺芙瑞'……"

第七章　冬季第一个月的第五天

1

雷妮森这个梦使她一直没睡好。在那以后她只是时断时续地睡了一会儿，直到早晨，都不能完全睡熟；她被一种朦胧的临近邪恶的预感所缠绕。

她早早地起来，走出了屋子，像往常一样，她不由自主地向尼罗河走去。已经有渔民出来捕鱼了，一条大船在整齐有力的桨声中向底比斯方向划去，其他的一些船只则在微风之中扬帆前行。

雷妮森心潮澎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渴望令她心绪不宁。她想，“我感到——我感到——”但是她说不清她感觉到什么！也就是说，她找不出合适的词语来描述这种感觉。她想，“我想要——但我想要什么？”

她想要凯依吗？但凯依死了——他不会回来的，她自言自语道：“我不再想凯依了，那有什么用呢？一切都已经结束

了，所有的一切。”

然后她注意到另一个身影，那个身影正站在那儿注视着那条驶往底比斯的大船——那个身影有某种意味——那种静若止水的样子所表现出的情感令雷妮森感动，甚至当她认出是诺芙瑞以后。

诺芙瑞正注视着尼罗河。诺芙瑞——孤孤单单，她在想什么？

雷妮森心头一颤，她突然意识到她们都对诺芙瑞知之甚少，她们已经把她当成一个敌人——一个陌生人——对她的生活或者她所来的地方没有任何兴趣甚至好奇心。

雷妮森突然想到，诺芙瑞一个人在这儿一定很伤心，没有朋友，被一群讨厌她的人包围着。

雷妮森缓缓地往前走，直到她站在诺芙瑞身边。诺芙瑞转过头，接着又转回去，继续凝视着尼罗河，她的脸上毫无表情。

雷妮森怯怯地说：“河上有很多船。”

“是的。”

雷妮森在某种朦胧的友善意图的驱使下，继续说道：“这跟你来的地方是不是有些相像？”

诺芙瑞笑了起来，一种短促而辛酸的笑。

“不，真的。我父亲是孟菲斯的一个商人。在孟菲斯让人感到快乐、有趣，那儿有音乐、歌舞。而我父亲到处周游，我曾跟他到过叙利亚——到过羚羊鼻之外的拜蒲路斯，我和他在汪洋大海中的一条船上。”

她自豪而又兴奋地讲述着。

雷妮森静静地站着，思绪慢慢活跃起来，兴趣和理解也逐渐增强。

“这里对你来说一定沉闷乏味吧。”她缓缓地说。

诺芙瑞厌倦地一笑。

“这儿死气沉沉——一潭死水——除了耕田、播种、收割、放牧一无所有——谈论收成——争论亚麻布的价格。”

雷妮森在一旁望着诺芙瑞，心里仍然在琢磨着一些从没有产生过的想法。

突然，一股愤怒、痛苦、绝望的想法如同某种确切的实物一样从她身旁这个女子身上爆发出来。

雷妮森想：“她和我一样年轻——甚至更年轻，可她是那个老头子的小妾，那个大惊小怪、仁慈，但有些滑稽的老头，我的父亲……”

而她，雷妮森，又了解诺芙瑞些什么呢？一点儿都不了解。昨天当她大叫着“她又漂亮又残忍又坏”时霍里说什么来着！

“你还是一个孩子，雷妮森。”那就是霍里所说的。雷妮森现在明白他的意思了：她的那些话毫无意义——你不能那么轻易地把一个人打发掉。在诺芙瑞残忍的微笑后面，隐藏着的是什么样的感伤，什么样的辛酸，什么样的绝望！雷妮森做了什么，他们大家又做了什么，能使诺芙瑞感到不受欢迎？”

雷妮森结结巴巴，孩子气地说：“你恨我们大家——我明白为什么——我们都很不友好——但现在还不算太晚，我们——你和我，诺芙瑞——我们难道不能以姐妹相待吗？

你远离你所熟知的一切——你孤身一人——我能帮助你吗？”

她说完后迟疑地陷入沉默，诺芙瑞慢慢地转过身来。

有一两分钟，她的脸色毫无表情——雷妮森想在她的眼神中甚至还有一丝短暂的柔和，在清晨的静谧中，有一种奇异的清澈和安宁，诺芙瑞仿佛在犹豫着——好像雷妮森的话已经打动了她犹豫不决的内心。

这是一个奇异的时刻，一个雷妮森后来仍然记得的时刻……

然后，逐渐地，诺芙瑞的表情改变了，变得非常恶毒，两眼冒火。面对着她仇恨、怨毒的目光，雷妮森后退了一步。

诺芙瑞以一种低沉、残忍的声音说道：“走开！我不想从你们那儿得到任何东西！愚蠢透顶的傻瓜！你们都是这样的，任何一个……”

她停顿下来，然后转过身子，朝着屋子快步走去。

雷妮森慢慢地跟在她后面。奇怪得很，诺芙瑞的话并没有使她生气，而是在她眼前打开了一道仇恨、痛苦的深渊——在她自己的经历中尚不能清晰了解的一些事情，在她的意识中只是一个混乱的、处于摸索阶段的想法；她像那样去感受生活一定非常可怕。

2

当诺芙瑞进入大门，穿过中庭时，凯依特的一个孩子从

她的面前跑过，追赶着一个球。

诺芙瑞生气地把这个小孩猛推了一下，小女孩一下摔倒在地，哇哇大哭，雷妮森赶忙跑过去把她扶起来，愤慨地说："你不应该这么做，诺芙瑞！你伤着了她，看，她的下巴磕破了。"

诺芙瑞刺耳地大笑。

"那么我应该小心不去伤害这些被宠坏的小鬼？为什么？她们的妈妈对我有这么细心吗？"

凯依特听到孩子的哭声，从屋子里跑出来，她跑到孩子面前，仔细检查着她受伤的脸，然后转过身看着。

"恶魔，毒蛇！邪恶的家伙！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她用尽全身力气打了诺芙瑞一个耳光，雷妮森一声惊叫，死死抓住她的手臂不让她再次动手。

"凯依特——凯依特——你不能这么做！"

"谁说的？让诺芙瑞自己看看，她在这里可只有一个人。"

诺芙瑞静静地站着。凯依特的掌痕清晰地印在她的脸颊上，红红的；她的眼角附近的皮肤被凯依特手腕上戴的手镯划破了，一小滴鲜血从脸上淌下来。

但诺芙瑞的表情令雷妮森迷惑不解，是的，让她恐惧。诺芙瑞并不生气，相反，在她的眼里有一种古怪的、狂喜的神情，同时她的嘴角再度向后勒出像猫一样满意的微笑。

"谢谢你，凯依特。"她说。然后她走进了屋子。

3

诺芙瑞眼帘低垂，柔声叫喊着赫妮。

赫妮跑过来，看见诺芙瑞的脸颊后，呆站着惊叫起来。诺芙瑞打断了她的惊呼。

“把卡梅尼给我找来，告诉他带着笔盒、墨水和草纸，这儿有一封信要写给主人。”

赫妮的目光仍盯在诺芙瑞的脸颊上。

“写给主人……我明白……”

然后她问道：“谁干的——哪一个？”

“凯依特。”诺芙瑞平静、回味地微微一笑。

赫妮摇了摇头，咋了一下舌头。

“这真是太糟糕了——太糟糕了……当然主人必须知道，”她突然很快地看了诺芙瑞一眼，“是的，芙贺特当然必须知道。”

诺芙瑞柔顺地说：“赫妮，你和我，想法一样……我认为我们应该这么做。”

她从自己的亚麻长袍的衣角上解下一个镶金的水晶珠，塞到赫妮的手里。

“赫妮，你和我，都应该牢记芙贺特的福祉。”

“这对我来说太昂贵了，诺芙瑞……你太慷慨了……多么可爱的工艺。”

“芙贺特和我欣赏忠诚。”

诺芙瑞一直微笑着，她的眼睛眯着，像猫一样。

“去把卡梅尼找来，”她说，“和他一起来，你和他都是这一切的见证人。”

卡梅尼有点儿不太情愿地来到诺芙瑞面前，眉头紧皱着。

诺芙瑞傲慢地说：“你还记得英贺特临行前的指示吗？”

“记得。”卡梅尼说。

“时候到了，”诺芙瑞说，“坐下来，拿起你的笔，按我说的写。”卡梅尼仍犹豫不决，她不耐烦地说：“你所写下的将是你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赫妮可以证实我的话。这封信必须被秘密迅速地送出。”

卡梅尼缓缓地说：“我不喜欢——”

诺芙瑞猛然对他说：“我对雷妮森没有任何抱怨，她是一个温柔、软弱的小傻瓜，但她并不想伤害我，你满意了吗？”

卡梅尼古铜色的脸庞红得发紫。

“我并不是那个意思——”

诺芙瑞柔和地说：“我认为你是……现在过来——履行你的职责——写吧。”

“是的，写吧，”赫妮说，“我对这一切是如此伤心——伤心透顶，当然英贺特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惟一正确的事。一个人虽然不喜欢某件事，但必须恪尽职守，我一贯这样认为。”

诺芙瑞轻柔地笑着。

“我确信你是这样的，赫妮，你会尽忠职守！而卡梅尼也是如此。而我——我要去做我高兴做的事情……”

但卡梅尼仍在犹豫，他的脸绷得紧紧的——几近于愤怒。

“我不喜欢这么做，”他嚷道，“诺芙瑞，你最好花一点时间想一想。”

“你敢这样对我说话！”

卡梅尼顿时脸红了，他力图逃避她的眼睛，但她愠怒的表情依然如故。

“当心点，卡梅尼，”诺芙瑞平和地说，“我对芙贺特很有影响力，他听我的话——到目前为止他很喜欢你——”她意味深长地停顿下来。

“你在威胁我，诺芙瑞？”卡梅尼生气地说。

“或许是吧。”

他生气地看了她一会儿——然后低下了头。

“我将按你的去做，诺芙瑞，但我想——是的，我想——你会感到后悔的。”

“你在威胁我，卡梅尼？”

“我不过是提醒你……”

第八章 冬季第二个月的第十天

1

日复一日，雷妮森有时感觉自己生活在梦境之中。

她没有再怯怯地主动向诺芙瑞表示友好，现在，她害怕诺芙瑞，对诺芙瑞的许多事情她无法理解。

自从那天经历了庭院里的一幕之后，诺芙瑞变了，在她身上有一种自鸣得意、欣喜若狂的感觉，令雷妮森难以揣测。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先前认为诺芙瑞有着深切的不幸的观点一定是个荒谬的错误，诺芙瑞好像对生活，对自己和周围事物都非常满意。

然而，实际上，她周围的一切已经很明显地向更坏的方向转化，在芙贺特离家的日子里，雷妮森心想，诺芙瑞一直蓄意在这个家庭里撒播不和的种子。

现在全家人已经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入侵者。在莎蒂彼和凯依特之间不再有分歧——莎蒂彼也不再斥责不幸的

亚莫斯，索贝克显得更安静也很少自夸，伊比对他的兄长也不再那么简慢无礼。看起来在这个家庭中正形成一种新的和谐，然而这种和谐并没有给雷妮森带来多少安宁感——因为在这种和谐中隐含着一种对诺芙瑞不怀好意的、奇怪的、不绝的暗流。

这两个女人，莎蒂彼和凯依特，不再和诺芙瑞争吵——她们避开她，她们不再跟她讲话。无论诺芙瑞走到哪里，她们都会立即召集起孩子，到别的地方去。与此同时，古怪的、令人烦恼的小事开始发生。诺芙瑞的一件亚麻衣衫被熨斗烫坏了——许多衣服的颜色互相沾染；有时候在她的衣服里发现了许多蒺藜，或者在床上发现一只蝎子；送给她的食物要么味道太浓，要么寡淡无味。有一天在她的那份面包里竟有一只死老鼠。

这是一种静悄悄的、不屈不挠的、小小的迫害——一切都是隐蔽的，没有被抓住任何把柄——这基本上是一场女人的战役。

后来，有一天，老依莎派人把莎蒂彼、凯依特和雷妮森找去而赫妮已经在那儿了，站在后面摇头搓手。

"哈！"依莎用她一贯冷嘲热讽的神情盯着她们说，"我聪明的孙女们都在这儿了，你们大家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怎么想的呀？我听说诺芙瑞的衣服被糟蹋了，她的食物难以下咽，这是怎么回事？"

莎蒂彼和凯依特做微笑着，一种不怀好意的笑。

莎蒂彼说："诺芙瑞抱怨过吗？"

"没有，"依莎说，她用手把她那即使在屋子里也戴着的

假发推歪了一点，“没有。诺芙瑞没有抱怨，那正是我所担心的。”

“但这不会令我担忧。”莎蒂彼摇晃着她漂亮的脸蛋儿说。

“因为你是一个傻瓜，”依莎厉声说，“诺芙瑞的头脑比你们三个中任何一个的都好一倍。”

“那么就等着瞧。”莎蒂彼说，看起来她心情很好，自得其乐。

“你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怎么想的？”依莎问道。

莎蒂彼的脸色变得冷酷僵硬。

“你是一位老人，依莎，我说话不能太不恭敬——不过对于我们有丈夫、孩子的人来说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对你已经无所谓了，我们已经决定自己处理这些事情——我们有办法对付一个我们不喜欢、不接受的女人。”

“天花乱坠，天花乱坠。”依莎咯咯笑道，“连那边磨坊里的女奴也会有如此美妙的言论。”

“说得好。”赫妮在背后叹了一口气。

依莎转过身来面对着她。

“来，赫妮，诺芙瑞对发生的这一切都是怎么说的？你应该知道——你总是和她在一起的。”

“英贺特叫我这样做的。当然我很反感——但我必须按照主人的命令去做，你不会认为我希望——”

依莎打断了她可怜兮兮的表白：“我们都很了解你，赫妮，总是忠诚奉献——而很少受到应得的感激，诺芙瑞对这一切都说什么？这是我想问你的话。”

赫妮摇了摇头。

“她什么都没说，她只是——微笑。”

“确实如此，”依莎从肘边的盘子里捡起一颗枣子，检查了一下扔到嘴里，然后她突然恶毒尖刻地说，“你们都是傻瓜，你们都是。力量是在诺芙瑞一边，而不是在你们一边，你们所做的一切正中她下怀，我敢发誓你们所做的甚至使她更高兴。”

莎蒂彼厉声说：“瞎说！诺芙瑞孤身一人，她有什么力量？”

依莎冷冷地说：“嫁给一个上了年岁的人的年轻、漂亮女人的力量，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依莎很快地又转过头去说：“赫妮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赫妮吃了一惊，她叹了口气，开始揉搓双手。

“主人会为她考虑很多——自然——是的，相当自然。”

“到厨房去，”依莎说，“给我带一些椰枣和一些叙利亚酒来——对了，还有蜂蜜。”

当赫妮离开时，这个老妇人继续说道：“有个恶作剧在谋划中——我能察觉到，莎蒂彼，在这里面你是头儿，当你自以为聪明的时候要当心一点儿，你不能撞到诺芙瑞的手心里。”

她身体往后一靠，闭上了眼睛。

“我已经警告了你们——现在走吧！”

“我们都在诺芙瑞的掌握中，真是的！”当她们出来走到湖边的时候莎蒂彼摇头晃脑地说，“依莎老糊涂了，竟然有这么离奇的想法，我们都在诺芙瑞的掌握之中！我们不会做

任何她可以打小报告的事——但我想，是的，我想她很快就会后悔来到这里。”

“你太残忍了——残忍——！”雷妮森叫道。

莎蒂彼一脸惊奇。

“不要假装你喜欢诺芙瑞，雷妮森！”

“我没有，但你的声音听起来如此——如此恶毒。”

“我为我的孩子们着想——还有亚莫斯！我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女人，也不是一个能忍受侮辱的人，而且我有抱负，我将会很高兴扭断那个女人的脖子，不幸的是事情没那么简单——不能惹英贺特生气——但我想——最终——事情总能设法解决的。”

2

信就像刺向鱼的长矛一样来到了。

当霍里读出草纸卷上的内容时，亚莫斯、索贝克、伊比，全都惊得发呆，默不做声。

难道我没有告诉亚莫斯如果我的小妾受到任何伤害我都会拿他问罪吗？在我有生之年，你我势不两立！我将不再和你住在一个家里，因为你不尊重我的小妾诺芙瑞！你不再是我的儿子、我的骨肉，索贝克和伊比也都不再是我的儿子、我的骨肉，你们每一个人都伤害了我的诺芙瑞，这有卡梅尼和赫妮作证。我将把你们扫地出门——每一个！我供养了你们这么多年——现在我不再供养你们了。

祭祀业司祭英贺特对霍里说，忠诚的你，生活得如何，平安康健吗？替我向我的母亲依莎和女儿雷妮森致意，问候赫妮。细心照看我的家业直到我回来；为我准备好文件好让我的小妾诺芙瑞以我妻子的身份与我分享一切财产；亚莫斯和索贝克都将不能跟我合伙，我也不再供养他们，在这里我宣布废除他们的权利，因为他们伤害了我的小妾！把一切照看好直到我回来。一个人的家人对其女人的伤害是多大的罪恶！至于伊比，你警告他，如果他伤害到我的女人，他也会被赶出门去。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然后索贝克的怒火爆发出来。

"这都是怎么啦？我父亲听说了什么？谁编瞎话给他？我们要忍受这些吗？我父亲不能这样剥夺我们的继承权而把一切财产都给他的小妾！"

霍里温和地说："这会引起非议——而这也不能被视为正当行动——但从法律上来说他有这个权力，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立下授权契约。"

"她蛊惑他——那条阴郁、嘲讽的毒蛇对他下了符咒！"

亚莫斯目瞪口呆地喃喃自语："令人难以置信——这不可能是真的。"

"我父亲疯了——疯了！"伊比大叫，"他竟然听命于那个女人来反对我。"

霍里严肃地说："英贺特将很快回来——他说的，到时他的怒气可能已经消了，他不可能真正按他说的意思去做。"

一阵短促、令人不快的笑声传来。是莎蒂彼在笑，她站在通往妇女活动区的门口看着大家。

“这么说我们必须那么做了，是不是，最出色的霍里？等着瞧吧！”

亚莫斯缓缓地说：“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做什么？”莎蒂彼的声音陡然升高，她尖声叫道，“你们的血管里流的是什么？奶水？我知道，亚莫斯不是一个男人！但你，索贝克——你对此也无能为力吗？一刀插到她的心脏里，那个小女子就再也不能伤害我们了。”

“莎蒂彼，”亚莫斯大叫，“我父亲将永远不会宽恕我们的！”

“你可以那么说。但我告诉你，一个死去的小妾跟活着的小妾可不一样！一旦她死了，你父亲的心会回到他的儿子和孙子们身上。再说，他怎么会知道她怎样死的？我们可以说是一只毒蝎子把她蜇死的！我们都是站在一起的，不是吗？”

亚莫斯迟疑地说：“我父亲会知道的，赫妮会告诉他。”

莎蒂彼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笑声。

“最谨慎的亚莫斯！最温顺、小心的亚莫斯！你应该照看小孩，在后院做女人们的工作，沙克梅神帮助我！竟然嫁给了一个没有一点男子气的男人。而你，索贝克，你只会说大话，你有什么勇气，有什么决心？我对太阳神发誓，我比你们两个更像男子汉。”

她转过身扬长而去。

凯依特，一直站在她身后，向前跨了一步。

她以低沉而颤抖的声音说："莎蒂彼说的都是事实！她比你们几个都更像男人，亚莫斯、索贝克、伊比——你们就都坐在这儿毫无对策？我们的孩子怎么办，索贝克？扔出去饿死！很好，如果你们不采取行动，我来。你们都不是男子汉！"

当她出去后，索贝克跳了起来。

"九柱之神在上，凯依特是对的！有件男人的事情需要去做，而我们却坐在这儿讨论、摇头。"

他大踏步朝着门口走去，霍里在身后喊道："索贝克，索贝克，你要到哪里去？你想干什么？"

索贝克，英俊而凶猛，从门口那儿大声喊道："我要有所行动——那是很明显的，我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第九章　冬季第二个月的第十天

1

雷妮森走出屋子来到门廊上，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伸手挡着突然射来的光线。

她感到虚弱、发抖，充满了莫名的恐惧。她自言自语，一遍又一遍机械地重复着嘴里的话："我必须警告诺芙瑞……我必须警告她……"

在她身后的屋子里，她能听到男人们的声音，那是霍里和亚莫斯交织在一起的声音。除此之外，还有高过他们嗓音的、尖利、清晰、带点孩子气的伊比的喊叫声："莎蒂彼和凯依特说得对，在这个家里没有一个男人！但我是一个男人，是的，虽然在年龄上不是，但我在心理上是一个男人。诺芙瑞嘲弄我，取笑我，拿我当小猴子，我要向她表明我不是个孩子。我不怕我父亲生气，我了解他，他被迷住了——那个女人对他下了咒，如果她被除掉了，他的心，会重新回到我

身上——回到我身上！我是他最喜爱的儿子。你们要拿我当小猴子——你们等着瞧，是的，你们等着瞧吧！”

他猛地冲出屋子，和雷妮森撞了个满怀，差点把她撞倒，她抓住他的袖子。

“伊比，伊比，你要到哪里去？”

“去找诺芙瑞，让她看看是否还敢嘲笑我？”

“等一会儿，你必须冷静，大家都不要草率行事。”

“草率？”男孩轻蔑地笑道，“你真像亚莫斯，谨慎！小心！凡事都不要急！亚莫斯像个老太太，而索贝克只会说大话吹牛皮。让我去，雷妮森！”

他挣开了她紧抓住的亚麻衣袖。

“诺芙瑞，诺芙瑞在哪儿？”

赫妮刚刚从屋子里慌慌张张地奔出来，喃喃说道：“噢，天啊，这可是太糟糕了——糟糕透顶，我们大家都怎么啦？我亲爱的女主人会说些什么？”

“诺芙瑞在哪儿，赫妮？”

雷妮森大叫：“不要告诉他。”但赫妮已经回答说：“她从后边出去了，到亚麻地里去了。”

伊比转身冲进屋子，雷妮森满是责备地说：“你不该告诉他，赫妮。”

“你不信任老赫妮，你对我从来就没有信心，”她话里的抱怨非常明显，“但可怜的老赫妮知道她在做什么，这个孩子需要时间冷静下来，他是不会在亚麻地里找到诺芙瑞的。”说完，她咧嘴一笑，补了一句：“诺芙瑞在这儿——在亭子里——和卡梅尼在一起。”

她对着院子点了点头。

然后她又用好像过于强调的语气说："和卡梅尼在一起……"

但雷妮森并没有听到，她已经快步穿过院子。

泰娣拖着她的木头狮子，从湖边跑过来，扑向母亲，雷妮森把她抱起来。当她抱着自己的孩子时，她意识到驱使莎蒂彼和凯依特的那种力量：那些女人都是在为孩子们而斗争。

泰娣有点烦躁地叫嚷："不要抱得这么紧，妈妈，不要抱这么紧，你弄痛我了。"

雷妮森把孩子放下来，慢慢地穿过院子。在亭子的那边，诺芙瑞和卡梅尼正站在一起。当雷妮森走近时，他们转过身来。

雷妮森屏住呼吸很快地说："诺芙瑞，我是过来警告你的，你一定要当心，你必须保护自己。"

一丝傲慢、惊奇的神色从诺芙瑞的脸上掠过。

"这么说那些狗已经在号叫了？"

"他们非常生气——他们会伤害你的。"

诺芙瑞摇了摇头。

"没人能伤害我，"她以一种超乎寻常的自信说，"如果他们真的做了，你父亲会接到报告——他会报复的。他们停下来想一想就会清楚的。"她哈哈笑着又说："他们有多傻——用一些小玩意儿来侮辱、迫害我！实际上他们玩的始终都是我的局。"

雷妮森缓缓地说："这么说你一直在计划这些？我替你

感到伤心——我一直认为我们不好！我不再感到对不起你……我认为，诺芙瑞，你不怀好意。当你死后接受四十二宗罪审判时你将不能说‘我没做任何罪孽’，你也不能说‘我一点儿也不贪婪’，而当你的心与真理的羽毛一起摆到天平上时，会往下沉的。”

诺芙瑞愠怒地说：“你好像突然之间变得非常虔诚。但我并没有伤害你，雷妮森，我没有说过反对你的话，问问卡梅尼是不是这样。”

说完她穿过院子，踏着台阶走上门廊，赫妮出来迎接她，两个女人一起走进了屋子。

雷妮森慢慢转向卡梅尼。

“这么说，是你啊卡梅尼，帮助她来伤害我们？”

卡梅尼急切地说：“你对我生气了，雷妮森？但我能怎么样呢？芙贺特走之前严肃地指示我必须按诺芙瑞的吩咐去写信，任何时候她都可以让我这么做。请你不要责怪我，雷妮森，我还能怎么样？”

“我不责怪你，”雷妮森缓缓地说，“我想，你不得不执行我父亲的命令。”

“我不喜欢这么做——真的，雷妮森，信里没有一句话对你不利。”

“好像我会对它很在意似的！”

“但我是那么做的，不论诺芙瑞说什么，我不会写下一个可能伤害你的字，雷妮森——请相信我。”

雷妮森茫然地摇了摇头。卡梅尼拼命强调的这一点似乎对她并不怎么重要，她感到受了伤害，非常气愤，仿佛卡

梅尼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辜负了她。然而，他毕竟是个陌生人，尽管血脉相连，他仍然是她父亲从这个国家遥远的地方带来的一个陌生人。他是一个下级书记员，雇主交给他一项任务，他必须听话地执行。

“我写的只是事实，”卡梅尼坚持说，“没有半句谎言，我可以发誓。”

“不，”雷妮森说，“不会有谎言，诺芙瑞太聪明了，她不必说谎 。”

毕竟，老依莎是正确的。莎蒂彼和凯依特幸灾乐祸的那些小迫害正是诺芙瑞想要的，难怪她一直露出她那像猫一样的微笑。

“她太坏了，”雷妮森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是的。”

卡梅尼同意。“是的，”他说，“她是一个邪恶的家伙。”

雷妮森转过身，好奇地看着他。

“她来这里以前你认识她，不是吗？你在孟菲斯就认识她？”

卡梅尼一脸通红，显得很不自在。

“我并不是很熟悉她……我听说过她。他们说，她是一个骄傲的女孩，野心勃勃，难以对付——而且是一个不会宽恕别人的人。”

雷妮森突然不耐烦地把头往后一扬。

“我不相信，”她说，“我父亲不会按他信上所威胁的那么做，他目前很生气——但他不能这么不公平，他回来的时候会宽恕大家的。”

“他回来的时候，”卡梅尼说，“诺芙瑞会注意不让他改

变主意。你不了解诺芙瑞，雷妮森。她非常聪明，而且非常坚决——还要记住，她非常漂亮。”

“是的，”雷妮森承认，“她是很漂亮。”

她站起身来。由于某种原因，诺芙瑞漂亮这一想法伤害了她……

2

雷妮森整个下午都跟孩子们一块儿玩。当她参加到他们的游戏中时，心中隐隐的痛楚才有所减轻。直到太阳落山以前，她才站直身子，向后梳理了一下头发，整了整衣衫的褶子——刚才都给弄得起了皱，凌乱不堪。她有点儿纳闷儿为什么莎蒂彼和凯依特都没有像往常一样出来。

卡梅尼很久以前就离开了院子。雷妮森慢慢地穿过院子进了屋子，客厅里没有人，她又向前走进内院的妇女生活区。依莎在她的屋子一角打瞌睡，她的小女奴正在给一堆亚麻布做记号。厨房的人正在烤三角长条面包，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人。

一种奇怪的空虚感压迫着雷妮森的神经，人们都到哪里去了？

霍里可能到墓穴去了，亚莫斯可能和他在一起或者是在田里，索贝克和伊比会去放牧或者可能在谷仓监工。但莎蒂彼和凯依特在哪儿？噢，对了，还有，诺芙瑞在哪儿？

诺芙瑞的香膏的浓烈香味充满了她的空屋子，雷妮森站在门口注视着那小小的木枕头、珠宝盒、一堆串珠手镯和

一只戒指，上面嵌着刻有圣甲虫的蓝色宝石。香料、香膏、衣服、亚麻布、拖鞋——都说明它们的主人，诺芙瑞生活在它们中间，她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敌人。

雷妮森感到非常奇怪，诺芙瑞能到哪儿去呢？

她慢慢地向后门走去，正好碰到赫妮进来。

"人们都在哪里，赫妮？除了我祖母之外屋子里空无一人。"

"我怎么知道，雷妮森？我一直都在工作——帮着织布，照应各种事情，我没有时间出去散步。"

雷妮森想，那意味着有人出去散步了。可能莎蒂彼跟着亚莫斯一块儿到墓穴里去继续训斥他？但凯依特呢？凯依特不像是可以那么长时间离开孩子的人。

而且一股奇怪的、不安的暗流在她心中再度涌起。

"诺芙瑞在哪儿？"

赫妮仿佛看透了她的心思，给她提供了答案。

"至于诺芙瑞，她很早以前就出去到山上的墓室去了。噢，对了，霍里和她很相称。"赫妮不怀好意地笑笑。"霍里也有头脑，"她侧身靠近雷妮森，"我希望你明白，雷妮森，对这一切我是多么不乐意。她来找我，你知道，那一天——她的脸颊上留着凯依特的掌痕，鲜血直淌，她又找来卡梅尼写信，让我作证——当然我不能说我没有看到！噢，她是一个聪明人，而我，时刻都记着你亲爱的母亲——"

雷妮森推开她走出门去，融入金黄灿烂的夕阳余辉之中，浓重的阴影落在断崖上——太阳落山的时刻整个世界都显得那么奇异瑰丽。

当踏上通往断崖小径的路时，雷妮森的脚步加快了。她要上山到墓室里去——去找霍里。是的，去找霍里，跟小时候她的玩具坏了，或者心绪不宁、恐惧的时候一样。霍里就像那些断崖一样，坚定不屈，屹立不倒。

雷妮森慌乱地想着："当我找到霍里，一切都会变好的……"

她的脚步越来越快——几乎是在跑。

突然她看见莎蒂彼冲着她走过来，莎蒂彼刚才一定也到那墓室里去了。

莎蒂彼走路的样子好古怪，左右摇晃，跌跌撞撞地仿佛看不见路……

莎蒂彼看到雷妮森，猛然停下来，手捂着心脏部位。雷妮森走上前来，被莎蒂彼的脸色吓了一跳。

"怎么啦，莎蒂彼，你生病了吗？"

莎蒂彼声音嘶哑，双眼游移不定。

"不，不，当然不是。"

"你看起来好像生病了，好像受了惊，发生了什么事？"

"会发生什么事？没什么事，当然没有。"

"你刚才在哪儿？"

"我到山上的墓室去了——去找亚莫斯。他不在那里，那里没人。"

雷妮森一直注视着她。这是一个不同的莎蒂彼——丧失了一切精神、决心的莎蒂彼。

"走，雷妮森——咱们回家去吧。"

莎蒂彼将略微颤抖的手搭在雷妮森的手臂上，催促她

往回走。被她这么一碰，雷妮森突然感到有些反感。

“不，我要上山到墓室里去。”

“那儿没人，我告诉你。”

“我喜欢坐在那儿眺望尼罗河。”

“但太阳已经落山了——天太晚了。”

莎蒂彼的手指像钳子一样攫住雷妮森的手臂，雷妮森挣脱出来。

“放开我，莎蒂彼。”

“不，回去，跟我一起回去。”

但雷妮森已经挣脱了，一把推开她，向断崖走去。

一定有什么事情——直觉告诉她有什么事情——她的脚步加快，跑了起来……

然后她看见了——暗暗的一堆东西躺在断崖的阴影里……她飞快地跑过去，直到她站在离它很近的地方……

她对她所看到的并不感到惊奇，仿佛她早已预料到了……

诺芙瑞脸朝上躺着，身体血肉模糊，扭成一团。她的双眼大睁着，但什么也看不见了……

雷妮森弯下腰抚摩着那冰冷僵硬的脸颊，然后又直起身来俯视着她，几乎没有听见身后莎蒂彼上来的声音。

“她一定是摔下来的，”莎蒂彼嚷道，“她摔下来了，她正沿着断崖小路走着，然后摔了下来……”

是的，雷妮森想，是那样的。诺芙瑞从小路上面摔下来，她的身体掉在石灰岩的岩石上，又从那儿弹落下来……

“她可能看到了一条蛇，”莎蒂彼说，“而且被吓坏了，在

那条小路上有时会有一些蛇在太阳底下睡觉。”

蛇，是的，蛇。索贝克和那条蛇。一条蛇，脊背被打断，躺在阳光下，死了。索贝克，他的眼睛里闪着光……

她想：索贝克……诺芙瑞……

然后她听到霍里的声音，顿觉宽慰地松了口气。

“发生了什么事？”

她欣慰地转过身。霍里和亚莫斯一块儿上来了，莎蒂彼正急切地解释诺芙瑞一定是从上面小路上摔下来的。

亚莫斯说：“她一定是上来找我们，但我和霍里出去看灌溉渠了。我们已经离开至少一小时了。当我们回来的时候看到你站在这儿。”

雷妮森说：“索贝克在哪儿？”她的声调令她自己都感到惊奇，听起来竟如此不同。

与其说是她看到不如说她感觉到霍里听到这个问题后猛然转过头来，亚莫斯有一点点困惑地说：“索贝克？我一下午都没有看见他。他那么暴怒地离开我们之后就悄无声息了。”

但霍里正在看着雷妮森，她抬起目光与他对视。她看到他一下子转移了目光若有所思地低头看着诺芙瑞的尸体，她绝对确切地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他沉吟着喃喃低语：“索贝克？”

“噢，不，”雷妮森听到自己说，“噢不……不……”

莎蒂彼再次急切地说：“她是从小路上摔下来的，上面正好很狭窄——又很危险……”

危险？霍里有一次告诉她些什么？索贝克小时候攻击

亚莫斯的故事，还有她母亲把他们拉开说："你不能做这种事，索贝克，这是危险的……"

索贝克喜欢杀戮。他说过："我要做点什么，我要做我高兴做的事……"

索贝克杀死一条蛇……

索贝克在狭窄的小路上遇到了诺芙瑞……

她听到自己低沉地喃喃自语："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然后，当她听到霍里严肃的声音肯定了莎蒂彼的断言时，她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宽慰，一种重担卸下的轻松感。

"她一定是从小路上摔下来的……"

霍里的目光跟雷妮森的相接在一起，她想："他和我知道……我们将永远知道……"

她听见自己颤抖的声音高声说道："她从小路上摔下来……"

如同最后的回声，亚莫斯柔和的声音插进来。

"她一定是从小路上摔下来的。"

第十章　冬季第四个月的第六天

1

英贺特面对依莎坐着。

“他们都告诉了我同样的故事。”他烦躁地说。

“那至少是方便的。”伊莎说。

“方便——方便？你用了多么奇怪的字眼！”

依莎发出“格格”的短笑声。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的儿子。”

“他们说的是事实吗？那是我必须去确定的！”英贺特自命不凡地说。

“你不可能是玛特女神，你也不是安努毕斯神，你能把心放在天平上称吗？”

“是意外事件吗？”英贺特像法官似地摇摇头，“我必须记住，我对我那些忘恩负义的后代的处理，一经宣布可能会引起情绪上的激动。”

“是的，确实，”依莎说，“情绪是被激起来了。他们在大厅里大声吼叫，我听着就好像在我的房间里说话一样。顺便问一句，那是你的真正意图吗？”

英贺特不自在地挪动了一下身子，喃喃说道：“写信的时候我正在火头上——我生气是情有可原的，我的孩子们需要一次严厉的教训。”

“换句话说，”依莎说，“你不过是让他们受受惊吓，是吗？”

“我亲爱的母亲，那和现在有什么关系？”

“我明白，”依莎说，“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跟往常一样糊里糊涂。”

英贺特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怒气。

“我的意思不过是说那一点已经不必再提了，现在的问题是诺芙瑞死了这一事实。如果我确信我的家庭中的一员是如此不恭敬，如此因生气而心理失衡，如此放肆地伤害那女孩——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那么很幸运，”依莎说，“他们都告诉你相同的故事！没有人曾有任何别的暗示，对吗？”

“当然没有。”

“那么为什么不把它当作意外事件了结呢？你应该带着这女孩一起去北方的，那次我曾这样告诉过你。”

“那么你确信——”

依莎加重语气说：“我相信别人告诉我的，除非跟我亲眼所见的相抵触——现在已经很少发生这样的事了——或是跟我亲耳听到的相矛盾。我想，你问过赫妮了吧？她对这

件事怎么说？”

“她深深感到悲痛——非常悲痛，为了我。”

依莎扬了扬眉毛。

“真的，你说的令我感到惊讶。”

“赫妮，”英贺特激动地说，“很有感情。”

“的确，她还是个长舌妇。如果对你小妾的去世表示悲痛是她的惟一反应，我当然应该把这件事看作意外事件了结，还有许多别的事情需要你去处理。”

“是的，确实，”英贺特恢复了他大惊小怪、自以为了不起的态度，站了起来，“亚莫斯现在正在大厅里等着我，各种事情需要我紧急处理，有许多决定等着我批准。像你所说的，个人的悲痛不应该侵害生活的主要功能。”

他匆匆走了出去。

依莎微笑了一会儿，那是一种略带嘲讽意味的微笑，然后她的脸色重新变得凝重起来。她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2

亚莫斯正在等着他父亲，卡梅尼也在场。至于霍里，亚莫斯解释说，他正在监督那些忙着为死者涂香料防腐的奴隶和其他殡葬人员的工作。

英贺特得到诺英瑞的死讯后，花了好几个里期才赶回家中，而葬礼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尸体长期浸泡在盐水池里，多少恢复了一些正常面貌，浑身被涂了油膏，擦

了盐，及时地裹上绷带安放在棺木里。

亚莫斯解释说他已经在原先设计好将来安放英贺特自己尸体的石墓附近指定了一个小墓穴。他陈述了整个安排的细节，英贺特表示同意。

“你做得很好，亚莫斯，”他慈爱地说，“你好像表现出很好的判断力，头脑也很敏锐。”

面对这期望之外的夸赞，亚莫斯的脸微微有些红。

“当然，伊比、孟都是一些索价昂贵的葬仪社，”英贺特继续说，“比如说，这些天篷瓮，对我来说似乎就贵得太离谱了，真的没必要如此铺张，他们的许多要价对我来说似乎太高了。这是那些被官家雇佣的葬仪社最坏的地方，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漫天索价。如果去找一些不太有名的葬仪社就会便宜很多。”

“您不在，”亚莫斯说，“我不得不去决定这些事情——而我急于让您如此关心礼遇的小妾得到一切荣耀。”

英贺特点了点头，拍了拍亚莫斯的肩膀。

“这是善意的过错，我的儿子。我知道，你在钱的问题上通常是最节俭的。在这件事上我感激你，许多不必要的花费都是为了让我高兴。尽管如此，我不是钱做的，而且小妾——啊，呃——不过是小妾而已。我认为，我们可以省掉这种比较昂贵的护身符——让我来瞧瞧，还有别的一两个途径可以削减费用……卡梅尼，给我念一下预算的项目。”

卡梅尼展开草纸。

亚莫斯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3

凯依特从屋子里慢慢踱出来，走到湖边，在母亲和孩子们旁边停下来。

“你说得对，莎蒂彼，”她说，“一个死了的小妾跟活着的小妾是不一样！”

莎蒂彼抬起头看着她，目光含糊，闪烁不定。

雷妮森急切地问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凯依特？”

“对于一个活着的小妾，什么事情都不过分——衣服、珠宝——甚至英贺特亲生骨肉的继承权！而现在英贺特正忙着削减葬礼的花费！毕竟，为什么把钱浪费在一个死去的女人身上呢？是的，莎蒂彼，你是正确的！”

莎蒂彼喃喃地说：“我说过什么？我已经忘记了。”

“最好如此，”凯依特赞同地说，“我，也忘记了，雷妮森也是。”

雷妮森看了看凯依特没有答话。凯依特话里有话——某种隐隐的恐吓，令雷妮森很不舒服。她总是习惯于把凯依特当作一个非常愚笨的女人——有些柔和，谦恭，几乎微不足道。现在令她震惊的是凯依特和莎蒂彼好像调了个个儿。莎蒂彼那种居高临下和放肆胡为被抑制住了——近乎胆小如鼠，而一向安静的凯依特好像在对莎蒂彼作威作福。

但是，雷妮森想，人们不会真正改变他们的性格——或许会？她感到很困惑。难道莎蒂彼和凯依特真的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发生了转变？或者一个人的变化是另一个改变

的结果？是凯依特变得飞扬跋扈？还是因为莎蒂彼突然崩溃而使她仅仅看起来如此呢？

莎蒂彼确实有了一些不同，她的声音不再是泼妇般高亢的腔调。她在院子里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步态紧张、畏缩，一点儿也不像往常有恃无恐的样子。雷妮森把她转变的原因归结为诺芙瑞之死带来的惊吓，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惊吓可以持续这么长时间。雷妮森不禁想道，对诺芙瑞的突然过早死亡公开地欣喜若狂，才更像是莎蒂彼。而事实上，无论何时，只要一提到诺芙瑞的名字她就紧张不安。甚至亚莫斯也好像从她一贯的威吓、欺凌中解脱出来，结果，开始采取了更为坚决的行动。无论如何，莎蒂彼的变化都是向着好的一面——或者说，至少雷妮森这么想。然而这其中有些事情也令她隐隐有些不安……

突然，雷妮森吃惊地感觉到凯依特正在注视着她，眉头紧锁。她意识到凯依特正等着她对其刚才所说的话表示赞同。

"雷妮森也是，"凯依特重复道，"已经忘记了。"

雷妮森突然有一种厌恶感涌上心头。不论是凯依特、莎蒂彼，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可以指示她应该或者不应该记住某种事情，她坚定地回瞪着凯依特，带有一种明显挑衅的暗示。

"这个家里所有的女人，"凯依特说，"必须站在一起。"

雷妮森开口了。她带着对抗情绪，清晰地说："为什么？"

"因为她们的兴趣一致。"

雷妮森猛地摇摇头。她困惑地想："我既是一个人同时

又是一个女人，我是雷妮森。”

她大声地说：“一切不是那么简单。”

“你想惹麻烦吗，雷妮森？”

“不，无论如何，你说的麻烦是什么意思？”

“那天在大厅里所说的一切最好全忘掉。”

雷妮森笑出声来。

“你太愚蠢了，凯依特。仆人、奴隶、我祖母——每个人一定都听到了！为什么要假装已经发生的事情跟没有发生一样呢？”

“大家当时很愤怒，”莎蒂彼以一种呆滞的语调说，“我们都没太在意自己所说的话。”

她激动、焦躁地又加上一句：“不要再谈论它了，凯依特。如果雷妮森想惹麻烦，让她去好了。”

“我不想惹麻烦，”雷妮森愤慨地说，“但假装是愚蠢的。”

“不，”凯依特说，“这很明智，你得考虑到泰蒂。”

“泰蒂很好。”

“一切都很好——现在诺芙瑞死了。”凯依特微微一笑。

这是一种安详、宁静、满意的微笑——雷妮森再次感到有一种厌恶感在心中升腾。

然而凯依特说的是事实，现在诺芙瑞死了，一切都很好。

莎蒂彼，凯依特，她自己，孩子们……都无忧无虑——都祥和安宁——对未来毫不担心。这个入侵者，这个干扰、恐吓大家的陌生人，已经离开了——永远、永远。

雷妮森疑惑地摇了摇头。别人进屋后她仍然坐在水边，徒劳地试图去理解心中的谜团。

当霍里穿过院子，看见她，走过来坐在她旁边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

“天太晚了，雷妮森，太阳已经落山了，你应该到屋子里去。”像往常一样，他庄重宁静的声音抚慰着她，她满脸疑惑地转向他。

“一个家庭里的女人必须团结在一起吗？”

“谁跟你这样说的，雷妮森？”

“凯依特，她和莎蒂彼——”

雷妮森停下来。

“而你——想要独立思考？”

“噢，思考！我不知道如何去思考，霍里。我的头脑里如同一团乱麻。人是捉摸不定的，每个人跟我所想象的都不一样。我一直认为莎蒂彼大胆、果敢、飞扬跋扈，但是现在她软弱，犹豫不决，甚至有些羞怯。那么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莎蒂彼？人是不可能一天内就变成那样的。”

“不是在一天内——不是的。”

“还有凯依特——她总是温和谦恭，让每个人都欺侮她，现在她却凌驾于我们大家之上！甚至索贝克好像都怕她。就连亚莫斯也跟过去有所不同——他发号施令而且希望能使大家遵从！”

“所有这些使你困惑，雷妮森？”

“是的，因为我搞不懂。有时我感觉甚至赫妮也可能跟她所表现出来的大相径庭！”

雷妮森仿佛感到荒谬似地笑出声来，但霍里并没有跟着笑，他的脸上保持着庄重和若有所思的神色。

“你对人从来没有思考过很多，是吗，雷妮森？如果你那么做就会了解到——”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你知道所有的坟墓里通常都会有一个假门吧？”

雷妮森看着他：“是的，当然。”

“呃，人们也是一样的。他们造了一个假门——为了欺骗。如果他们感到软弱、无能，他们就造出一道独断专横、虚张声势、具有压倒性权威的庄严堂皇的门——而且，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自己也逐渐相信了。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认为，他们就是那样的。但在门的背后，雷妮森，是光秃秃的岩石……而当现实来临，真理的羽毛触摸他们时——他们真正的自己就会重新恢复。对于凯依特，温顺和谦恭给她带来她期待的一切——丈夫和孩子。愚笨使她的生活更容易过——但当现实的危险威胁她时，她真正的本性就显露出来。她并没有改变，雷妮森——那种力量和残忍一直在她身上隐藏着。”

雷妮森孩子气地说：“但我不喜欢它，霍里，它使我恐惧，每个人都跟我所想象的不同，而我自己又怎么样呢？我一直没变。”

“你？”霍里对她微微一笑，“那么为什么你这么长时间坐在这儿，额头紧皱着，冥思苦想？以前的雷妮森——跟凯依走的那个雷妮森——曾经这样过吗？”

“噢，没有，没有必要——”雷妮森停了下来。

“你明白了吗？你自己已经说出来了。就是那个现实的

词语——必要、需要！你不再是那个快乐、不需要思考的孩子，就像你一直表现出来的，接受任何事物的表面价值。你不仅仅是这个家庭里的一个女人，你还是想独立思考并且对他人感到惊讶的雷妮森……"

雷妮森缓缓地说："我一直对诺芙瑞感到惊讶……"

"你一直惊讶什么？"

"我一直惊讶为什么我不能忘记她……她既坏又残忍，企图伤害我们，而且她死了——为什么我不能不想这些？"

"你不能吗？"

"不能，我试图——但是——"雷妮森顿了一下，困惑地拂了一下眼睛，"有时候我感觉我了解诺芙瑞，霍里。"

"了解？你是什么意思？"

"我无法解释。但这种感觉我每时每刻都有——仿佛她就在这儿，在我旁边。我感觉——几乎——仿佛我就是她——我好像了解她的感觉。她很不快乐，霍里，现在我了解了，尽管当时没有。她想伤害我们都是因为她是那么不快乐。"

"你并不了解，雷妮森。"

"不，当然我不能了解，但我能感觉到。那种痛苦，那种辛酸，那种仇恨——我曾经在她的脸上看到过，而我不能理解！她一定是爱过某个人，而结局不幸——可能他死了……或者是走了——但这一切让她变成那样——想去伤害别人。噢！随便你怎么说，我知道我是对的！她成为那个老人——我父亲的小妾——然后她来到这里，我们都讨厌她——而她想她可以使大家跟她一样不快乐——是的，那就

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霍里奇怪地看着她。

“你说得多么确信,雷妮森,然而你根本不完全了解诺芙瑞。”

“但我感觉这是事实,霍里。我感觉她——诺芙瑞,有时候我感觉她离我很近……”

“我明白。”

接着他们陷入沉默。现在天几乎全黑了。

然后霍里静静地说:“你相信诺芙瑞不是死于意外事件,不是吗?你认为她是被推下来的?”

听到自己的想法被人说出来,雷妮森感到一阵冲动的反感。

“不,不,不要说了。”

“但我认为,雷妮森,我们最好谈一谈——因为它留在你的头脑里。你真的这样认为?”

“我——是的!”

霍里若有所思地低下头,他继续说:“而你认为是索贝克干的?”

“还可能是谁?你还记得他和那条蛇吗?你还记得他说的话——那天——诺芙瑞死的那一天——他冲出大厅以前?”

“我记得他的话,是的。但说的人并不总是做的人!”

“但你不相信她是被杀害的吗?”

“是的,雷妮森,我相信……但是,毕竟,这只是一种看法。我没有证据。我不认为可能会有证据,那也是我为什么

劝英贺特接受意外事件这一判断的原因。有人推了诺芙瑞——但我们将永远不知道是谁。"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认为是索贝克？"

"我不这么认为。但正如我所说的，我们永远不能知道——因此最好不要再去谈论它。"

"但是——如果不是索贝克——你认为会是谁？"

霍里摇了摇头。

"如果我有一种看法——它可能是错误的，因此最好不说……"

"但是——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

雷妮森的话里有一些沮丧。

"或许——"霍里犹豫不决——"或许那是最好不过的事。"

"不去知道？"

"不去知道。"

雷妮森颤抖起来。

"但是——噢，霍里，我害怕！"

第十一章　夏季第一个月的第十一天

1

最后一项仪式完成了，符咒也已正式念过。孟都，这位来自爱神之庙的法师，拿着喜登草做的扫帚，一边小心地拂扫着墓室，一边吟诵着咒文，在墓门永远封上之前，把所有魔鬼的脚印全部驱除。

然后坟墓被封上了，所有处理木乃伊所剩下的东西，装满苏打的壶，盐和碎布等等，凡是跟尸体接触过的东西，都被放到附近的一个小石室里，也被封藏了起来。

英贺特抬平肩膀，深吸了一口气，放松了他出席葬礼时虔诚的表情。一切都已经按适宜的方式去做了，诺英瑞已经按照规定的仪式下葬，所费不菲（在英贺特看来，还是有些过度浪费）。

英贺特和那些完成了神圣事务、恢复了现世身份的祭司们寒暄客套。人们都下山到了屋子里，那儿已安排了合适

的茶点。英贺特和首席祭司讨论着最近政治上的变化、底比斯正迅速成为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城市，可能不久以后埃及会再度统一在一个统治者之下，金字塔主人的黄金时期可能会重现。

孟都充满敬畏和赞许地谈到了国王尼希比・雷，也是一个第一流的军事家和虔诚的人，腐败、懦弱的北方统治者几乎不能跟他对抗，一个统一的埃及，需要的就是这些。而且，毫无疑问的，这对底比斯来说意义重大……

这些男人走在一起，讨论着未来。

雷妮森回头看着那断崖和被封闭的墓室。

"那么这就是结局了。"她喃喃说道。一种解脱感从她心头掠过，她一直在害怕她并不知道的什么！某种最后一分钟的爆发或是控诉？然而一切程序都以值得称赞的平稳顺利而进行，诺芙瑞也依照一切宗教仪式正式下葬了。

这就是结局。

赫妮低声说："我希望如此，我确信我希望如此，雷妮森。"

雷妮森转向她。

"你是什么意思，赫妮？"

赫妮避开她的目光。

"我只是说我希望这就是结局。有时候你认为是一个结局实际上只是一个开端，根本不会终结。"

雷妮森生气地说："你在谈论些什么，赫妮？你在暗示什么？"

"我确信我没有暗示，雷妮森，我不会做这种事情。埋葬

了诺芙瑞，每一个人都很满意，因此一切就像它应该做的那样。”

雷妮森问道：“我父亲曾经问过你如何看待诺芙瑞之死吗？”

“是的，确实，雷妮森。他特别强调，我应该告诉他我对此的确切想法。”

“那么你告诉了他些什么？”

“哦，当然我说这是一次意外事件，还能是什么？我说，你不可能认为你家里的任何一个人会伤害那个女孩，是吗？他们都不敢，他们对你太尊敬了，他们可能发牢骚，但不敢更进一步，我说。你可以从我这里得到确切回答，绝对没有任何‘那种’事情。”

赫妮点了点头，抿着嘴轻声笑。

“我父亲相信你吗？”

赫妮再次以一种极大的满足感点了点头。

“啊，你父亲知道我对他是多么忠诚，他经常听我老赫妮的话。他赏识我，而你们没有一个人那样做。啊，对了，我对你们大家的奉献本身就是一种报偿，我并不期望你们的感激。”

“你也对诺芙瑞忠诚奉献。”雷妮森说。

“我真的不明白你怎么会有那种想法，雷妮森，我必须像任何人一样听从命令。”

“她认为你对她忠诚奉献。”

赫妮再次轻声笑了。

“诺芙瑞并不像她自以为的那么聪明，一个傲慢的女孩

——一个自以为拥有全世界的女孩。噢，现在她得去满足冥府判官的审问了——在那里漂亮的脸蛋儿可帮不了她。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已经摆脱她了，"她摸了摸诺芙瑞送她的、一直在身上佩戴着的护身符，低声加了一句，"但愿如此。"

2

"雷妮森，我想跟你谈谈莎蒂彼的事。"

"好啊，亚莫斯。"

雷妮森抬起头同情地看着她哥哥那温和、忧郁的脸。

亚莫斯缓慢而沉重地说："莎蒂彼好像碰上了什么糟糕的事情，我不能理解。"

雷妮森悲伤地摇了摇头，她找不到合适的话去说。

"我注意到她的这种变化有段时间了，"亚莫斯继续说，"她对许多不熟悉的声音都感到惊恐、焦虑，她吃不下饭，走路蹑手蹑脚，好像——好像害怕自己的影子。你肯定已经注意到了，雷妮森？"

"是的，确实，我们都已经注意到了。"

"我问过她是否生病了——是否我应该去请一个医生——但她说没事儿——她很好。"

"我知道。"

"这么说你也问过她？而她什么都没对你说——什么都没说？"

他着重强调这句话。雷妮森对于他的焦虑很同情，但她说不出什么办法来帮他。

"她坚持说她非常好。"

亚莫斯喃喃低语:"晚上她睡得不好——睡梦中大喊大叫,她——她会不会可能有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伤心事?"

雷妮森摇了摇头。

"我不明白那怎么可能,孩子们没什么问题,这儿也没发生什么事——当然,除了诺芙瑞之死——而莎蒂彼不可能为此伤心。"她干涩地加上一句。

亚莫斯凄然一笑。

"不可能,真的,而且正好相反,因为莎蒂彼的情形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想,在诺芙瑞死之前就开始了。"

他的语气有些不太确定,雷妮森很快地看着他。亚莫斯温和地坚持说:"在诺芙瑞死之前,你不这样认为吗?"

"直到后来我才注意到。"雷妮森缓缓地说。

"那么她没有对你说过什么——你确信?"

雷妮森摇了摇头:"但你知道,亚莫斯,我不认为莎蒂彼是生病了,在我看来她更像是——害怕。"

"害怕?"亚莫斯非常震惊地叫道,"但为什么莎蒂彼会害怕?害怕什么?莎蒂彼总是有狮子一般的勇气。"

"我知道,"雷妮森无奈地说,"我们一直这样认为——但人是会改变的——这很奇怪。"

"凯依特会知道些什么——你认为?莎蒂彼曾对她谈起过吗?"

"她更有可能跟凯依特说而不是跟我说——但我只是这样认为,事实上,我并不确信。"

"凯依特怎么认为?"

"凯依特？凯依特从来不考虑任何事情。"

雷妮森沉思着，凯依特所做的就是利用莎蒂彼异常的温顺为她自己和孩子们抢到最新最好的亚麻布——莎蒂彼正常的时候绝不允许她做的事情，屋子里肯定早就充斥着激烈的争吵声了！莎蒂彼几乎是低声抱怨着放弃争夺，这一事实给雷妮森留下了比以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深刻的印象。

"你对依莎谈到过吗？"雷妮森问，"我们的祖母对女人和她们的行为很了解。"

"依莎，"亚莫斯有些烦恼地说，"仅仅叫我为这种变化感到高兴。她说，这太好了，不可能希望莎蒂彼继续保持如何惊人的通情达理。"

雷妮森犹豫不决地说："你问过赫妮吗？"

"赫妮？"亚莫斯皱了下眉头，"没有，真的。我不会对赫妮谈这样的事情。她太自以为是了，我们的父亲把她宠坏了。"

"噢，我知道那些，她非常令人讨厌。但尽管如此——呃——"雷妮森犹豫着——"赫妮通常知道很多事情。"

亚莫斯缓缓地说："你问一问她好吗？雷妮森，然后告诉我她说了些什么。"

"如果你愿意的话！"

雷妮森和赫妮在一起的时候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她们走在去往编织棚的路上，令她感到非常惊讶的是，这个问题好像使赫妮很不自在，丝毫没有通常聊天的那种热情。

她摸了摸一直戴着的那个护身符，回头看了看。

“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确信……我没有注意别人还是不是他们自己，我只关心自己的事，如果有什么麻烦我可不想牵扯进去。”

“麻烦？什么麻烦？”

赫妮很快地斜睨了她一眼。

“没有，我希望。根本没有什么跟我们有关——我和你，雷妮森，我们没什么可自责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你的意思是莎蒂彼——你是什么意思？”

“我根本没有什么意思，雷妮森——而且请不要试图弄清楚我所做的事情，在这个家里我不过比仆人好一点点，对跟我无关的一些事情发表意见那不是我分内的事。如果你问我，我想这是个趋向好的方面的变化，而且如果就那样保持住的话，我们就都好了。现在，对不住，雷妮森，我得去监督她们在亚麻布上标好日期；她们都那么粗心大意，那些女人，总是说说笑笑，耽误工作。”

雷妮森很不满意地看着她匆匆走进编织棚，然后自己慢慢走回屋子里去。她悄无声息地进了莎蒂彼的房间，轻轻地碰了碰她的肩头，莎蒂彼大叫一声，跳了起来。

“噢，你吓死我了，我以为——”

“莎蒂彼，”雷妮森说，“出了什么事？你不能告诉我吗？亚莫斯很担心你，而且——”

莎蒂彼的手指猛地掩住双唇，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惊惧，声音紧张、结结巴巴地说：“亚莫斯？什么——他说了些什么？”

"他现在很焦虑,你在睡梦中大喊大叫——"

"雷妮森!"莎蒂彼抓住雷妮森的胳膊,她的眼睛好像因惊恐张得更大了,"我说——我说了些什么?亚莫斯是不是认为——他告诉你些什么?"

"我们都认为你生病了——或者——或者是不快乐。"

"不快乐?"莎蒂彼以一种奇特的语调低声重复着。

"你不快乐吗,莎蒂彼?"

"可能……我不知道。不是那样的。"

"不,你在害怕,不是吗?"

莎蒂彼以一种突然的敌意瞪着她。

"为什么你那么说?为什么我是在害怕?我害怕什么?"

"我不知道,"雷妮森说,"但这是事实,不是吗?"

莎蒂彼努力恢复她原来的傲慢姿态,头向后猛地一扬。

"我不害怕任何事情——任何人!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讲话,雷妮森?我将不会允许你跟亚莫斯谈论我,亚莫斯和我彼此理解。"她停顿了一下,尖声叫道:"诺芙瑞死了——一个很好的解脱,这是我说的,你可以告诉任何人,这就是我对此的感觉。"

"诺芙瑞?"雷妮森疑惑地说着这个名字。

莎蒂彼大发雷霆,使她看起来更像往日的自己。

"诺芙瑞——诺芙瑞——诺芙瑞!我讨厌这个名字。在这个屋子里我再也不需要听到它了——谢天谢地。"

当亚莫斯进来时,她那已经升到往日尖利语调的声音突然降了下来。他以超乎寻常的严厉说道:"静一下,莎蒂彼,如果我父亲听到了,会有新的麻烦,你怎么会有如此愚

蠢的行为？”

如果说亚莫斯严厉、不悦的语调是出人意料的，那么莎蒂彼的温顺和崩溃也是一样不同寻常，她喃喃地说：“对不起，亚莫斯……我没有想到。”

“算了，以后要当心点！以前你和凯依特惹了许多麻烦，你们女人总是没有见识！”

莎蒂彼再次咕哝着说：“对不起……”

亚莫斯昂首挺胸地走了出去，脚步比通常远为坚定，仿佛就这么一回重建权威的事实使他感觉良好。

雷妮森慢慢地走向老依莎的房间，她感觉她祖母可能会有一些有用的忠告。

然而，依莎正在津津有味地吃葡萄，拒绝认真考虑这些事情。

“莎蒂彼？莎蒂彼？为什么都为莎蒂彼大惊小怪的？难道你们都喜欢被她欺侮、喝令，一旦她行为得体，你们反而不知所措？”

她吐出葡萄核，评论说：“无论如何，这太好了，不可能持续太久——除非亚莫斯能保持下去。”

“亚莫斯？”

“是的，我希望亚莫斯已经觉悟过来，好好教训一下他的妻子，这是她所需要的——而她正是那种可能乐于此道的女人。亚莫斯，他的温顺、卑躬屈膝的行为，一定也让她难以忍受。”

“亚莫斯是一个可贵的人！”雷妮森愤怒不平地叫道，“他对任何人都宽厚仁爱——和女人一样温柔——如果女

人温柔的话。”她充满疑惑地加了一句。

依莎“格格”地笑了起来。

“最后的想法很好，孙女。不，女人一点儿都不温柔——或者如果她们有的话，伊西斯神帮助她们！而且没有多少女人喜欢一个仁爱、温柔的丈夫。她们更愿要一个像索贝克一样英俊、自大、蛮横的丈夫——他是那种能引起女孩子幻想的人。或者是一个像卡梅尼那样精明、年轻的家伙——对不对，雷妮森？他是个精明的小伙子，院子里的苍蝇也不能在他身上停留片刻，他的情歌唱得也很有味道，呃？嘻，嘻，嘻。”

雷妮森感到脸颊变得通红。

“我不懂你的意思。”她矜持地说。

“你们都以为老依莎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全都知道。”她用她那半盲的眼睛盯着雷妮森，“或许，孩子，我比你还先知道，不要生气，这就是生活的方式，雷妮森。凯依对你来说是一个好丈夫——但现在他在冥府之河里扬帆。妻子将发现一个新丈夫在尼罗河里刺鱼——并不是说卡梅尼多么好，一支芦管笔和一个草纸卷就是他的梦想。一个有风度的年轻人，尽管——唱歌蛮不错，但总起来说我并不确信他是最适合你的人。我们不是太了解他——他是一个北方人。英贺特称许他——但我一直认为英贺特是个傻瓜，任何人都能奉承他，接近他，看看赫妮就知道了！”

“你错了。”雷妮森郑重地说。

“很好，那么，我错了，你父亲不是一个傻瓜。”

“我不是说这个，我的意思是——”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孩子。”依莎咧开嘴笑了，“但你不懂得真正的玩笑，你不知道像我这样坐在这里是多么好的事，没有所有这些男男女女、爱恨别离的事，吃着美味的肥鹌鹑或是芦苇鸟，然后是一块蜂蜜蛋糕和美味的韭葱、芹菜，然后用叙利亚酒润润喉——对世界上的事漠不关心。静观一切骚乱、令人心痛的事件，知道那一切都不会再影响到你。看着儿子为了一个漂亮女孩出尽洋相，看着那女孩弄得家里到处争吵、不和——这令我发笑，我告诉你！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讲，我喜欢那个女孩儿！她确实是个魔鬼——她触到了他们的痛处。索贝克像一个被戳破的气泡——伊比被弄得像个小孩子——亚莫斯作为一个受欺压的丈夫备受羞辱。就像你在水池里看你的脸一样——她使他们看到的仅仅是他们笼统地看这个世界的样子。但为什么她恨你呢？雷妮森，回答我这个问题。”

“她恨我吗？”雷妮森困惑地说，“我——我曾试图跟她做朋友。”

“而她根本没有接受！她确实恨你，雷妮森。”

依莎顿了一下，然后急切地问道：“是因为卡梅尼吗？”

雷妮森的脸上又是一红：“卡梅尼？我不懂您的意思。”

依莎若有所思：“她和卡梅尼都来自北方，但卡梅尼隔着院子凝望的是你。”

雷妮森突然说：“我必须去看一看泰蒂。”

依莎刺耳、开心的笑声紧随着她。她的脸颊发烫，快速穿过院子向湖边走去。

卡梅尼从门廊里向她喊道：“我作了一首新歌，雷妮森，

留下来听一听。”

她摇了摇头快步走开。她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卡梅尼和诺芙瑞，诺芙瑞和卡梅尼，为什么要让喜欢恶作剧的老依莎把这些想法塞到她的脑子里去呢？而为什么她在乎这些？

无论如何，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根本没在意过卡梅尼，一点儿也没有，一个有着令人发笑的声音和双肩，使她想起凯依的傲慢的年轻人。

凯依……凯依。

她固执地重复着他的名字，但是他的身影首次没有浮现在她的眼前。凯依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在冥府里……

门廊里卡梅尼在柔声地唱着歌：

“我将对普塔说：‘今晚把我的情人给我’……”

3

“雷妮森！”

霍里重复了两声，雷妮森才听到，从对尼罗河的凝望冥想中转过头来。

“你想得出神了，雷妮森，你在想什么？”

雷妮森赌气地说：“我在想凯依。”

霍里看了她一两分钟——然后微微一笑。

“我明白。”他说。

雷妮森有种很不自在的感觉，觉得他真的明白。

她突然急切地说：“当人死去之后会怎样？有人真正知道吗？所有这些经文——所有这些被写在棺木上的东西

——它们中有许多是如此含糊，好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知道冥府之神是被杀死的，他的尸体又被拼在一起，他戴着白色的皇冠，因为他我们得以不死——但有时候，霍里，这些好像根本不是真的——这一切都令人感到如此迷惑……"

霍里轻轻地点点头。

"但是人死后会真正发生些什么——那是我想知道的！"

"我无法告诉你，雷妮森，你应该向祭司去问这些问题。"

"他只会给我通常的解释，我想确切地知道。"

霍里温和地说："我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的，直到我们自己死去……"

雷妮森抖动了一下。

"不要——不要那么说！"

"有些事情令你心烦意乱，是吗，雷妮森？"

"是依莎，"她顿了一下接着说，"告诉我，霍里，是——是不是卡梅尼和诺芙瑞彼此非常熟悉——在他们来这儿之前？"

霍里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走到雷妮森的身旁，背对着屋子说："我明白了，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你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是什么意思？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对于你的问题我不知道答案，诺芙瑞和卡梅尼在北方互相认识——至于多熟，我不知道。"

他轻柔地加了一句："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当然没有，”雷妮森说，“这根本一点儿也不重要。”

“诺芙瑞死了。”

“死了做成木乃伊封闭在她的坟墓里！就是那样！”

霍里继续冷静地说：“而卡梅尼——好像并不悲伤……”

“不，”雷妮森被这个看法吓了一跳，说，“那是事实。”她激动地转过身来对着他：“噢，霍里，你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一个人！”

他微微一笑。

“我为小雷妮森修好了她的玩具狮子，现在——她有别的玩具了。”

当他们走到屋前时，雷妮森盘桓着并不想进门。

“我还不想进去，我感觉我恨他们所有的人。噢，并不是真恨，你理解。仅仅因为我在生气——焦躁不耐烦，而每一个人又是那么古怪。我们不能上山到你的墓室去吗？到那儿是多么好——一个人——噢，感觉超越了一切。”

“你很聪明，雷妮森，那也是我的感觉。到了山上，这屋子、农作物和耕地——所有的一切都在你的脚下，微不足道。你看到的超越了那一切——看到了尼罗河——然后又超越过去——看到了整个儿的埃及。现在埃及很快将再度统一——像她过去一样强盛、伟大。”

雷妮森呆呆地喃喃低语：“噢——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霍里微微一笑。

“对小雷妮森来说没有一点关系，雷妮森只关心她自己

的狮子。"

"你在取笑我，霍里。那么这对你很有关系吗？"

霍里低声说："为什么？是啊，为什么？我只是一个祭祀业司祭的业务管理人，为什么我应该关注埃及是否伟大或渺小呢？"

"看，"雷妮森把他的注意力引向他们上面的断崖，"亚莫斯和莎蒂彼已经上到墓室去了。他们现在正往下走。"

"是的，"霍里说，"有很多东西要清理掉，葬仪社的人没有用上的一些亚麻布。亚莫斯说要带莎蒂彼上去以便让莎蒂彼好教他怎么处理它们。"

他们两个站在那儿看着亚莫斯和莎蒂彼从上面小路上下来。

雷妮森突然意识到亚莫斯他们正接近诺芙瑞摔下来的那个地方。

莎蒂彼在前边走，亚莫斯在她后面一点儿。

突然莎蒂彼转回头去跟亚莫斯说话。雷妮森想，她或许是在跟亚莫斯说这一定是那次意外事件发生的地方。

突然，莎蒂彼停住脚步，像冻僵了一样站在那儿，望着来时的路，她的双肩张起来，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或者想挡开某种打击。她嘴里叫喊着什么，脚步踉跄，摇摇晃晃；接着，当亚莫斯朝她冲过去时，她尖叫一声，恐怖的尖叫声，然后向前跳过断崖边缘，头向下摔了下来……

雷妮森一手伸向喉头，难以相信地注视着她坠落的情景。

莎蒂彼扭曲破碎的尸体躺在那儿，正好是诺芙瑞的尸

体躺过的地方。

雷妮森从震惊中猛醒过来，飞快地向她跑去。亚莫斯大喊着从小路上冲下来。

雷妮森跑到她嫂嫂身边，俯身去看，莎蒂彼的眼睛大大地睁着，眼皮一跳一跳的，她的嘴唇蠕动着，试图说些什么。雷妮森弯腰凑近她，被她惊怖的眼神吓坏了。

然后垂死的女人的声音传过来，仅仅是一声嘶哑的哀鸣。

“诺芙瑞……”

接着，莎蒂彼的脑袋便向后耷拉过去了……

霍里转过身遇到亚莫斯，两个男人一起上来。

雷妮森转向她哥哥。

“她叫喊什么？在上面，掉下来之前？”

亚莫斯气喘吁吁——他几乎不能说话……

“她看着我后面——越过我的肩头——好像她看见有人沿着小路过来——但没有人——那儿没有人。”

霍里点头同意。

“没有人……”

亚莫斯的声音变成低沉、惊惧的喃喃低语：“然后她叫喊起来——”

“她说什么？”雷妮森不耐烦地问道。

“她说——她说……”他的声音颤抖着，“诺芙瑞……”

第十二章　夏季第一个月的第十二天

“原来这就是你的意思？”

雷妮森冲着霍里说的这句话，与其说是问题毋宁说是肯定和证实。

她带着一种逐渐增长的理解力和恐怖感低声轻柔地加了一句：“是涉蒂彼杀害了诺芙瑞……”

雷妮森手托下巴坐在墓室旁边通往霍里的小石室的入口处，向下凝视着谷底。

她梦幻般地想着昨天她说的那些话是多么正确——真的仅仅是这么短时间以前的事？——从这上面看去，下面的屋子和忙忙碌碌、进进出出的人们，并不比可怜的窝边蚂蚁更有多少意义。

只有那太阳，崇高强大、在头顶上照耀的太阳——只有那在晨曦中犹如一条银白色细带的尼罗河——只有这些才

是永恒持久的。凯依死了，还有诺芙瑞和莎蒂彼——而某一天她和霍里也会死去。但太阳神仍将统治着天空，夜晚驾着他的小船穿越冥府之河，直到第二天黎明。而尼罗河仍会流淌不息，从厄勒番丁上游流下来，流过底比斯，流过乡村，流向诺芙瑞快乐生活过的埃及低地，一直流向大海，远离整个埃及。

莎蒂彼和诺芙瑞……

雷妮森继续她的思路，并大声地说了出来，因为霍里没有回答她。

"你看，我是如此确信索贝克——"

她停了下来。

霍里若有所思地说："先入之见。"

"然而我太愚蠢了，"雷妮森继续说，"赫妮已经多多少少地告诉了我，莎蒂彼在这条路上散步，而且她说诺芙瑞在这上面。我应该明白显然是莎蒂彼紧跟着诺芙瑞——她们在小路上相遇——而莎蒂彼把她推了下去，仅仅在那之前不久，她还说过她比我的兄弟们都更像一个男子汉。"

雷妮森停下来，打了个冷战。

"而当我遇到她时——"她继续说着，"我当时就应该明白，她跟往常很不一样——她充满恐惧，她企图劝我跟她一起回去，她不想让我发现诺芙瑞的尸体，当时我一定是鬼迷心窍才没意识到这一事实，但我对索贝克是如此恐惧……"

"我知道，你正好看到他杀死那条蛇。"

雷妮森热切地表示同意。

"是的，确实如此。而后来我做了一个梦……可怜的索

贝克——我是如此错误地判断了他。正像你所说的，会叫的狗不咬人。索贝克总是大言不惭、自吹自擂，而莎蒂彼一直大胆、残忍、不怕采取任何行动。而且，从那以后——她行事像一个幽灵——这使我们大家都感到迷惑——为什么我们都不能想到正确的解释？”

她很快地向上扫了一眼，说：“但是你想到了？”

“有一段时间，”霍里说，“我确信有关诺芙瑞之死的真相的线索就在莎蒂彼反常的性格改变上；变化如此明显，肯定是有某种原因。”

“然而你什么都没说？”

“我怎么能说？雷妮森，我能证明什么？”

“不能，当然不能。”

“证据必须是确凿无疑的。”

“然而你曾经说过，”雷妮森争辩说，“人不可能真正改变，但现在你承认莎蒂彼是改变了。”

霍里微笑着看着她。

“你应该到省长的法庭上去辩论。不，雷妮森，我说的够正确了——人总是不变的。像索贝克一样，莎蒂彼也总是大胆妄言。她确实可能从光说不做发展到争取行动——但她是那种直到事情发生之前对什么都一无所知的人，在她一生中直到那特别的一天，她以为不害怕任何事情，当恐惧来临时她措手不及。后来她懂得了勇气就是面对意外事件的解决办法——而她没有那种勇气。”

雷妮森以一种低低的声音喃喃说道：“当恐惧来临时……是的，那就是诺芙瑞死后一直伴随着我们的。莎蒂彼把

恐惧写在脸上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就在那儿，当她死去时眼里流露出惊惧的眼神……当她说‘诺芙瑞……’的时候仿佛她看见——”

雷妮森自己停下来，她转过脸看着霍里，眼睛睁大着问了一个问题：“霍里，她看到了什么？在那条小路上。我们什么都没看见！没有任何东西。”

“我们看不见——看不见。”

“只有她能看见？她看见了诺芙瑞——诺芙瑞来复仇了。可是诺芙瑞已经死了而且坟墓也封闭起来了，那么她能看见什么？”

“她自己的意识所显现的幻像。”

“你确信？因为如果不是那样——”

“是的，雷妮森，如果不是那样呢？”

“霍里——”雷妮森伸出手，“现在结束了吗？现在涉蒂彼死了，真的结束了吗？”

他双手温柔地握住她的手。

“是的，是的，雷妮森——确实如此，你至少不需要害怕了。”

雷妮森低声喃喃地说：“但依莎说诺芙瑞恨我……”

“诺芙瑞恨你？”

“依莎这么说的。”

“诺芙瑞总是在恨别人，”霍里说，“有时我认为她恨这家里的每一个人，但你至少没有反对过她。”

“没有——没有，这倒是事实。”

“因此，雷妮森，当你死后受神灵的审判时你的良心将

不会受谴责。”

“你的意思是说，霍里，如果我一个人走在这条小路上——在日落时分——在诺芙瑞死去的同一时刻——如果我转过头——我不会看见什么？我应该很安全？”

“你会很安全的，雷妮森，因为如果你走在这条小路上，我会跟你在一起，任何伤害都不会降临到你的身上。”

但雷妮森眉头紧锁摇了摇头。

“不，霍里，我将一个人走。”

“可是为什么？小雷妮森，你不感到害怕吗？”

“是的，”雷妮森说，“我想我会害怕，但仍然不得不那么做。他们全都在屋子里吓得发抖，跑到庙里去买护身符，叫嚷着日落时分在这条小路上走是不吉利的。但是并非魔法使莎蒂彼摇晃坠落，而是恐惧——为她曾做过的坏事而恐惧。因为是邪恶夺走了那些年轻、强健、热爱生活的人的生命。而我没有做过任何邪恶的事情，因此即使诺芙瑞恨我，她的恨也不能伤害我，这是我确信的。无论如何，如果一个人总是在担惊受怕中生活，那还不如去死——因此我要克服恐惧心理。”

“你的这些话真勇敢，雷妮森。”

“或许我的感觉没有我的话勇敢，霍里。”她微笑着抬起头看着他，站起身来，“但说出来感觉好一些。”

霍里立起身来站在她身旁：“我会记得你的这些话，雷妮森。是的，还有你说这些话时向后甩头的姿势，它们表现出我一直感到的你内心中的勇气和真诚。”

他握住她的手。

"看，雷妮森。从这里穿过山谷向外看尼罗河以至更远的地方，那是埃及，我们的国家，被长期的战争和冲突破坏得支离破碎，分裂成许多小国。但现在——很快——将走到一起，再度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上下埃及再次结合为一体——我希望而且深信她会恢复往日的辉煌！到那时候，埃及将需要有良知有勇气的男人和女人——像你一样的女人，雷妮森。那时候埃及将不需要像英贺特那样终日追逐狭隘的个人得失的男人，也不需要索贝克那样懒散自大的男人，也不是伊比那样只想着一己私利的小男孩，不，甚至也不需要亚莫斯那样谨慎忠诚的好儿子。坐在这儿，与死人共处，计算着得失，算账。我懂得了不能以计算财富的方式计算的'得'和比损失谷物更严重的'失'……我凝望着尼罗河，我明白了埃及的生命血脉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在我们死后它仍将奔流不息……生和死，雷妮森，并没有如此伟大。我仅仅是霍里，英贺特的业务管理人，但当我向外眺望尼罗河的时候，我了解到一种安宁——是的，还有一种狂悦，别人拿省长的职位都不能换走的狂悦。你理解我的意思吗，雷妮森？"

"我想我理解，霍里——一点点。你跟下面的那些人不同——很长时间以来我就知道。而且有时候当我跟你在这里时，我能感觉到你感觉的东西，只是很朦胧——不是非常清楚。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当我在这里时下而的那些事情，"她指了指山下，"好像不再有什么意义了。争吵、仇恨以及永无休止的喧闹忙乱，在这里一个人可以逃避那一切。"

她停顿了一下，眉头紧皱着，然后有点结结巴巴地继续

说着。

“有时候我——我很高兴逃脱了。然而——我不知道——有一些事情——在下面——喊我回去。”

霍里放开她的手，后退了一步。

他轻柔地说：“是的——我明白——卡梅尼在院子里唱歌。”

“你是什么意思，霍里？我并不是在想卡梅尼。”

“你可能不是在想他。但无论如何，雷妮森，我认为你正在不知不觉地倾听着他的歌。”

雷妮森注视着他，眉头皱起。

“你说的这些事情多么奇特，霍里。在这儿不可能听到他唱歌，离得太远了。”

霍里轻轻地叹了口气，摇摇头。他眼里有趣的神情令她窘困，她感到有点生气，迷惑，因为她无法了解。

第十三章　夏季第一个月的第二十三天

1

“我能跟你谈一会儿吗，依莎？”

赫妮站在房间门口，脸上堆满了谄媚的微笑，依莎机警地盯着她。

“什么事？”这个老妇人厉声地问道。

“真的没什么事——至少我不那么认为——但我想我宁愿问一下——”

“进来，那么，进来吧。”伊莎打断她的话，并用手杖拍了拍正在穿着珠子的黑奴小女孩的肩头，“你——到厨房去，给我拿些橄榄来——还有，给我弄一杯石榴汁。”

小女孩跑开了，依莎不耐烦地叫赫妮快说。

“仅仅是这个，依莎。”

依莎盯着赫妮拿给她的这个东西，这是一个有着活动盖子的小珠宝盒，上面扣着两个按扣。

“这个怎么啦?”

“这是她的。现在我发现了它——在她的房间里。”

“你说的是谁?莎蒂彼?”

“不,不,依莎。是另一个!”

“你的意思是诺芙瑞?里面是什么?”

“她所有的珠宝、梳妆用品和香水瓶——所有东西——和她埋葬在一起的。”

依莎捻开按扣上的线,打开了盒子,里面是一串玛瑙小珠子和已断裂成两半的绿釉护身符的一半。

“哼,”依莎说,“里面没什么东西,一定是漏掉的。”

“葬仪社的人把所有东西都拿走了。”

“葬仪社的人也不会比任何人都更可靠,他们忘下了这个。”

“我告诉你,依莎——当我上次进去察看时屋里并没有这个东西。”

依莎猛地抬起头盯着赫妮。

“你试图证明些什么?证明诺芙瑞已经从冥府里回来了现在就在这屋子里?你并非真的是个傻瓜,赫妮,尽管你有时候喜欢假装自己是。你从散布这些愚蠢的魔法故事中能得到什么乐趣?”

赫妮奇怪地摇了摇头。

“我们都知道莎蒂彼出了什么事——还有为什么。”

“可能我们知道,”依莎说,“而且可能有一些人事前就已经知道了!啊,赫妮?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你比我们大家更清楚诺芙瑞的死。”

“噢，依莎，当然你将不会想到一会儿——”

依莎打断她的话。

“我不会想到什么？我不害怕思考，赫妮。我看到莎蒂彼在最后两个月里蹑手蹑脚、提心吊胆，看起来怕得要死——而且从昨天起我想到有人可能把自己所知道的藏在脑子里——也可能威胁莎蒂彼要去告诉亚莫斯——或者英贺特本人——”

赫妮突然爆发出一阵抗议的尖叫声。

依莎闭上眼睛，向后靠在椅子上：“我从未设想你会承认做过这种事情，我并不期望你那么做。”

“为什么我要那么做？我在问你——为什么我要那么做？”

“我并不清楚，”依莎说，“赫妮，你做了很多我从来不能找出一个满意的理由的事情。”

“我想你可能认为我试图使她贿赂我以求不要声张，我对九柱之神发誓——”

“不要麻烦神灵，你足够诚实了，赫妮——就诚实的意义来讲的话。而可能你对诺芙瑞之死一无所知，但是你知道发生在这个屋子里的大部分事情。而且如果我发誓的话，我发誓是你自己把这个盒子放到诺芙瑞房间里的——尽管我想不出为什么，但是在这后面有很多原因……你能用你的花招骗英贺特，但你骗不了我，不要那么可怜兮兮地哀诉！我是一个老太婆，受不了人家那样。去对英贺特哀诉吧，他好像喜欢这样，尽管只有太阳神知道为什么！”

“我要把这个盒子带给英贺特并且告诉他——”

"我自己会给他的，你走吧，赫妮，不要再散布这些愚蠢的迷信故事。没有莎蒂彼这屋子里是一处非常安静的地方；诺芙瑞死了比她活着为我们做的更多。但是现在欠债了结了。让每一个人回到他们本来的工作上去吧！"

2

"这都是为什么？"几分钟之后英贺特大惊小怪地跑进依莎的房间问道，"赫妮非常悲伤，她眼泪汪汪地去找我。为什么在这个家里没有人能向这最忠诚奉献的女人表示一点最起码的宽厚仁慈呢——"

依莎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发出一阵"格格"的笑声。

英贺特接着说："我的理解是，你指责她偷了一个盒子——一个珠宝盒。"

"她是那么跟你说的吗？根本就没那么一回事。这就是那个盒子，好像是在诺芙瑞的房间里找到的。"

英贺特伸手接了过来。

"哦，是的，这是我给她的，"他打开盒子，"哈，里面没多少东西，肯定是那些粗心大意的葬仪社的人忘了把它跟诺芙瑞的私人物品弄到一起，考虑到伊比·孟都的要价，至少不应如此粗心。好了，这件事对我来说实在是小题大作，无事自扰——"

"确实如此。"

"我会把它给凯依特——不，给雷妮森，她一直对诺芙瑞谦恭有礼。"

他叹了一口气。

“对一个男人来说享受片刻安宁是多么艰难的事。这些女人——无休止的眼泪，不然就是争吵、口角。”

“啊，好了，英贺特，现在至少少了一个女人！”

“是的，确实，我可怜的亚莫斯！无论如何，依莎——我感到——呃——这可能是最好的。莎蒂彼养育了健康的孩子，这是事实，但是她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令人很不满意的妻子。当然，亚莫斯对她也太让步了。好了，好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必须说我非常满意亚莫斯后来的一些行为，他看起来更为自立——不再那么胆怯——而且他在许多问题上的判断很优秀——非常优秀……”

“他一直是一个善良、听话的孩子。”

“是的，是的——但是有动作迟缓的倾向而且有点怕担责任。”

依莎冷冷地说：“你从不允许他去担负责任。”

“好了，现在一切都将改变，我正在安排一个合伙的文件，几天之后就会签字，我要跟我的三个儿子合伙经营。”

“当然不包括伊比吧？”

“如果不包括他，他会受到伤害，这么一个可亲、热情的小家伙。”

“他当然一点儿也不迟缓。”依莎评论说。

“正如你所说的。而且索贝克也——过去我对他很不满意，但是后来他真的脱胎换骨，他不再虚度时光，而且也更服从我和亚莫斯的判断。”

“这真的像一首赞美诗，”依莎说，“好了，英贺特，我必

须说我认为你正在做正确的事情。使你的儿子们不满并不是一个好策略,但我一直认为就你的计划而言伊比显得太年轻了,给那个年龄的孩子明确的地位是很荒谬的事情,你有什么可以控制他呢?”

“当然,这里确实会有一些问题。”英贺特看起来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然后他站起身来。

“我得走了。还有许多事情要我去看看,葬仪社的人在这里——莎蒂彼安葬的事需要安排,这些丧事需要花费——花费很大,而且一个跟着一个地这么快!”

“噢,好了,”依莎安慰地说,“我们都希望这是最后一个——直到我的死期来临之前。”

“您还会活好多年的,我希望,我亲爱的母亲。”

“我确信你这样希望,”依莎咧嘴笑着说,“我的葬礼可不能节省,对不起!那样看起来不太好!我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有很多让我娱乐开心的东西。许许多多的食物、饮料和奴隶俑——一套装饰华丽的棋盘,一套香水和梳妆用品,而且我坚持要最昂贵的天篷瓮——雪花石膏做的那种。”

“是的,是的,当然,”英贺特紧张地变换着姿势,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当悲伤的一天到来时,自然要向您致以最高的敬意。我必须承认,我对莎蒂彼感觉极为不同,没有一个人愿意被诽谤,可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之下——”

英贺特没有说完就匆匆离去了。

依莎嘲讽地微微一笑，因为她意识到刚才所说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最接近于英贺特思想深处的'承认这是意外事件并不足以说明最珍爱的小妾之死的真相'这句话的。

第十四章 夏季第一个月的第二十五天

1

随着家庭成员们从省长的法庭回来，合伙文件被正式批准，院子里立即洋溢着一种欢腾喜悦的气氛。毫无疑问，只有伊比例外，他在最后时刻，由于太过于年轻的原因，被排除在合伙人之外，因此他紧绷着脸闷闷不乐，被意不留在家里。

英贺特，精神焕发，大声招呼着奴仆们把一大罐酒抬到门廊上安放着的大酒架上。

"你要畅快地喝，我的儿子，"他一边拍着亚莫斯的肩头一边说，"暂时忘掉丧妻之痛，让我们多想想未来的好时光。"

英贺特、亚莫斯、索贝克和霍里一起干杯。然后有人报告说一头牛被偷走了，所有四个男人都匆匆忙忙赶去查看出了什么事。

一小时以后，当亚莫斯重新回到庭院的时候，他感到又累又热。酒罐仍然在酒架上搁着，他过去用铜杯舀了一杯，坐在门廊上，慢慢地啜饮着。一会儿之后，索贝克兴奋地叫嚷着大踏步走进来。

“哈，”他说，“现在再喝它几杯！让我们为终于有保证的未来干杯。毫无疑问，对我们来说今天是个令人高兴的日子，亚莫斯！”

亚莫斯点点头。

“是的，确实。从各方面来说这将使我们的生活更舒适。”

“你的感情总是这么有节制，亚莫斯。”

索贝克说着大笑起来，舀了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放下杯子咂了咂嘴。

“现在我们看看父亲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顽固不化、停滞不前，或者看看我是否能够改变他让他接受现代方法。”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慢慢来，”亚莫斯劝他说，“你总是性子太急。”

索贝克热情地对他哥哥一笑，他心情很好。

“不图快，只求稳，先生。”他嘲弄地说。

亚莫斯微微一笑，根本不在意。

“最终这是最好的办法，再者说，父亲对我们非常好，我们不能做任何让他担心的事情。”

索贝克奇怪地看着他。

“你真的喜欢我们的父亲？你是个充满深情的家伙，亚莫斯！现在我——我不关心任何人——任何人，也就是说，

除了索贝克。索贝克万寿无疆!”

他又干了一杯酒。

“当心点,”亚莫斯警告他说,“今天你没吃什么东西,有时候,哦,当一个人喝酒的时候——”

他突然嘴唇扭曲,停了下来。

“怎么啦,亚莫斯?”

“没什么——突然有点痛——我,没什么……”

但是他伸手一摸前额,湿淋淋的满是汗水。

“你看起来脸色不好。”

“刚才我还好好的。”

“只要不是有人在酒里下毒就好。”索贝克笑自己说出这番话,一手伸向酒罐,就在这时,他的手臂发僵,身体突然一阵痛苦地抽搐,向前跌倒。

“亚莫斯,”他气喘吁吁地说,“亚莫斯……我——也……”

亚莫斯身子向前一倾,踡缩成一团,发出半声憋闷窒息的叫喊。

索贝克痛苦地扭曲起来,他大声叫嚷着。

“救命,去叫个医生——医生……”

赫妮从屋子里跑出来。

“是你在喊? 你说什么? 什么事?”

她的惊恐的喊声把大家都召了过来。

兄弟俩正在痛苦地呻吟着。

亚莫斯声音微弱地说:“酒——有毒——去叫一个医生……”

赫妮发出一声尖利的惊叫。

“太不幸了！这屋子确实遭了诅咒。快！快！到庙里请首席祭司莫苏来，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

2

英贺特在屋子的中厅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他上好的亚麻布长袍被弄脏了，皱皱巴巴，他既没有沐浴也没有换衣服，他的脸上满是担忧和恐惧。

内院传来一阵低沉的哀哭声——女人们对降临在这屋子里的大灾难的“贡献”——赫妮的声音盖过了所有的恸哭者。

从旁边的一个房间里，传来医生、祭司莫苏对亚莫斯僵硬的身体奋力抢救的声音。雷妮森偷偷地从女人活动区出来，进了中厅，被他们的声音吸引过去。她不由自主地来到打开的房门口，待在那里，感觉祭司正在吟诵的响亮的咒文好像是一种可治愈伤痛的安慰物。

“噢，伊西斯，法力无边的神灵，请你放了我，请你从一切邪恶、血腥中赦免我，免除诸神的打击，免除一切死去的男人、女人以及男、女仇人可能加诸我的一切伤害——”

亚莫斯的唇间发出一声微弱的叹息。

雷妮森在内心里也加入到祈祷中。

“噢，伊西斯——噢，伟大的伊西斯——救救他——救救我的哥哥亚莫斯——你是法力无边的神灵……”

被这些咒文引发的一些想法，模模糊糊地闪过她的脑

海。

“一切邪恶、血腥的事情……那就是在这屋子里的我们这些人的缺点——是的，血腥的想法，愤怒的想法——一个死去的女人的怒火。”

思虑所及，她在内心里直接向那个人说着。

“伤害你的不是亚莫斯，诺芙瑞——而尽管莎蒂彼是他妻子，你不能要他为她的行为负责——他从来就控制不了她——也没人能控制她。伤害你的莎蒂彼已经死了，那还不够吗？索贝克也死了——他仅仅是说要跟你作对，然而实际上从未伤害过你。噢，伊西斯，不要让亚莫斯也死去——把他从诺芙瑞复仇的憎恨中解救出来吧。”

芙贺特，心烦意乱地踱来踱去，抬头看见女儿，脸色慈爱地松弛下来。

“过来，雷妮森，亲爱的孩子。”

她跑过去，他用手把她揽在怀里。

“噢，父亲，他们说什么？”

芙贺特沉重地说：“他们说亚莫斯还有希望。索贝克——你知道了吗？”

“是的，是的。你没听见我们在恸哭吗？”

“他黎明时死了，”芙贺特说，“索贝克，我那健壮、英俊的儿子。”他的声音颤抖、嘶哑。

“噢，这太邪恶、太残忍了——难道没有任何办法吗？”

“所有能做的都做了。道他呕吐的药，服用烈性药草汁，护身符也用上了，还有咒文也念过了，所有这些都无效。莫苏是一个熟练的有技术的医生，如果他不能救我的儿子

——那么这就是神的意旨使他不能活。"

那祭司医生的声音又升高了，念完最后的一段圣歌，他从屋子里走出来，擦着额头上的汗水。

"怎么样？"英贺特焦急地问他。

医生沉重地说："伊西斯保佑你儿子会活下来。他很虚弱，但毒药的危险已经过去，邪恶的力量正逐渐衰退。"

他继续往下说，语调逐渐改变得更为日常化。

"幸运的是亚莫斯只喝了一点点毒酒，他慢慢啜饮，而索贝克好像是一饮而尽。"

英贺特呻吟了一声。

"从这里你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亚莫斯在他接近任何事物时都很谨慎、小心、缓慢，甚至吃喝。而索贝克总是毫无节制，大手大脚，不受约束——唉！鲁莽轻率！"

然后他加了一句。

"那么这酒确实是被下了毒？"

"毫无疑问，英贺特，剩余的酒已经由我的年轻助手测试过了——所有喝过酒的动物，很快都死掉了。"

"在他们不到一小时前我也喝过相同的酒，而我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毫无疑问那时候并没有下毒——毒药是后来才下的。"

英贺特一手握拳猛击在另一只手的手掌上。

"没有人，"他宣称，"没有一个活人敢在我的屋顶下对我的儿子投毒！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活人敢，我说的！"

莫苏微微低了一下头，他的脸变得令人费解。

“这一点，莫贺特，你最有发言权了。”

英贺特站在那儿，紧张地抓着耳朵后面。

“有一件事我想让你听听。”他突然说。

他拍了拍手，一个仆人跑进来，他喊道：“把那个牧童带到这儿来。”

他转过头对着莫苏，说：“这个小男孩头脑不是很好，别人对他说的话他很难听懂，他的官能也不能运用自若，不过他有眼睛并且视力很好，而且他对我儿子亚莫斯忠心耿耿，因为亚莫斯善待他并且同情他的缺陷。”

仆人回来了，手里拽着一个瘦瘦的、皮肤黑黑的小男孩。小孩穿着一件束腰装，长着一双略微斜视的眼睛，一脸惊恐。

“说！”英贺特厉声说，“重复一下你刚才告诉我的那些话。”

小男孩垂下头，手指开始揉搓腰间的衣服。

依莎拄着拐杖蹒跚地走进来，睁大着一双模糊不清的眼睛。

“你在恐吓这孩子。过来，雷妮森，给他这颗枣子。嗨，孩子，告诉我们你看见了什么。”

那男孩一个一个地盯着他们看。

依莎提醒他。

“昨天，当你经过院门时——你看见——你看见了什么？”

男孩摇了摇头，往旁边看着，喃喃地说：“我的主人亚莫

斯在哪儿？”

祭司半是威严半是慈爱地说：“你的主人亚莫斯希望你告诉我们你看到的事情，不要害怕，没有人会伤害你。”

男孩的脸上有了一点神采。

“我的主人亚莫斯待我很好，我会按他的意愿去做。”

他停顿下来，英贺特想要插话，但是医生使了个眼色制止了他。

突然那个男孩开始紧张地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起来，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左顾右盼，好像是害怕某些看不见的人会偷听他的话。

“就是那头小毛驴——由塞特看管的总是捣蛋的那头；我拿着木棒在后面追，它跑过庭院的大门，我从门外往里看，门廊上没有人，但有一个酒架在那里。接着有一个女人，屋子里的女士，从屋子里走出来到了门廊上，她走到酒架那儿，伸手到它上面，然后——然后——她回到屋子里去了。这时，我听到脚步声，转过头看到远处我的主人亚莫斯从地里回来了，因此我继续去寻找小毛驴，而我的主人亚莫斯进了庭院。”

“而你没有警告他，”英贺特生气地叫嚷着，“你什么都没说！”

男孩大声抱怨说：“我不知道什么事情错了，我什么都没看见，只看到那女士站在那儿，她张开手在酒罐里一撒，然后微笑着下来……我什么都没看见……”

“这位女士是谁，孩子？”祭司问道。

那个男孩表情茫然地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她一定是屋里的一位女士，我不认识她们，我在很远的地方放牧。她穿着一件染色的亚麻布衣服。”

雷妮森吓了一跳。

“或许，是一个仆人？”祭司看着男孩，猜测地说。

男孩明确地摇了摇头。

“她不是一个仆人……她的头上戴着假发而且戴着珠宝——仆人不会戴珠宝的。”

“珠宝？”英贺特问道，“什么珠宝？”

男孩急切而自信地回答着，好像他已不再害怕，并且非常确信他正在说的话。

“三串珠子，每串前面都挂着金狮子……”

依莎的手杖“得”地一声碰了一下地板。英贺特发出一声沉闷的叫喊。

莫苏威胁地说：“如果你撒谎，孩子——”

“这是真的，我发誓这是真的。”小男孩的声音尖利而清晰。

在隔壁，病人亚莫斯躺在房间里，他虚弱无力地喊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小男孩飞快地跑进屋子里，蹲伏在亚莫斯躺的长椅旁。

“主人，他们会拷打我的。”

“不，不，”亚莫斯从曲木枕上艰难地转过头来，“不要让这孩子受伤害，他单纯，但很诚实，答应我。”

“当然，当然，”英贺特说，“没有必要。很清楚这个孩子已经说出了他知道的一切——而且我不认为他是在捏造。出去吧，孩子，但不要再回到远处的牧场，留在这屋子附近，

如果我们需要你会再次召唤你的。”

小男孩站起来，他很不情愿地低头看了亚莫斯一眼。

“您生病了，主人？”

亚莫斯虚弱地一笑：“不要害怕，我不会死的。现在去吧——遵照他们刚才吩咐你的去做。”

小男孩高兴地微笑着出去了。祭司检查了一下亚莫斯的眼睛，又试了试他的脉搏。然后，劝他睡下，自己跟其他人一起又回到中厅。

他对莫贺特说：“你认出了那个小男孩所描述的人？”

莫贺特点点头。他那深陷的、古铜色的脸颊显出一种病态的红色。

雷妮森说：“只有诺芙瑞曾穿过染色的亚麻布衣服，那是她从北方的城市带来的一种新样式，但那些衣服已经跟她一块儿下葬了。”

莫贺特说：“而且那有金狮子头的三串珠子是我给她的，在这屋子里再没有别人有这种饰物，它很昂贵而且很不常见，她的所有珠宝，除了一串不值钱的玛瑙珠子之外，都跟她一起下葬，并且封存在坟墓里。”

他猛挥着手臂。

“这是什么样的迫害——什么样的报复！我善待的小妾，我给了她所有的宠幸，我依照礼俗将她安葬，不吝啬任何花费。我和她一起恩恩爱爱地吃喝——大家都可以做证。她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真的为她做了那么多正确、合适的事情，我还准备把我亲生儿子的继承权赐予她。那么，为什么她要从死人世界回来迫害我和我的家人？”

莫苏严肃地说："那个死去的女人希望的灾祸好像不是冲着你个人来的，那些酒在你喝的时候还没有毒，在你的家人中谁伤害过你死去的小妾？"

"一个女人，她已经死了。"英贺特简短地回答。

"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说亚英斯的妻子。"

"是的，"英贺特停顿了一下，接着大声叫嚷，"可是我们能做些什么，尊敬的祭司？我们怎样才能抵抗这种怨恨？噢，我带这个女人进我的家门的那天真是邪恶的一天。"

"邪恶的一天，真的。"凯依特从通往女人生活区的门口走向前来，以低沉的声音说道。

她的双眼充满泪水，平板的脸上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力量和果敢；她的声音深沉、嘶哑，由于愤怒而颤抖。

"你带诺芙瑞回来的那一天真是邪恶的一天，英贺特，毁灭了你最聪明最美俊的儿子！她将死亡带给莎蒂彼，带给我的索贝克，而亚莫斯仅仅幸免于难。谁会是下一个？她会饶恕孩子们吗——那曾攻击我的小安可的人？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英贺特！"

"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英贺特附和着，恳求地望着祭司。

祭司冷静而自负地点点头。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和途径，英贺特。一旦我们确信这一事实，我们就能采取行动。我想到了您去世的妻子，阿莎伊特，她出身于一个有影响力的家庭。她可以恳求死人之国里的有权力的人出面干涉你的事情，而诺芙瑞对此将无能为力。我们必须一块儿商讨此事。"

凯依特发出一声短笑。

“不要等得过久，人总是一样的——是的，甚至祭司也是！任何事情都必须按照法律和先例。但我说，赶快行动——否则在这个屋子里还会有人死掉。”

她转过身走出中厅。

“一个优秀的女人，”英贺特喃喃低语，“一个对孩子们忠诚奉献的母亲，一个有责任感的妻子——但有时候，她的方式几乎是不应该的——特别是面对一家之主时。当然这一次我宽恕她，我们都有点儿心神错乱，我们几乎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他双手抱头。

“我们有一些人很少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依莎评论说。

英贺特突然烦恼地看了她一眼。医生准备离去，英贺特陪着他来到门廊上，接受如何照料病人的指示。

雷妮森落在后面，她以探询的目光看着祖母。

依莎仍然坐着不动，她眉头紧锁，脸上的表情又如此古怪。雷妮森小心地问道：“您在想什么，祖母？”

“你说‘想’就对了，雷妮森。在这个屋子里发生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确实需要有人好好想一下。”

“这些事都非常可怕，”雷妮森颤抖着说，“它们把我吓坏了。”

“它们也把我吓坏了，”依莎说，“但是或许不是因为相同的原因。”

她用那熟悉的姿势，一下把头上的假发推歪了。

“但是亚莫斯现在不会死了，”雷妮森说，“他会活下

来。”

依莎点点头。

“是的，首席祭司及时赶到。换个时刻、场合，他就不会如此幸运。”

“你认为——像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

“我认为亚莫斯和你还有伊比——而且可能还有凯依特，最好确实当心你们吃喝的东西。记住每次先让奴隶尝过以后再吃。”

“还有您呢，祖母？”

依莎嘲弄地微微一笑。

“雷妮森，我是一个老太婆，而且我像所有老人那样眷恋生命，只有老人才会那么做，细心品味着留给他们的每一小时每一分钟。相对你们来说我活下去的机会最大——因为我会比你们大家都更细心。”

“还有我父亲呢？当然诺芙瑞不会希望有什么灾祸降临到我父亲头上吧？”

“你父亲？我不知道……不，我不知道，我还看不太清楚。明天，我把这一切通盘考虑以后，我必须再跟那个牧童谈一次，关于他的讲述有许多事情——”

她中断下来，皱着眉头。然后，她叹了口气，站起身来，拄着拐杖，蹒跚着慢慢走回她的房间去了。

雷妮森走进她哥哥的房间。他正在睡觉，她又轻轻地退出来。犹豫了一会儿她走到凯依特的房间，她站在门口，没人注意到她，她看到凯依特正哼着歌哄小孩睡觉，凯依特的脸上又恢复到冷静平和的老样子——她看起来和往常一模

一样，以至恍惚之间雷妮森感觉整个过去的二十四小时的悲惨事件好像是一场梦。

她慢慢地转身离开，回到自己的房间。在桌子上她自己的梳妆盒和瓶瓶罐罐之间，有一个小珠宝盒过去是属于诺芙瑞的。

雷妮森捡起来放在掌心，站在那儿静静地凝视着，诺芙瑞触摸过它，拿过它——这是她的东西。

然后，又是一阵怜悯感涌上雷妮森心头，好像源于一种奇怪的理解感。诺芙瑞很不快乐，当她捧起这小珠宝盒时，或许她蓄意将这种不快乐转变成怨恨和憎恶……而且甚至现在那憎恶还没有消退……一直在寻求报复……噢，不，一定不是——一定不是！

雷妮森几乎视械地扭开按扣，打开盖子，那串玛瑙珠子还在那里，还有那破裂的护身符及其他东西……

雷妮森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盒子里竟然出现一条坠有金狮子的项链……

第十五章　夏季第一个月的第三十天

1

那条项链的发现令雷妮森惊恐万分。

她立刻迅速将那条项链放回珠宝盒里，盖上盒盖，重新系好按扣上的线。她本能地去隐藏自己的发现，甚至惊恐地向身后瞧了一眼，确信没有人看到她在干什么。

她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心神不宁地在床上辗转反侧，脑袋在曲木枕上不停地调整着姿势。

到了早上，她决定必须找个人吐露秘密，她不能一个人承受这令人烦扰的发现的重压。在夜里她两次惊起，怀疑自己是否可能看见诺芙瑞的身影充满威胁地站在她身旁，可是她什么都没看到。

雷妮森从珠宝盒里取出那条带狮子的项链，藏在自己的亚麻布衣服的褶层里。她刚刚藏好，赫妮就叫嚷着进来了，她两眼放光，带着一种有新消息要发布的喜悦。

“想一想，雷妮森，这不可怕吗？那个男孩——牧童，你知道——今天早上在谷仓外面熟睡，大家摇晃他，在他耳边大声叫喊——现在看来他永远也不会再醒来了。他好像是喝了罂粟汁——可能他真的喝了——如果真的如此，那是谁给他的呢？这儿没有人，我发誓。而且好像也不是他自己喝下的。噢，我们昨天也许就该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赫妮伸手摸着他戴着的一个护身符，“阿曼神保佑我们反抗地狱里的邪恶魔鬼！那个小男孩说出了他看到的事情，他告诉我们他怎样看到了她。因此她回来给他喝罂粟汁让他永远闭上眼睛。噢，她太有魔力了，那个诺芙瑞！她出过国，你知道，离开过埃及，我敢发誓她一定懂得所有外国气派的原始魔法。我们在这屋子里不安全——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你父亲应该给阿曼神祭献几头牛——如果必要的话整个牧群都行——这可不是节俭的时候。我们必须保护自己，必须向你母亲求助——英贺特正计划那么做，莫苏祭司那么说的。要给冥府写一封神圣庄重的书信，霍里现在正忙着构拟有关内容，你父亲主张写给诺芙瑞——向她恳求，你知道：‘最优秀的诺芙瑞，我曾经对你做过什么邪恶的事情——’等等。但是正如莫苏祭司所指出的，应需要比这更强有力的手段。现在你母亲，阿莎伊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的舅舅是省长，而她哥哥是底比斯大臣的大管家，如果她一旦得知消息，她将重视这一切，不会允许一个小妾伤害她的孩子们！噢，是的，我们将使正义得到伸张，正如我所说的，霍里现在正在起草给她的请愿书。”

雷妮森本来想去找霍里，告诉他她发现狮子项链的事

情，可是如果霍里正和祭司们在伊西斯神庙忙着的话，想单独和他在一起是没什么希望了。

她应该去找她父亲吗？雷妮森不满意地摇摇头。她往日里对父亲无限能力的孩子气的崇信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她现在意识到在危机时刻他崩溃得是如此之快——一种大惊小怪的自我夸耀取代了真正的力量。如果亚莫斯没有生病，她可能会去告诉他，尽管她怀疑他是否能够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他可能会坚持要她把此事告诉英贺特。

而这，雷妮森非常急切地感到，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必须避免。英贺特得知后的第一件事会是把它全部宣扬出去，而雷妮森却有一种要保守秘密的强烈的直觉——尽管很难确切地说明是出于什么原因。

不，她渴望霍里的建议。像往常一样，霍里会知道如何正确去做，他会从她手里拿走项链，同时把她的忧虑和困惑一起接过，他会用那双慈爱庄重的眼睛注视着她，让她立即感到现在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有一瞬间，雷妮森很想跟凯依特谈谈——但凯依特并不令人满意，她从不认真听别人讲话，可能如果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孩子——不，不能那么做，凯依特人很好，可是很愚笨。

雷妮森想："有卡梅尼——而且还有我祖母。"

卡梅尼……？想到要告诉卡梅尼令她感到愉悦。在她的脑海中她能很清晰地看到他的脸——她的表情由愉快的挑战变成兴耀——变成为了她而产生的忧虑……或者那不是为了她？

为什么会有这种潜在的怀疑，认为诺芙瑞和卡梅尼并不像表面上那样而是更为亲密的朋友？是因为在诺芙瑞离间芙贺特和他的家人时卡梅尼帮助了她？他声称自己身不由己，但那是真的吗？那样说起来很轻松；卡梅尼说的所有事情听起来都很轻松、自然、正确。他的笑声是如此轻快以至于你也想一块儿笑。当他走路的时候，身体摇摆的样子是多么优雅——他的脑袋从平滑的古铜色肩膀上转过来——他的眼睛凝视着你——凝视着你——雷妮森的想法困惑地中断下来，卡梅尼的眼睛不像霍里那么安全、仁慈，它们充满渴望和挑战。

雷妮森的想法使自己双颊绯红，眼睛里闪耀着光，但她决定不去告诉卡梅尼发现诺芙瑞项链的事情。不，她去找依莎，依莎昨天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她年纪大了，但这个老妇人有这个家无人能及的对事情的领悟力和敏锐、现实的感觉。

雷妮森想："她老了，但她会明白的。"

2

一提到那条项链，依莎很快地向四周扫了几眼，将一根手指放在唇上，同时伸出另一只手。雷妮森在衣服里摸索着拽出那条项链，放到依莎手里，依莎拿着它凑到自己模糊的眼睛上看了一会儿，然后藏到自己的衣服里，她以一种低沉威严的声音说："现在不要再说了，在这屋子里说话，有上百只耳朵在听。昨天晚上大部分时间我都躺在那儿思考，有很

多事情必须去做。”

“我父亲和霍里已经去伊西斯神庙和莫苏祭司协商起草一封给我母亲的请愿书，求她出面干预。”

“我知道。好了，就让你父亲去关心死人灵魂的事吧！我的想法是处理这个世界的事情。霍里回来的时候，带他到我这里，有一些事情必须说出来讨论一下——而我信赖霍里。”

“霍里会知道怎么做的。”雷妮森愉悦地说。

依莎奇怪地看了她一眼。

“你经常到墓室里去看他，不是吗？你们都谈论些什么，你和霍里？”

雷妮森含含糊糊地摇了摇头。

“噢，尼罗河——和埃及——还有光线的变化以及山下沙土和岩石的颜色……但我们经常根本什么都不谈。我只是坐在那里；那儿很宁静，没有责骂声，没有哭叫的孩子，没有来来往往的喧闹，我可以想我自己的事情而霍里也不会打扰我。而且，有时候，我抬起头发现他正在看着我，然后我们都微微一笑……在那里我会很快乐。”

依莎缓缓地说：“你很幸运，雷妮森。你已经找到了个人内心中的快乐，对大多数女人来说，快乐意味着走来走去地忙一些琐事。就是照料孩子，和别的女人笑闹、聊天、争吵，对一个男人时爱时恨。她们的快乐是由一些小事情组成的，就好像用线穿在一起的珠子。”

“您的生活也像那样吗？”

“大部分时间是的。但现在我年纪大了，多数时间独自

空坐着，我的眼神不好，走路也很困难——这样我意识到既有一种内在的生活又有一种外在的生活。可是现在我太老了，不可能再去学习正确的生活之道——因此我责骂我的小女仆，喜欢厨房里的热气腾腾的美味食物，品尝我们烤的各种面包，喜爱熟透的葡萄和石榴汁。其他的一切都离开了，只有这些事情保留下来。我最喜欢的孩子现在也不在人世了，你父亲，太阳神保佑他，总是像一个傻瓜。当他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小孩时我喜欢他，但现在他那自以为是的样子令我生气。在我的孙子孙女中我爱你，雷妮森——谈到孙子孙女，伊比在哪儿？这几天我没有看到他。"

"他正忙着监督谷物的贮藏，我父亲让他掌管这事。"

依莎露齿一笑。

"那会让我们的小雄鹅得意洋洋，他会自以为是地四处招摇。等他回来吃饭的时候让他来见我。"

"好的，依莎。"

"剩下的，雷妮森，不要声张……"

3

"您要见我，奶奶？"

伊比傲慢地站在那儿，面带微笑，脑袋稍稍歪向一侧，洁白的牙齿间叼着一朵花，他看起来对自己、对生活都非常满意。

"如果你能抽出一点儿宝贵的时间的话。"依莎说。她眯紧双眼，全身上下打量着伊比。

对于她尖刻的语调，伊比无动于衷。

“今天我确实非常忙，我必须监督每一件事情，因为我父亲到神庙去了。”

“小豺狼叫的声音倒蛮大的。”依莎说。

但是伊比出奇地冷静。

“得啦，奶奶，您一定还有别的话要跟我说。”

“当然我还有话说，现在就开始：这个家里正在办丧事，你哥哥索贝克的尸体已送到葬仪社的人那里，而你的脸上仍是喜气洋洋，仿佛这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伊比咧嘴一笑。

“你不是一个伪君子，依莎。你以为我是吗？你很清楚在我和索贝克之间并没有爱，他尽他所能来阻挠、烦扰我。他拿我当孩子看待，在田里他分配给我的全是最丢脸的小孩子的工作，他经常嘲弄、讥讽我，而且当我父亲要跟我、他还有大哥一起合伙经营时，是索贝克劝他不要这么做的。”

“你怎么认为是索贝克劝他的呢？”

“卡梅尼这样告诉我的。”

“卡梅尼？”依莎一扬眉毛，把假发推到一侧，挠着头说，“真的是卡梅尼，现在我发觉这很有意思。”

“卡梅尼说他从赫妮那儿得来的消息——而我们都同意一点，赫妮总是知晓一切事情。”

“但是，”依莎冷冷地说，“这一次赫妮也弄错了。毫无疑问，索贝克和亚莫斯都认为对于经营事业来说你太年轻了——但是是我——是的，是我劝你父亲排除你的。”

“您，奶奶？”男孩毫不掩饰，一脸惊讶地盯着她，然后，

一阵阴郁的怨怒改变了他脸上的表情，花从他唇间坠落，“为什么您要那么做？这关您什么事情？”

“我家里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而我父亲听了您的话？”

“当时没有，”依莎冷冷地说，“可是我要给你一个教训，我英俊的孩子。女人们做事采用迂回战术——她们学着——如果不是与生俱来的话——利用男人的弱点。你可能还记得在那个凉爽的夜晚我让赫妮拿棋盘到门廊上去的事情。”

“我记得，我父亲和我一起下棋，这又有什么？”

“这个，你们下了三盘棋，而每一次，因为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棋手，你都打败了你父亲。”

“是的。”

“就这样，”依莎闭上了眼睛说，“你父亲像所有蹩脚的棋手一样，不喜欢被打败——特别是被一个毛头小子，因此他记起了我的话——而且他决定下来你当然太年轻而不能在合伙中占一份额。”

伊比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他笑了——并不是很舒心的笑。

“你很聪明，依莎，”他说，“是的，你或许老了点，但你很聪明，很明显在这个家里只有你和我有头脑，在我们下的第一盘棋中你已占了先机。但你等着瞧，我会赢得第二盘。因此，你自己当心，奶奶。”

“我打算看一看，”依莎说，“而作为你刚才那番话的回报，我建议你也当心自己，你的一个哥哥已经死了，另一个

也差点儿死去。你也是你父亲的儿子——因此你可能会走同一条路。"

伊比轻蔑地大笑。

"我一点也不害怕。"

"为什么不？你也威胁、侮辱过诺芙瑞。"

"诺芙瑞！"伊比流露出的蔑视再清楚不过。

"你在想什么？"依莎厉声问道。

"我有自己的想法，奶奶。而且我能向您保证诺芙瑞和她的鬼魂的伎俩不会吓倒我的，让她把一切花招都用上吧！"

背后传来一阵刺耳的哀号。赫妮跑进来叫嚷着："傻孩子——傻孩子，竟然蔑视死去的人！在我们都见识了她的本领之后！你再戴多少护身符也保护不了你！"

"保护？我会保护自己的。不要挡着我的路，赫妮，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那些懒惰的农夫将会知道有一个真正的主人监督他们会是什么滋味。"

伊比一把将赫妮推到一边，大路步走了出去。

依莎打断了赫妮的哀号和恸哭。

"听我说，赫妮，不要再为伊比大喊大叫了。他可能知道他在做什么，或许不知道，他的举止很古怪。但你回答我这个问题，是你告诉卡梅尼说索贝克劝芙贺特在合伙契约中不要包括伊比的吗？"

赫妮的声音又下降到通常的哀诉基调。

"我确信在这个家里我太忙了，根本不可能浪费时间跑去告诉别人事情——更不用说告诉卡梅尼了。我确信我从

未跟他说过一句话，如果不是他来跟我搭讪的话。他有优雅悦人的举止，这是你必须承认的，依莎——我不是惟一这么想的人——噢，亲爱的，不是！如果一个年轻寡妇想再结一门亲的话，那么她通常会幻想一个英俊的青年——尽管英贺特会怎么说我确信我不知道。无论如何，卡梅尼只是个下级书记而已。”

“卡梅尼是或者不是什么并不重要！你是否告诉过他反对把伊比列人合伙人的是索贝克呢？”

“噢，真的，依莎，我不记得我说过还是没说过。实际上我没有去告诉任何人任何事情，那是可以确信的。但是一些话到处传播，你自己也知道索贝克在说——而且亚莫斯也是，尽管，当然，并不太大声也不经常——说伊比只是个孩子，合伙的事不能去做——而就我所知卡梅尼可能是自己听他说的，根本不是从我这里听到的。我从来不是个爱讲闲话的人——但毕竟，舌头是一个人用来讲话的，我又不是聋哑人。”

“你确实不是，”依莎说，“赫妮，舌头有时候可能是一种武器，舌头可能引起一起死亡——也可能不止一起。我希望你的舌头，赫妮，没有引起过死亡。”

“为什么，依莎，你说出这种事情！而且你头脑里在想些什么？我确信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一句我不想让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听到的话。我对这个家庭是如此忠诚奉献——我愿意为他们任何一个去死。噢，他们低估了老赫妮的忠心，我曾向他们亲爱的母亲许诺——”

“哈，”依莎打断她的话说，“这儿送来的是肥嫩的芦苇

鸟，用韭葱和芹菜烹调过了，闻起来味道真鲜美——烹调得恰到好处。因为你是如此忠心，赫妮，你可以从边上弄一点儿尝尝——只是防备万一被下了毒。”

“依莎！”赫妮一声尖叫，“下毒！你怎么能说这种话！而且是在我们自己的厨房里烹调出的。”

“好的，”依莎说，“总要有人尝一下——只是以防万一。而且最好是你，赫妮，因为你如此心甘情愿地为这个家里的任何一个人去死，我猜想死不会是一件太痛苦的事情。过来，赫妮，看看它是多么肥嫩、多汁，多么美味可口。不，谢谢，我不想失去我的小女奴，她又年轻又可爱。你已经过了你的最好年华，赫妮，碰巧发生在你身上也不会有多大关系。现在，好——张开嘴……味道鲜美，不是吗？我说——你的脸色看起来非常绿，你不喜欢我的小玩笑吗？我不相信你不喜欢，哈哈，嘻嘻。”

依莎高兴地左右摇摆，然后突然安静下来，开始贪婪地吃她最喜欢的一道菜。

第十六章　夏季第二个月的第一天

1

神庙里的磋商结束了，请愿书的正确格式已经起草并修改完毕，霍里和庙里的两个书记员一直忙着此事，现在第一步终于完成了。

祭司示意应该把请愿书的草稿念出来。

致最优秀的神灵阿莎伊特：

这封信来自你的情人、丈夫。妻子忘记她丈夫了吗？母亲忘记她亲生的孩子们了吗？最优秀的阿莎伊特，难道不知道一个邪恶的灵魂在威胁她的孩子们的生命吗？她的儿子，索贝克，已经中毒去了冥府。

在生前我对你极为尊宠。我给你珠宝和衣着，给你香膏、香水和油脂滋润肢体。我们一起享受美食，宁静、和睦地坐在一起，满桌的食物摆在我们面前。当你生病时，我从不

吝惜花费。我为你找到最好的医生，你死后按照最荣耀、最合礼俗的方式下葬，你在另一个世界里生活所需的一切东西我都为你提供——仆人、牛群、食物、饮料、珠宝、衣饰。我为你守了好多年丧——很多年以后我才娶了一个小妾，因此我可以过着适合一个尚未老的男人的生活。

现在这个小妾对你的孩子们做出邪恶的事情，你不知道这件事吗？或许你有所忽视，我确信如果阿莎伊特知道，她会迅速来救助她的亲生儿子。

难道是阿莎伊特知道此事，只是由于这个小妾魔力高强，邪恶才畅行无阻吗？然而确实这非你所愿，最优秀的阿莎伊特。因此想想你在冥府里有一些伟大的亲戚和强有力的帮助者，那伟大而高贵的伊彼，底比斯大臣的大总管，乞求他的帮助！还有你舅舅，伟大而强有力的梅里普塔，省级长官，使他知晓这些可耻的事实，让他开庭审理，传唤证人，让他们证实诺芙瑞的罪行，对诺芙瑞定罪判决，让她不再对这屋子里的人做出任何邪恶的事情。

噢，优秀的阿莎伊特，如果因丈夫英贺特听信这个小妾的劝告，威胁要对你亲生的孩子们做出不公正的事情西生气，那么请考虑受苦的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你的孩子们。看在孩子们的份上，宽恕你的丈夫英贺特所做的一切。

首席书记停止了诵读，莫苏赞同地点点头。

“表达得很好，我认为，没有任何疏漏之处。”

英加特站了起来。

“谢谢你，可尊敬的祭司。我的供奉品明天太阳落山以

前会送到这里——牛、油脂和亚麻布。我们把仪式订在后天——把铭钵放在坟墓的供室里好吗?"

"从现在开始三天以后再做,请愿书必须刻在钵上,还要为一些必须的仪式做准备。"

"按你说的办。我很忧虑,不要再有灾祸降临。"

"我很理解你的忧虑,英贺特。但不要害怕,阿莎伊特的神灵一定会应验的,而且她的亲戚有权有势,理所当然能够公正处理。"

"愿伊西斯神保佑如此!谢谢你,莫苏——还要感谢你对我儿子亚莫斯的照料和救治。来,霍里,我们有很多事情必须去做,让我们回到屋子里去。啊——这封请愿书真的减轻了我心头的重负,优秀的阿莎伊特不会让他心神不宁的丈夫失望的。"

2

当霍里进了院子,展开手中的草纸卷时,雷妮森看见了他,并从湖边向他跑过来。

"霍里!"

"什么事,雷妮森?"

"你可以跟我到依莎那儿去吗?她正等着想见你。"

"当然可以。只是要看英贺特是否——"

而英贺特已被伊比缠住了,父子俩正忙着交谈。

"让我先放下这些草纸卷和别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跟你一块儿去,雷妮森。"

当霍里和雷妮森进来的时候依莎显得很高兴。

"霍里来了,祖母,我一见到他就带他过来了。"

"很好。外面的空气好吗?"

"我——我认为挺好的。"雷妮森略微有些惊讶。

"那么把我的手杖给我,我要在院子里散一会儿步。"

依莎很少离开屋子,因此雷妮森很惊诧,她手托着老人的肘部引导着她穿过中厅,一直来到了门廊上。

"你要坐在这儿吗,祖母?"

依莎的步履很缓慢,尽管她一瘸一拐,但是脚步很有力,没有任何疲惫的迹象。她四周看看,选了湖边有个小花床的地方,在那里无花果树垂下了怡人的绿荫。

然后,一坐下来,她就心满意足地说:"好！现在我们可以说了,没有人能听到我们的谈话。"

"您真聪明,依莎。"霍里赞叹道。

"我们要说的事情必须只能我们三个知道。我信任你,霍里,自从你是个小孩的时候就跟我们在一起。你一向忠诚、谨慎、聪慧。面雷妮森是所有的孙子孙女中我最亲爱的一个,她不能受到任何伤害,霍里。"

"她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依莎。"

霍里没有提高声音,但是他的语调,他的表情都令老妇人非常满意。

"说得很好,霍里——平静而不狂热——但却是掷地有声。现在告诉我今天都有什么安排?"

霍里详细叙述了请愿书的起草和它的大致内容,依莎专心致志地听着。

“现在听我说，霍里，你看这个。”她从衣服里拽出那个带狮子坠的项链并递给他，又补充道：“告诉他，雷妮森，你在哪儿发现的？”

雷妮森说完以后，依莎接着说道：“好了，霍里，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霍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您年纪大见识广又聪明，依莎，您怎么认为？”

依莎说：“霍里，你是那种没有事实根据绝不轻易开口的人，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诺芙瑞怎么死的，对不对？”

“我怀疑过这件事，依莎，不过仅仅是怀疑而已。”

“确实，我们现在也仅仅是有所怀疑。然而在这儿，在这湖边，我们三个人之间，可以把所怀疑的说出来——而以后不要再提到。在我看来那些过去发生的悲惨事情有三种解释。第一种就是那个牧童所说的都是事实，他看到的确实是诺芙瑞的幽灵从冥府回来了，她有一个邪恶的决定就是继续采取报复行动，增加我们全家的悲伤和不幸。可能如此——祭司和其他人都说这是可能的，而且我们知道疾病是由邪恶的灵魂导致的，但是对于我这老太婆来说，并不倾向于相信祭司和其他人所说的，而是还有别的可能性。”

“比如？”霍里问道。

“让我们暂且承认诺芙瑞是莎蒂彼杀害的，一段时间之后在相同的地点莎蒂彼因为幻觉看到了诺芙瑞，而且因为恐惧和罪恶感，她摔下来死了，这一切是非常清楚的。但是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假定，就是在那以后有某个人，由于我们尚未确知的某种原因，希望造成英贺特两个儿子的

死亡。那个人期望因迷信而引起的恐惧会把这种行为归罪于诺芙瑞的鬼魂作祟——一种非常方便的设想。”

“谁会想去杀害亚莫斯和索贝克?”雷妮森叫道。

“不是一个仆人,”依莎说,“他们不敢,那剩下的只有少数人可供选择了。”

“我们中的一个?但是,祖母,那不可能!”

“问问霍里,”依莎淡淡地说,“你注意到他并没有反对。”

雷妮森转向他:“霍里——确实——”

霍里严肃地摇了摇头。

“雷妮森,你太年轻了,容易轻信别人,你认为你认识和爱着的每一个人就像他们表现出来的一样;你不了解人们的内心中有辛酸——是的,还有邪恶——也可能包含在其中。”

“可是谁——哪一个——?”

依莎活跃地插进来:“让我们再回到那个牧童所说的事情上去,他看到一个女人穿着染色亚麻衣服戴着诺芙瑞的项链。现在看如果那不是鬼魂,那么他看到的确实如其所说——那意味着他看到一个故意以诺芙瑞的形象出现的女人。她可能是凯依特——也可能是赫妮——还可能是你,雷妮森!从那个距离看,可能是穿着女人衣服戴着假发的每一个人。嘘——让我说下去。另外的可能性就是那男孩在撒谎,他讲的故事是别人教他说的,他不过是遵从某个有权力命令他的人,他可能太鲁钝了,甚至搞不清楚被贿赂、哄骗去讲的事情的要点。现在我们将永远无从知道,因为那个男

孩死了——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我倾向于相信那个男孩所说的都是别人教的，如果今天他被紧紧追问，那个故事就会被揭穿——只要有一点点耐心，就很容易发现一个小孩是否在撒谎。"

"那么你认为在我们中间有一个投毒者？"霍里问道。

"我确信，"依莎说，"你呢？"

"我也这样认为。"霍里说。

雷妮森惊愕地看着他们两个。

霍里继续说："但是在我看来，动机很不明显。"

"我同意，"依莎说，"那也是我为什么心神不宁的原因，我不知道下一个受到威胁的是谁。"

雷妮森插话说："可是——我们中的一个？"她的语气中仍然充满怀疑。

依莎严厉地说："是的，雷妮森——我们中的一个。赫妮或者凯依特或者伊比，或者卡梅尼，或者英贺特自己——是的，或者依莎或者霍里甚至或者——"她微微一笑——"雷妮森"。

"你是正确的，依莎，"霍里说，"我们必须把自己包括进去。"

"可是为什么？"雷妮森的声音中带着一种惊恐，"为什么？"

"如果知道为什么，那么我们就能知道一切想知道的事情。"依莎说，"我们只能从谁受到攻击入手。记住，索贝克是在亚莫斯开始喝酒后意外地加入的，因此，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谁，他想杀害的是亚莫斯，不太能确定的是那个人也

想害死索贝克。”

“但是谁想杀害亚莫斯呢?”雷妮森以一种怀疑的语调说,“亚莫斯,确实,是我们大家中最不可能有仇人的一个,他总是安静而仁爱。”

“因此,很清楚,动机不是个人恩怨”,霍里说,“正如雷妮森所说,亚莫斯不是那种会结仇的人。”

“不,”依莎说,“动机比这更为复杂,我们可以说那个人是在与全家人作对,要不然就是在这一切事情背后有一种巴达贺特的箴言所警示的贪婪妄念。他说,该受责备的是形形色色的邪恶及许多别的事情。”

“我明白您的思路,依莎,”霍里说,“但要得出结论我们必须对未来进行预测。”

“你可以预测一下,霍里。”依莎说。

霍里沉默了一会儿,眼神里若有所思,两个女人静静地等待着。然后,他终于开口了。

“如果亚莫斯按预期的死去,那么首要的受益者将是英贺特剩下的儿子,索贝克和伊比——财产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地会分给亚莫斯的孩子们,但控制权将掌握在他们手里——特别是在索贝克手里。索贝克无疑会是最大的赢家,当英贺特不在家时,他可能会代替行使祭祀业祭司的职责,当英贺特去世后他会继承产业。但是,尽管索贝克受益,但他却不可能是凶手,因为他自己如此畅快地喝了毒酒而死去了。因此,就我所能够看出来的,这两个人的死亡只能使一个人受益——也就是说,在目前来看——这个人就是伊比。”

"我赞同,"依莎说,"而我注意到,霍里,你有先见之明——而且我欣赏你的限定词。而现在就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伊比,他年轻而没有耐心,他各方面品性都不好,他正处在对他来说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也即是希望一切能遂其所欲的年龄阶段。他对他的哥哥感到生气和怨恨,认为他被不公正地排除在产业合伙人之外,看来卡梅尼告诉他的那些不明智的事情也——"

"卡梅尼?"

是雷妮森打断了依莎的话,她一开口脸立刻红了,急忙紧咬双唇。霍里转过头来看着她,他那意味深长、温柔、敏锐的目光莫名其妙地伤害了她;依莎向前伸着脖子,凝视着她。

"是的,"她说,"是卡梅尼,是否受赫妮唆使是另一回事。事实上仍是伊比野心勃勃,骄傲自大,对他哥哥较高的权威心怀不满,正像很久以前他告诉我的,他确实认为自己在这个家里有较高的统治才能。"

依莎的语气冷冰冰的。

霍里问道:"他那样对你说过?"

"他说过与我共同享有某种特定价值的才智。"

雷妮森怀疑地问道:"你们认为伊比蓄意下毒杀害亚莫斯和索贝克?"

"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能,仅仅如此而已。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怀疑——还不能加以证实。男人们从一开始就杀害他们的兄弟,明知道上帝不喜欢这种杀戮,然而却被贪婪和憎恨的恶念所驱使。而如果伊比真的做了此事,我们将很难找

到证据，因为伊比，我坦白承认，很聪明。”

霍里点点头。

“但如我所说，我们在这里，在无花果树下谈论的只是怀疑。而且现在我们将就此继续考虑这一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如我所说，我将仆人排除在外，因为我丝毫也不相信他们中有任何人敢做这种事情，但我不能排除赫妮。”

“赫妮？”雷妮森叫了起来，“可是赫妮对我们大家都忠诚奉献，她从未停止那么说。”

“把谎言说成真理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我认识赫妮很多年了，当她和你母亲来到这里，还是个年轻女人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她是你母亲的一个亲戚——穷困潦倒，她丈夫不喜欢她——而赫妮确实一向平庸，不吸引人——跟她离了婚，她生的一个孩子很小就死了。她来到这里声称对你母亲忠诚奉献，可是当她在屋子和庭院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看到过她看你母亲时的眼神——我告诉你，雷妮森，那里面没有一点爱意，没有，说是妒忌的恼怒更为切实一些——而像她声称的她对你们大家的爱，我并不相信。”

“告诉我，雷妮森，”霍里说，“你自己是不是对赫妮有些感情？”

“不——没有，”雷妮森不情愿地说，“我不可能，我经常因为我不喜欢她而自责。”

“你不认为那是因为在直觉上你知道她的话都是假的？难道她曾经通过一些实际行动来表明她号称的对你们的爱吗？难道她不是一直通过说悄情话和散布那些可能引起伤害、导致生气的事情来煽动你们之间的不和吗？”

“是的，是的，那确实是事实。”

依莎“格格”干笑几声。

“有两双眼睛和耳朵，最优秀的霍里。”

雷妮森争辩说：“可是我父亲信任她并喜欢她。”

“我的儿子是一个傻瓜，而且一向如此，”依莎说，“所有的男人都喜欢奉承——而赫妮像宴会上提供油膏那样慷慨施予恭维奉承！她可能真的对他很忠诚——有时候我认为她是这样的——不过她确实没有对这屋子里的任何人忠诚奉献过。”

“但是她确实不会——不会去杀人，”雷妮森抗议道，“为什么她想对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下毒呢？这对她有什么好处？”

“没有，没有。至于为什么——我对赫妮的想法一无所知，她想什么，她感觉什么，我都不知道。不过有时候我认为在那些奉承、谄媚的举止之后酝酿着一些奇怪的事情。而如果是这样，她的理由就是我们——你、我和霍里——不能理解的了。”

霍里点点头：“有一种腐败是从内部开始的，我曾经对雷妮森说起过。”

“而且我难以理解，”雷妮森说，“可是现在我开始逐渐理解了，它是从诺芙瑞到来时开始的——然后我明白了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跟我所想象的一样，这使我感到恐惧……而现在——”她打了一个无助的手势，“一切事情都令人害怕……”

“害怕仅仅是不完整的认识，”霍里说，“当我们知道一

切时，雷妮森，那么将不会再有害怕。"

"接着，当然，还有凯依特。"依莎继续进行分析。

"不是凯依特，"雷妮森反对道，"凯依特不会试图杀害索贝克的，这令人难以置信。"

"没有任何事情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依莎说，"至少我在一生的经历中认识到这一点。凯依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愚蠢女人，而我一直不信任愚蠢的女人，她们是危险的，她们只能看到最贴近的环境，而且一次只能看到一种东西。凯依特生活在一个狭小的世界核心，里面只有她自己、她的孩子以及作为孩子父亲的索贝克，她可能非常简单地想到除掉亚莫斯会使她的孩子们生活富足，索贝克在莫贺特看来总是不满意——他急躁，不耐烦核控制而且很不顺从。亚莫斯则是莫贺特所依重的儿子，但是随着亚莫斯的死去，莫贺特将不得不依赖索贝克。我想，她可能会有这种非常简单的想法。"

雷妮森浑身颤抖。尽管她自己承认这是对凯依特生活态度的正确描述，她的温柔，她的体贴，她那平静关爱的方式，一切都指向自己的孩子，除了她自己，她的孩子和索贝克之外，这个世界对她来说并不存在，她对这个世界也没有一点好奇和兴趣。

雷妮森缓缓地说："可是当然她会认识到索贝克也极可能回来，口渴，喝那些酒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不，"依莎说，"我不认为她会那样想，像我刚才说的，凯依特很愚蠢，她只会看到她想看到的——亚莫斯喝酒、死去，而事情归因于我们邪恶而美丽的诺芙瑞的魔力干预上。

她只会看到一件简单的事情——看不到各种可能性，而且因为她不想要索贝克去死，所以她永远也不会想到索贝克会不期然地回来。”

“而现在索贝克死了，亚莫斯还活着！如果你的设想是正确的，对她来说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当你愚蠢的时候，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依莎说，“事情的发展跟预先的计划完全两样。”

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而现在我们来考虑卡梅尼！”

“卡梅尼？”蕾妮森觉得必须平静地说出这个名字而不表示任何抗议，她又一次不自在地意识到霍里的眼睛在看着她。

“是的，我们不能排除卡梅尼，他没有伤害我们的明确动机——可是我们真正了解他些什么呢？他来自北方——跟诺芙瑞来自埃及的相同部分，他帮助过她——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谁能说得清呢——帮她使英贺特一转念跟他的亲生骨肉作对。我有时注意过他，可是说真的我对他了解不多，在我看来，他基本上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有着敏锐的头脑。而且，除了人长得英俊之外，还有一些能吸引女人目光的特别的东西，是的，女人总会喜欢卡梅尼，然而我认为——我可能是错的——他不是那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心智的人。他看起来总是很欢乐，无忧无虑，而且他对诺芙瑞的死没有表现出任何特别的关心。

“可是所有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谁能说得清人们内心的活动呢？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可以很轻松地扮演一个角色……卡梅尼是不是很动情地为诺芙瑞之死感到怨恨，而他

会不会企图为她报仇？因为莎蒂被杀害了诺美瑞，亚莫斯，她的丈夫，也必须去死？是的，而且索贝克也一样，他威胁她——而且或许凯依特在一些小事情上为难过诺美瑞。另外，伊比也恨她？听起来好像异想天开，可是谁能说得清呢？”

依莎暂停下来，她看着霍里。

“谁能说得清？依莎。”

依莎精明地盯着他。

“或许你可以，霍里？你认为你知道，不是吗？”

霍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我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是的，对于是谁在酒里下毒还有为什么下毒——不过这还是不太清楚——而且确实我不明白——”他停顿了一会儿，眉头紧皱着，然后摇了摇头。

“不，我不能做出确切的指控。”

“我们只是在这里谈论我们的怀疑，继续说，霍里。”

霍里摇了摇头。

“不，依莎，这只是一个朦胧的想法……而且如果这是正确的话，对你来说还是不要知道的好。知道了可能是很危险的，而这对蕾妮森也一样！”

“那么对你来说也很危险，是吗，霍里？”

“是的，很危险……我认为，依莎，我们都处在危险之中——尽管蕾妮森，可能，危险性最小。”

依莎一声不吭地看了他很长时间。

“我会尽力去搞清楚你的想法是什么。”她最后说道。

霍里没有直接回答，他好像认真思考了一段时间以后说道：“要知道一个人的想法，惟一的线索就是他的行为，如

果一个人行动反常、古怪，不再是他自己——”

“那么你怀疑他？”雷妮森问道。

“不，”霍里说，“那只是我的意思。一个想法、意图邪恶的男人对其所作所为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他必须不顾一切代价将它隐藏起来，因此，他不敢有任何不寻常的行为……”

“一个男人？”依莎问道。

“男人或者女人——都是一样的。”

“我明白。”依莎说。她很敏锐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说道：“我们怎么样？我们三个涉及到什么嫌疑没有？”

“那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霍里说，“我很受信任，契约的订立和谷物的分配掌握在我的手里，作为书记员我处理所有账目，可能我篡改了账面——就像卡梅尼在北方所揭发的一样。而亚莫斯，可能感到迷惑，并开始起了疑心，因此对我来说就必须杀死亚莫斯灭口。”他说着温和地一笑。

“噢，霍里，”雷妮森叫道，“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了解你的人没有一个会相信的。”

“雷妮森，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别人，让我再一次告诉你。”

“而我呢？”依莎说，“我有什么嫌疑呢？哦，我老了，当一个人老了的时候，头脑有时会有毛病，过去的爱会变成恨，我可能厌倦了我的孙子孙女，企图去毁灭自己的亲骨肉。人老了有时候会受到邪念的困扰。”

“那我呢？”雷妮森问道，“为什么我要试图杀害自己亲爱的哥哥呢？”

霍里说："如果亚莫斯、索贝克和伊比都死了，你将是莫贺特的最后一个孩子，他会替你找一个丈夫，而这里的一切都会是你们的——而你和你丈夫将是亚莫斯和索贝克的孩子们的监护人。"

然后他微微一笑。

"但是在这无花果树下，我们不会怀疑你的，雷妮森。"

"在这无花果树下，或者不在这无花果树下，我们都爱你。"依莎说。

第十七章 夏季第二个月的第一天

1

“这么说你到屋子外面去了？”当依莎蹒跚地回到房间时，赫妮叫嚷着跑进来，“你几乎有一年没这么做了！”

她的眼睛好奇地盯着依莎。

“老年人，”依莎说，“总有一时兴起的时候。”

“我看见你坐在湖边——跟霍里和雷妮森在一起。”

“他们两个都是令人愉快的伙伴，还有什么事情你没有看到呢，赫妮？”

“真的，依莎，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你们坐在那儿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不过还没有近到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依莎咧嘴一笑，赫妮怒不可遏。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对我如此不友好，依莎！你总是话里有话。我忙着照看屋子里的一些事情，根本没时间去听别

人的谈话，我干嘛要关心别人说些什么！”

“我经常感到疑惑。”

“如果不是为了英贺特，他真的欣赏我——”

依莎猛然打断她的话：“对，如果不是为了英贺特！你只是依赖英贺特，不是吗？如果英贺特出了什么事——”

这次轮到赫妮打断她的话。

“英贺特不会出任何事的！”

“你怎么知道，赫妮？在这屋子里有这种安全性吗？亚莫斯和索贝克都已经出了事。”

“那是事实——索贝克死了——而亚莫斯他差点儿死去——”

“赫妮！”依莎身子向前一倾，“你说到这儿的时候为什么面带微笑？”

“我？微笑？”赫妮吓了一跳，“你在做梦，依莎！我怎么会微笑——在这种时刻——谈论如此可怕的事情？”

“我几乎失明这是事实，”依莎说，“可是我没有全瞎。有时候，借着光线，眯紧双眼，我看得非常清楚。如果一个人同他认为视力不好的人谈话，他会粗心大意，可能显露出在别的场合不容许露出的脸部表情。因此我再问你一次，为什么你会如此暗自得意地微笑？”

“你这么说令人不能容忍——极其不能容忍。”

“现在你害怕了。”

“在这屋子里发生这种事情谁不害怕？”赫妮尖声大叫，“我们都很害怕，我确信，因为邪恶的幽灵从地府里回来折磨我们！但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你听霍里说的。他怎么说我

了?"

"霍里知道你些什么,赫妮?"

"什么都不知道——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你最好问问我知道他些什么!"

依莎的眼睛变得很锐利。

"好,你知道什么?"

赫妮把头往后一仰。

"啊,你们全都看不起可怜的赫妮!你们认为她丑陋而愚蠢,可是我知道都是怎么回事!我知道很多事情——真的,发生在这屋子里的事情很少我不知道。我可能很愚蠢,但我数得出一行地种下了多少颗豆,可能我比霍里那样的聪明人看到的还多。霍里不管在哪里碰到我,都是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尽管他看着我背后的某样东西,某样并不存在的东西。他最好看着我,我说的!他可以认为我是愚蠢而微不足道的——可是无所不知的并不总是那些聪明人。莎蒂彼认为自己很聪明,而现在她在哪儿,我倒想知道?"

赫妮得意洋洋地暂停下来——然后她似乎感到一丝忧虑,明显有点谄媚地、紧张兮兮地看了依莎一眼。

但依莎自己好像正陷人沉思之中。她脸上有种震惊的、几乎是恐惧、迷惑的神色。她冥想着缓缓说道:"莎蒂彼……"

赫妮以其惯常的哀诉语调说:"对不起,依莎,我确信,这是因为发脾气。真的,我不知道是中了哪门子邪,我刚才说的话并不是有意的……"

依莎抬起头,打断了她的话。

"出去，赫妮。你是不是有意那么说并不重要，但你说的一句话唤起了我新的想法……去吧，赫妮，而且我警告你——当心你的言行，我们不想在这个屋子里再看到死亡，我希望你能理解。"

2

一切事情都是令人恐惧的……

雷妮森发现在湖边商谈时的那些话不自觉地涌到唇边，只是在那以后她才开始意识到它们的真实性。

她机械地走向聚集在小亭子旁边的凯依特和孩子们，可是她发现自己的脚步迟缓，然后好像自动地停了下来。

她发现，她害怕去接近凯依特，去看那张平静而温和的脸，以防她可能看到一张投毒者的脸。她看到赫妮匆匆跑出来到了门廊上，然后又回去了，她感到自己通常的厌恶感又有所增加。她绝望地转向院子门口，一会儿之后，遇到伊比昂首阔步地走进来，傲慢的脸上洋溢着轻快的欢笑。

雷妮森发现自己在盯着他看。伊比，当她和凯依离开时记忆中的那个被宠坏的孩子，那个英俊、任性的小男孩……

"为什么，雷妮森，怎么啦？为什么你那么奇怪地看着我？"

"是吗？"

伊比笑出声来。

"你像赫妮一样傻傻地看着我。"

雷妮森摇了摇头。

"赫妮并不傻，她非常狡猾。"

"她心怀不满，这我知道，实际上她在这个家里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我倒想除掉她。"

雷妮森的双唇张开又合上。她惊说："除掉她？"

"我的好姐姐，你到底是怎么啦？难道你也像那个可怜的傻乎乎的小男孩一样看到了邪恶的鬼魂吗？"

"你总是认为每个人都愚笨无比！"

"那个小孩当然是。好了，我确实对傻瓜没有任何耐心，我见过的傻瓜太多了，我告诉你，被两个愚钝如牛、鼠目寸光的哥哥折磨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现在他们不再碍手碍脚，只有我父亲需要对付，你会很快看到不同之处的，我父亲将按我说的去做。"

雷妮森抬头看着他。他看起来异乎寻常地英俊、傲慢，他的身上洋溢着一种生气，一种得意洋洋的生命活力的感觉，这令她大为震惊。似乎是某种内在的知觉给了他这种充满生机的幸福感。

雷妮森猛然说道："我哥哥并非像你所说的那样都靠边站了，亚莫斯还活着。"

伊比一脸轻蔑、嘲弄地看着她。

"我猜想你可能认为他会重新好起来吧？"

"为什么不会？"

伊比大笑起来。

"为什么不会？好了，姑且让我们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就是了。亚莫斯已经完了，不中用了——他可能会稍微爬动一点，坐在阳光下叹息，但他再也不是一个男人了。他确实

是已经从毒药的最初侵害中恢复过来了，可是你自己也看到，他没有更大的进展。”

“那么他为什么不能进一步恢复？”雷妮森说道，“医生说过不需要太多时间，他就会非常健壮地恢复过来。”

伊比耸了耸肩。

“医生也不是无所不知，他们说话的时候喜欢用一长串字眼，好像很聪明。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责怪邪恶的诺芙瑞吧——但是亚莫斯，你亲爱的哥哥，是命中注定如此了。”

“那么你自己不害怕吗，伊比？”

“害怕？我？”男孩英俊的头往后一仰，笑出声来。

“诺芙瑞并不是很喜欢你，伊比。”

“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伤害我，雷妮森，除非我自愿！我还很年轻，但我是那种生来就注定成功的人。至于你，雷妮森，还是站在我这一边为好，你听见了吗？你总是把我当做不负责任的小男孩看待，但是现在我会令你刮目相看，每个月都会有所不同，很快这里将会由我来控制，我父亲可能下命令，但是尽管由他的口说出，却是由我来决定的！”

他走了一两步，停下来，回过头说：“因此你要当心，雷妮森，不要让我对你不满意。”

当雷妮森站在那儿看着他的背影时，听到一阵脚步声，她转过身，发现凯依特站在她旁边。

“伊比在说什么，雷妮森？”

雷妮森缓缓地说：“他说他很快将会是这里的主人。”

“是吗？”凯依特说，“我并不这样认为。”

3

伊比轻快地跑上门廊的台阶，进了屋子。

看到亚莫斯躺在长椅上好像令他很高兴，他欢快地说："嗨，怎么样了，哥哥？我们再也不能看到你回到田里去了吗？我不理解为什么缺了你一切都没有垮掉？"

亚莫斯以一种微弱的声音烦躁地说："我根本弄不懂，现在毒性已经消失，为什么我没有力气恢复？今天早上我试着走路，可是双腿支撑不住。我非常虚弱——虚弱——而更糟糕的是，我好像一天弱似一天。"

伊比轻松而同情地摇了摇头。

"那确实很糟糕，医生没有什么办法吗？"

"莫苏的助手每天都来，他也搞不懂我这种情况，我喝药性很强的草药，每天都给神灵念符咒，也给我准备了营养丰富的特殊食物。因此医生向我保证，我没有理由不迅速强健起来，然而正相反，我好像越来越消瘦了。"

"那可太糟糕了。"伊比说。

他轻声哼着歌继续往前走，直到遇见他父亲和霍里正在商讨一份账目。

英贺特焦急、忧愁的脸一见到他最喜欢的小儿子立刻亮了起来。

"我的伊比来了，庄园里的事情你有什么可报告的？"

"一切都很好，父亲。我们正在收割大麦，收成很好。"

"好，感谢太阳神保佑，外面一切都好，要是家里面也一

样好就行了。我必须相信阿莎伊特——她不会在我们不幸的时候拒绝帮助我们的；我担心亚莫斯，我不能理解这种疲乏无力——无法解释的虚弱。”

伊比轻蔑地微微一笑。

“亚莫斯一向身体虚弱。”

“并非如此，”霍里温和地说，“他的健康状况一向很好。”

伊比武断地说：“一个人的健康依靠他的精神状态，亚莫斯从来没有什么精神，他甚至，害怕下命令。”

“最近并不是这样的，”英贺特说，“在近来几个月里亚莫斯表现出他充满了权威，甚至令我感到惊奇。但是这种肢体上的虚弱令我担忧。莫苏曾向我保证，一旦毒药的效力消失，恢复将是很快的。”

霍里把一些草纸放到旁边，平静地说：“还有别的毒药。”

“你是什么意思？”英贺特转了一圈，说道。

霍里以一种温和、思索的声音说：“我们知道有许多毒药不会马上发作，药性较为和缓，它们在暗中侵害身体，一天天地慢慢发作，只有在漫长的几个月之后，死亡才会降临……女人们知道这些东西——她们有时候用这种毒药来除掉她们的丈夫，让人看起来好像是自然死亡。”

英贺特脸色发白。

“你在暗示说——亚莫斯的毛病就出在——这里？”

“我是说这是一种可能性。尽管现在他的食物在他吃之前都由一个奴隶尝过，但是这种预防毫无意义，因为每一天

每一盘里的毒药数量不会造成太坏的影响。”

“愚蠢，”伊比大声叫了起来，“愚蠢透顶！我不相信会有这种毒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霍里抬起头看着他：“你太年轻了，伊比，还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

英贺特大声说：“可是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已经向阿莎伊特求助了，我们已经把供品送到神庙——并不是说我有多么相信神庙，女人家才轻信这些；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霍里若有所思地说：“把亚莫斯的食物交给一个可以信任的奴隶准备，并且时刻监视这个奴隶。”

“可是这意味着——就是在这屋子里——”

“胡说，”伊比大声叫嚷着，“一派胡言！”

霍里扬了扬眉毛。

“试试看吧，”他说，“我们将很快看到这是不是胡说。”

伊比生气地走出了房间，霍里若有所思地望着他的背影，眉头紧锁，一脸的困惑。

4

伊比怒气冲冲地走出屋子，差点儿把赫妮撞个跟头。

“让开，赫妮，你总是鬼鬼祟祟、碍手碍脚的！”

“你怎么这么粗鲁，伊比，你把我的胳膊碰伤了。”

“太好了。我对你以及你假装悲伤的样子早就厌倦了，你越快离开这屋子越好——而且我会看着你离开。”

赫妮的眼中闪过一丝怨恨。

“这么说你要把我赶出去，是吗？在我把所有的关心和爱护都给了你们大家之后？我一直对你们全家人忠诚奉献，这一点你父亲再清楚不过了。”

“他是听够了，我确信！我们也都一样！我认为你不过是个恶毒搬弄是非的长舌妇。你协助诺芙瑞实施她的阴谋诡计——这我知道得很清楚。然后她死了，你又重新过来奉承我们，但是你要明白——最终我父亲会听我的，而不是你那些骗人的鬼话。”

“你非常生气，伊比，到底是什么让你生气？”

“没有什么。”

“你不是在害怕什么吧，伊比？这儿发生了很多古怪的事情。”

“你吓不着我，你那些老伎俩。”

他猛地从她身旁冲过去，跑出了屋子。

赫妮慢慢地转过身走进屋里。亚莫斯的一声呻吟引起了她的注意，他已经从长椅上站起来，正试着走路，但他的双腿几乎立刻就支撑不住，如果不是赫妮及时帮助，他就会摔倒在地上。

“当心，亚莫斯，当心，再躺回去吧！”

“你是多么健壮，赫妮，看起来真无法想象，”他重新躺下，头靠在木枕上，“谢谢你。可是我这是出了什么毛病？为什么感觉肌肉好像都化成了水？”

“毛病就出在这个屋子被施了妖术，那个从北方来的女魔头的杰作；从北方来的没一个好东西。”

亚莫斯突然沮丧地喃喃低语：“我要死了。是的，我要死

了……”

“别人会比你先死。”赫妮冷冷地说。

“什么？你是什么意思？”亚莫斯用肘撑起身体，紧盯着她。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赫妮频频点头，“下一个死的不会是你，等着瞧吧。”

5

“为什么你总避开我，雷妮森？”

卡梅尼直接挡住了雷妮森的路。她脸一红，发现很难给出一个合适的回答，当看到卡梅尼过来的时候，她确实故意转到一边去了。

“为什么，雷妮森，告诉我为什么？”

但她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默默地摇摇头。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正面对她站着的卡梅尼，她原本有点害怕卡梅尼的脸可能也会有些不同。雷妮森带着一种奇怪的愉悦感看到他的脸色并没有改变，他的眼睛庄重地看着她，双唇上第一次没有带着微笑。

在他的注视之下雷妮森低下头去。卡梅尼总是令她方寸大乱，他的靠近使她的心跳加快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躲着我，雷妮森。”

她总算找到话说了。

“我——并没有躲着你，我没看到你过来。”

“你这是说谎。”现在他在微笑，她可以从他的声音里听

出来。

“雷妮森，美丽的雷妮森。”

她感到他温暖有力的手握住了自己的手臂，她立即挣脱出来。

“不要碰我！我不喜欢别人碰我。”

“为什么你抗拒我，雷妮森！你很清楚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你年轻、健壮、美丽，尽你一生继续为一个丈夫悲伤下去是违背自然的。我会带你离开这里，这个充满死亡和邪恶的地方，你跟我一起离开将会是安全的。”

“假如我不想跟你走呢？”雷妮森说。

卡梅尼笑出声来，露出他洁白坚硬的牙齿。

“可是你真的想去，只不过你不愿意承认而已！生活是美好的，雷妮森，当和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会爱你，让你幸福，而你将会是我——你的丈夫的美好归宿。我将不会再对普塔神歌唱‘今夜把我的情人给我’，但我会去找英贺特说‘把我的情人雷妮森给我’。我认为你在这里是很不安全的，因此我会带你离开。我是一个好书记员，如果我愿意我能进入底比斯的任何一个高贵的家族去做事，尽管我更喜欢这里的田园生活——农田、牛群、男人们收割时唱的歌以及泛舟尼罗河上的小小乐趣。我想和你一起在尼罗河上扬帆畅游，雷妮森，而且我们会带着泰蒂，她是一个漂亮、健壮的小孩，我会爱她，做她的好父亲。走吧，雷妮森，你说怎么样？”

雷妮森静静地站着。她意识到自己心跳极快，一种倦怠感悄悄掠过心头，然而伴随着这种柔和、温顺的感觉，还有

别的什么——一种抵触情绪。

“他的手碰到我的手臂，我立刻全身酥软无力……”她想道，“因为他的力量……他坚实的肩膀……他带笑的嘴……但我对他的意图、他的想法、他的内心一无所知。在我们之间没有安宁、没有甜蜜……我想要些什么？我不知道……但不是这个……不，不是这个——”

她听到自己说的话，甚至在她自己的耳朵听起来也是软弱而不确定的。

“我不想再要一个丈夫……我想一个人……只有我自己……”

“不，雷妮森，你错了，你并不想一个人生活，当你的手在我的手里颤抖时已经告诉我了……你知道吗？”

雷妮森用力抽回了自己的手。

“我不爱你，卡梅尼，我想我恨你。”

他微微一笑。

“我不介意你恨我，雷妮森，你的恨更接近于爱，我们会再次谈这一问题的。”

他离开她，以羚羊般轻快、安闲的步伐走了。雷妮森缓缓地向正在湖边玩耍的凯依特和孩子们走去。

凯依特跟她说话，但雷妮森心不在焉地回答着。

然而，凯依特并没有注意到，像往常一样，她的心思太专注于孩子们，对其他事情不太上心。

突然，雷妮森打破沉寂，说道：“我需要另找一个丈夫吗？你有什么看法，凯依特？”

凯依特没有多大兴趣，平静地回答：“那也挺好，我想，

你健壮、年轻，雷妮森，你还能多生几个孩子。”

“这就是一个女人生活的全部，凯依特？在后院里忙碌，生孩子，整个下午跟他们在湖边的无花果树下消磨时光？”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就是全部事情，当然你知道这些。不要说得你好像是一个奴隶——女人们在埃及拥有权力——继承权通过她们传给孩子们，女人是埃及的命脉。”

雷妮森若有所思地看着正忙着给她的洋娃娃做花环的泰蒂——她微微皱着眉头，专心致志地做着。曾有段时间，泰蒂看起来那么像凯依，下嘴唇噘着，头稍微歪向一边，令雷妮森心中爱痛交加。而现在，不但凯依的脸在雷妮森记忆中逐渐模糊，就是泰蒂也不再噘起下嘴唇，歪着脑袋。也曾有一些时候，当雷妮森紧搂着泰蒂时，感觉这孩子仍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她自己的活生生的肉体，给她一种强烈的拥有感。“她是我的，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她曾这样对自己说过。

而现在看着她，雷妮森想：“她是我——而且她是凯依——”

然后泰蒂抬起头来，看着妈妈，微微一笑，是一种庄重、友善的微笑，充满自信和愉悦。

雷妮森想：“不，她不是我也不是凯依——她是她自己，她是泰蒂，她是孤独的，正像我是孤独的一样，我们都是孤独的。如果我们之间有爱我们会一辈子都是朋友——但是如果没有爱，她会长大成人，而我们将形同陌路，她是泰蒂，我是雷妮森。”

凯依特正奇怪地看着她。

“你在想什么，雷妮森？我不明白。”

雷妮森没有回答，她自己都几乎不能理解的事情又怎么跟凯依特说？她环顾四周，看看那院墙，那色彩亮丽的门廊，那平静的湖水和那雅致的小有情趣的亭子，还有那整洁的花床和一丛丛纸莎草。一切都是安全的、封闭的，没有什么可害怕的：环绕着她的，是熟悉的微弱的家居声，孩子们喋喋不休的嬉笑声，屋子里女人们刺耳的喧闹声，远处低沉的牛叫声。

她缓缓地说："一个人不可能从这里看到尼罗河……"

凯依特惊奇地看着她。

"为什么会想到它？"

雷妮森讷讷地说："我很笨，我不明白……"

在她的眼前，非常清晰的，她看到一片繁密茂盛的绿地景象展现出来，再往远处，是一片迷人的浅玫瑰色和紫色，由深入浅地消失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分割这两种景色的，是浅蓝的、泛着银白波光的尼罗河……

她屏住呼吸——因为她四周的景象、声响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静谧，一种丰裕，一种无限的满足……

她低声地自言自语："如果我转过头，我会看到霍里，他会从他的草纸卷上抬起头对我微笑……不久太阳就会落山，到处一片漆黑，然后我将睡去……那将是死亡。"

"你在说什么，雷妮森？"

雷妮森吓了一跳，她没有意识到她说得那么大声。她从幻想中回到现实，凯依特正好奇地看着她。

"你说到死，雷妮森，你在想什么？"

詹妮森摇摇头。

“我不知道，我的意思不是——”她又往四周看了一眼，多么令人愉悦的家庭景象，粼粼的湖水，喧闹的孩子……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里多么宁静，令人无法想象任何事——可怕的事——会在这里发生。”

可是，第二天早上，人们就在湖边发现了伊比。他手脚张开趴在地上，脸浸在水里，有人按着他的头把他淹死了。

第十八章　夏季第二个月的第十天

1

英贺特一个人蜷缩着坐着，他看起来更为衰老了，一个潦倒、畏缩的老人，脸上布满迷惑的、令人可怜的神情。

赫妮给他带来食物，哄着他吃下去。

“好了，英贺特，吃吧，你必须保持你的体力。”

“为什么要保持？体力是什么？伊比很健壮——年轻、英俊而健壮——可是现在他躺在盐水池里……我的儿子，我最亲爱的儿子，我最后一个儿子。”

“不，不，英贺特——你有亚莫斯，你的好亚莫斯。”

“还能有多久呢？不，他也完了，我们大家都完了。这突然向我们袭来的邪恶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能知道带一个小妾回家会发生这些事情呢？那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情——是正当的而且合乎男人以及神灵的法律。我尊敬她，那么，为什么这些事情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或者是阿莎伊特给

我惩罚吗？她不再宽恕我了吗？很显然她没有对我的恳请做出答复，邪恶的事情仍在继续。”

“不，不，英贺特，你一定不能那么说。铭钵被供奉到墓穴里只有很短的时间，难道你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法律和正义上的事情要花费多长时间吗——案子在省长的法庭上无限期拖延，而到了大臣手里拖得就更久了。正义就是正义，在这个世界上或者在另一个世界上，不论事情的进展多么缓慢，最终必然是归于正义。”

英贺特疑惑地摇摇头，赫妮继续往下说。

“还有，英贺特，你必须记住伊比不是阿莎伊特的儿子——他是你的情人安卡生的。那么，为什么阿莎伊特应该对他的行为采取那么强硬的措施呢？而对于亚莫斯，将会有所不同——亚莫斯将会康复，因为阿莎伊特会关照他的。”

“我必须承认，赫妮，你的话让我感到欣慰……你说得很对。亚莫斯，确实，现在每天都恢复一些体力。他是一个忠实的好儿子——但是，哦！至于我的伊比——那么精神——那么英俊！”英贺特又叹息起来。

“唉呀！唉呀！”赫妮同情地哀号起来。

“这全怨那个可恶的小妾和她的美貌！要是我从来没见到过她就好了。”

“是的，确实，亲爱的主人。如果我曾经见过的话，这就是一个魔鬼的女儿，懂得魔法妖术，那是毫无疑问的。”

伴随着一阵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依莎一瘸一拐地走进大厅，她嘲弄地哼了一声。

“难道这个屋子里就没有一个人有见识吗？难道你除了

在这里说蠢话，诅咒一个让你迷恋、沉溺于女人间的小小怨恨之中、被你愚蠢儿子的愚蠢妻子的愚蠢行为所伤害的不幸的女孩之外，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吗？”

“一些小小的恶意的怨恨——这是你说的，依莎！我的三个儿子，两个死了另一个也快要死去！噢！我的母亲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

“让某个人这样说出来好像是必要的，因为你根本不能认清事实，竟然相信是一个死去的女孩的鬼魂在作祟，把这种迷信的想法从你的头脑中清除出去吧。是一只活人的手把伊比的头按在水里淹死了，也是一只活人的手把毒药撒进了亚莫斯和索贝克喝的酒里。你有一个仇人，英贺特，是的，一个就住在这屋子里的仇人。证据就是：自从霍里的建议被接受，雷妮森亲自准备亚莫斯的食物，或者她监视一个奴隶准备好，再由她亲自送进去。从那以后，我说，亚莫斯一天天地健康和强壮起来。不要再傻了，英贺特，也不要再唉声叹气，捶胸顿足——在这方面赫妮倒是极有帮助——”

“噢，依莎，你怎么这样错看我？”

“在那些方面，我说，赫妮帮助你——是因为她也是一个傻瓜，还是因为一些别的原因？”

“愿太阳神宽恕你，依莎，因为你对一个可怜的孤苦女人太不仁慈！”

依莎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姿势摇动着拐杖，继续往下说：

“控制住你自己的感情，英贺特，认真想一想，你死去的妻子阿莎伊特是一个非常仁爱的女人，并不是一个傻瓜，顺

便说一句，可能会在另一个世界里为你施加她的影响，但是几乎不能期待她在这个世界里替你思考！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因为如果我们不那么做将会有更多的死亡。”

“一个活着的敌人？一个就住在这屋子里的敌人？你真的相信，依莎？”

“我当然相信，因为这是惟一讲得通的推断。”

“可是那么一来我们都处在危险之中了？”

“当然。不过不是符咒和鬼魂，而是人——在食物和酒里下毒的人；偷偷地走到深夜从村子里回来的男孩背后，把他的头用力按到湖水里将其淹死的人！”

英贺特若有所思地说：“那样做是需要力量的。”

“从表面上来看，是这样的，但我并不确定。伊比在村子里已经喝了很多的啤酒，正处在狂热、自负的情绪之中；可能他回家时已经脚步不稳了，对上前跟他讲话的人没有任何戒心，他弯下腰想到湖里去洗洗脸——这样的话作案的人就不需要太多的力气了。”

“你想说些什么，依莎？是一个女人干的？但这是不可能的——整个事情都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屋子里没有敌人，否则我应该知道——我应该知道！”

“有种隐藏在内心里的邪恶，英贺特，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一个仆人，或者是一个奴隶——”

“不是仆人和奴隶，英贺特。”

“我们中的一个？要不然——你的意思是指霍里或者卡

梅尼?但霍里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他已经证明自己是忠诚而值得信赖的。至于卡梅尼——他确实是一个陌生人,但他是我的血亲,事实证明他为我的事业热心奉献,而且就在今天早上他来找我,要求我同意他和雷妮森的婚事。"

"噢,他来了,是吗?"依莎显得很感兴趣,"那么你怎么说?"

"我能怎么说?"英贺特烦躁地说,"这是谈论婚事的时候吗?我也是这么对他说的。"

"那么他对此又怎么说?"

"他说按他的想法,这正是谈婚事的时候。他说雷妮森在这屋子里不安全!"

"我怀疑,"依莎说,"我非常怀疑……她不安全吗?我认为她很安全——而霍里也这样认为——但是现在……"

英贺特继续说下去。

"难道一家人的婚礼和葬礼能一个接一个地举行吗?这不合礼仪,全省的人都会议论的。"

"这不是考虑礼俗的时候,"依莎说,"特别是因为葬仪社的人好像跟我们永远都分不开似的,所有的这一切对于伊比·孟都葬仪社来说一定是件幸事——他们肯定赚了很多钱。"

"他们已经把收费提高了百分之十!"英贺特暂时转移了一下话题,"太过分了!他们说工钱涨了!"

"他们应该给我们打折扣才是!"依莎为她的笑话做了一个恐怖的微笑。

"我亲爱的母亲,"英贺特毛骨悚然地看着她,"这不是

一个笑话。”

“整个生命就是一个笑话，英贺特——而死神是最后一个发笑的。你没有在盛宴上听说吗？吃吧，喝吧，纵情享乐吧，因为明天你就死了。这话对我们这里的人们倒是恰如其分——惟一的问题是明天谁会死去。”

“你说得太可怕了——可怕！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不要相信任何人，”依莎说，“这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事情。”她重复强调说：“不要相信任何人。”

赫妮开始啜泣。

“为什么你看着我……我敢担保如果有人值得信任，那就是我，这么多年来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要听她的，英贺特。”

“好了，好了，我的好赫妮——我当然相信你，我非常了解你真实而忠诚奉献的心。”

“你什么都不了解，”依莎说，“我们全都一无所知，这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你指的是我。”赫妮哀诉道。

“我不能指控任何人。我既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又没有证据——只是怀疑而已。”

英贺特猛然抬起头。

“你怀疑——谁？”

依莎缓缓地说：“我曾经怀疑过一次——两次——三次。我老实说出来，第一次我怀疑伊比——但伊比死了，这个怀疑不能成立；然后我怀疑另外一个人——但是，在伊比死的那一天，我又有了第三个怀疑……”

她停顿了一下。

“霍里和卡梅尼在这屋子里吗?派人去找他们过来——对了,也从厨房把雷妮森找来,还有凯依特和亚莫斯,我有一些话要说,全屋子里的人都应该听到。”

2

依莎环视着聚集在大厅里的全家人。她看到亚莫斯庄重、温和的目光,卡梅尼聪敏的微笑,雷妮森惊恐、探询的眼神,凯依特平静、漠然的目光,霍里谜一般若有所思的凝视,英贺特抽搐的脸上焦躁的恐惧,以及赫妮眼里贪婪的好奇——是的——还有愉悦。

她想:“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他们只表现出外在的情感,然而可以确信,如果我是正确的话,他们之中肯定有一个背叛者。”

她大声说道:“我有很多话要跟你们大家说——但首先我想单独跟赫妮说——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

赫妮脸色大变——那种贪婪和愉悦已经荡然无存,她看起来非常恐惧,高声刺耳地抗议着:

“你怀疑我,依莎,我知道!你会指控我的,我一个并不怎么聪明的可怜女人又怎么能保护自己?我会被判定有罪——没人听我的辩解我就会被定罪。”

“不会没人听你的。”依莎嘲讽地说,她看到霍里微微一笑。

赫妮继续往下说,声音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

"我什么都没干——我是无辜的……英贺特，我最亲爱的主人，救救我……"她冲过去紧紧抱住英贺特的双膝。英贺特愤慨地唾沫横飞地说起来，同时拍拍赫妮的头：

"真的，依莎，我抗议——这太不光彩了……"

依莎打断了他的话。

"我没有指控任何人——没有证据我不能指控，我不过是请赫妮在这里向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她说过的某些话的意思……"

"我什么都没说——根本没说……"

"噢，是的，你说过，"依莎说，"我亲耳听到过一些话——即使我的眼睛模糊不清可是耳朵却很灵，你说你知道关于霍里的一些事情，现在你告诉大家你都知道些什么？"

霍里显得略微有些惊讶。

"是啊，赫妮，"他说，"你都知道我些什么？让我们大家听一听。"

赫妮一屁股坐下去，抹着眼泪，她看起来恼怒而有些抵触。

"我什么都不知道，"她说，"我能知道些什么？"

"这正是我们等着你告诉大家的。"霍里说。

赫妮耸了耸肩。

"我只是说说而已，根本没什么意思。"

依莎说："我会帮你重复一下你说过的话。你说我们都小瞧你，可是你知道很多在这屋子里发生的事情——而且你看到的比一些聪明人看到的还多。"

"然后你这么说——当霍里碰到你的时候，他看着你仿

佛你并不存在，好像他是在看你背后的某些东西——某些并不存在的东西。”

“他总是那么看，”赫妮绷着脸说，“他看着我的样子，就好像我是一只小虫——几乎不值一提的东西。”

依莎缓缓地说：“那句话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背后的某些东西——某些并不存在的东西。赫妮说‘他应该看着我’。然后她谈到了莎蒂彼——是的，莎蒂彼——说莎蒂彼是多么聪明，可是现在莎蒂彼在哪儿呢？”

依莎环顾四周。

“难道这些对你们大家来说没有意义吗？想想莎蒂彼——死去的莎蒂彼……而且记住应该正视一个人——而不是看着某些并不存在的东西……”

一阵死一般的沉寂，然后赫妮尖叫起来，一声高亢、无力的惊叫——好像是极端恐惧的尖叫，她语无伦次地叫喊着：“我没有——救救我——主人，不要让她……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

英贺特被抑制的怒火喷发出来。

“这是不可宽恕的！”他咆哮着，“我不会让这个可怜的女人受惊吓，被指控！你有什么控告她的证据？只是你自己说的话，根本没有什么！”

亚莫斯一反往日的胆怯，插话说：“我父亲说得对，如果你有确切的证据指控赫妮，就把它拿出来。”

“我没有指控她。”依莎缓缓地说。

她靠在拐杖上，身体好像缩了水一样，她的声音缓慢而沉重。

亚莫斯权威十足地转向赫妮。

“依莎并没有指控你导致了已经发生的那些邪恶事件，但是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她认为你隐瞒了一些事情。因此，赫妮，如果你知道一些事情的话，关于霍里或者别的什么人，现在可以说出来了。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说吧，你知道些什么？”

赫妮摇摇头。

“我什么都不知道。”

“对你说的话要有把握，赫妮，知道一些事情是很危险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发誓，我对九柱之神发誓，对玛特女神发誓，对太阳神发誓。”

赫妮浑身颤抖，她的声音没有一点儿通常的那种矫揉造作的哀诉，听起来畏惧而真诚。

依莎深深地叹了口气，她的身体前倾，喃喃地说：“扶我回我的房间。”

霍里和雷妮森很快地走过来。

依莎说：“不用你，雷妮森，有霍里就够了。”

当他扶着她从大厅朝她的房间走去时，她靠着他。她抬起头看到他板着脸，闷闷不乐。

她低声说：“怎么了，霍里。”

“你太不明智了，依莎，太不明智了。”

“我必须知道。”

“是的——但你陷入了可怕的危险之中。”

“我明白。这么说你也那么想？”

“好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这么认为，但没有证据——连一点儿蛛丝马迹也没有，甚至到现在，依莎，你也没有证据，一切都是你的想法而已。”

“我知道就足够了。”

“可能太多了。”

“你是什么意思？噢，是的，当然。”

“保护好自己，依莎，从现在开始你处在危险之中。”

“我们必须试着赶快采取行动。”

“这，是的，但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一定要有证据。”

“我知道。”

他们不再往下说。依莎的小女仆向她的主人跑过来。霍里把依莎交给小女孩服侍，自己转身走了，他的表情严肃而困惑。

小女仆在依莎旁边喋喋不休地说着，但依莎几乎没有注意到小女仆，她感到自己又衰老又虚弱，而且浑身发冷……她说话时赫妮的那张脸再度浮现在她的眼前。

只有一眼——那种恐惧和理解瞬间一闪——难道是她看错了吗？她那么确信她所看到的？毕竟，她的眼睛总是模糊不清……

是的，她确信。其实那也不是什么表情，只是身休的突然绷紧——变硬——僵直。她那散乱的、随便说说的话语对一个人，只对一个人有意义。她对事实的感觉是致命的、准确无误的……

第十九章　夏季第二个月的第十五天

1

“现在事情摆在你的面前，雷妮森，你想说些什么？”

雷妮森疑惑地看看她父亲，又看看亚莫斯，她感到头脑非常迟钝、呆滞……

“我不知道。”这句话从她唇间低沉地滑了出来。

“在一般情况下，”英贺特继续说，“会有很多时间商讨。我另外还有几个男亲戚，我们可以挑选、淘汰，直到选定那个最合适的做你的丈夫。但这是难以确定的——是的，生命无常。”

他的声音颤抖起来，他继续说道：“这件事所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雷妮森。今天我们三个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亚莫斯、你、我，我们三个谁是危险打击的下一个对象？因此我应该妥善安排好自己的事情。如果有任何事情不幸发生在亚莫斯身上，你，我惟一的女儿，将需要一个男人站在你

身边，与你共享继承权；履行我的产业的若干职责，那是不能由女人来执行的。谁能知道我会在哪一刻离你们而去？索贝克的孩子的托管权和监护权，我已经在遗嘱里写好了，如果亚莫斯不再活在人世，将由霍里来执行——亚莫斯孩子的监护权也是如此——因为这是他的意愿——是吗，亚莫斯？”

亚莫斯点点头。

“霍里一直跟我非常要好，他就像我们自家人一样。”

“是啊，是啊，”英贺特说，“但事实上他仍然不是这个家庭的一员，现在卡梅尼是。因此，权衡再三，他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适合雷妮森的丈夫。那么你要说些什么，雷妮森？”

“我不知道。”雷妮森又重复了一句，她感到极度的厌倦。

“他长得英俊而可爱，你同意吗？”

“噢，是的。”

“但你不想嫁给他吗？”亚莫斯温和地问道。

雷妮森感激地看了哥哥一眼，他是如此坚信她不应该被催促或纠缠着去做她不想做的事情。

“我确实不知道我想要做什么，”她急促地说，“这很愚蠢，我知道，可是今天我确实愚蠢。这是——这是因为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的极度紧张所造成的。”

“有卡梅尼在你身边你会感到安全的。”莫贺特说。

亚莫斯问他的父亲：“你考虑过霍里可能适合做雷妮森的丈夫吗？”

“噢，是的，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男子的时候他的妻子就去世了，雷妮森很了解他，也喜欢他。”

当两个男人谈话时，雷妮森坐在那儿如在梦境一般。他们在谈论雷妮森的婚事，而亚莫斯试图帮助她选择她自己想要的，但她感觉自己就像泰蒂的木头狮子一样没有生命。

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开口，甚至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些什么就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我将嫁给卡梅尼，因为你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

英贺特发出一声满意的惊叫，急匆匆地走出了大厅。亚莫斯走向他妹妹，把一只手放到她肩上。

“你想要这次婚姻，雷妮森？你会幸福吗？”

“为什么我会不幸福！卡梅尼又英俊、又欢乐、又和蔼。”

“我知道，”亚莫斯仍然显得很不满意，满腹疑惑，“可是你的幸福是最重要的，雷妮森。你一定不能听任父亲催促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你知道他是怎样的人。”

“噢，是的，是的。当他想出一个主意时我们都必须听他的。”

“并不是必须的，”亚莫斯坚定地说，“这一次我不会听从他，除非你自己愿意。”

“噢，亚莫斯，你从来没有站出来反对我们的父亲。”

“可是这次我会的！他不能强迫我同意，我也不会那么做。”

雷妮森抬起头看着他，他那通常是优柔寡断的脸看起来是那么果敢、坚毅！

“你对我真好，亚莫斯，”她感激地说，“但我真的不是屈

从于父亲的强迫。往昔的生活，我那么高兴地回来重寻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了。卡梅尼和我将会一起开创新的生活，就像一对美满夫妻所应该做的那样生活下去。”

“如果你确信——”

“我确信。”雷妮森说，然后深情地对他微微一笑，走出大厅来到门廊上。

从那里她穿越庭院，卡梅尼正在湖边跟泰蒂玩。雷妮森悄悄走近看着他们，而他们并没有察觉到她的到来。卡梅尼总是那么快乐，就像孩子一样高兴地做着游戏。雷妮森心头一热，她想：“他会成为泰蒂的好父亲。”

后来卡梅尼转过头看见了她，笑着站了起来。

“我们让泰蒂的洋娃娃做了祭祀业司祭，”他说，“它正在献上供品，参加祭祀坟墓的仪式。”

“它的名字叫梅里普塔，”泰蒂一本正经地说，“它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像霍里一样的书记员。”

卡梅尼笑出声来。“泰蒂非常聪明，”他说，“她也很强壮、漂亮。”

他的目光从孩子移到雷妮森身上，从他爱抚的眼神中雷妮森看出了他内心的想法——有一天她会为他生下孩子。

这令她稍稍有点激动——然而同时又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刺骨的懊悔，她真希望在那一刻从他的眼里只看到她一个人的影像，她想为什么他不能只看到我雷妮森一个人？

然后这种感觉转瞬即逝。她温柔地对他微笑着。

“我父亲已经对我谈了。”她说。

“而你同意？”

她犹豫了一会儿说：“我同意了。”

决定性的话说了出来，这就是结局。一切都已经决定，她希望自己并不是感到如此疲惫、麻木。

“雷妮森？”

“怎么了，卡梅尼。”

“你会和我一起驾着快乐的小舟扬帆尼罗河吗？这是一件我一直都想跟你一起去做的事情。”

真奇怪他会这么说。她看到他的最初的那一瞬间，也是想到了一艘直角帆船，还有尼罗河和凯依的笑脸。而现在，她已经忘记了凯依的脸，取而代之的，是卡梅尼，他坐在船上，背对着风帆和尼罗河，看着她的眼睛笑着。

那是死亡，那是死亡带给你的。你爱说你感觉得这个觉得那个——但你只是说说而已，你现在不能感知任何事情。死了的就是死了，没有什么可作为记忆的东西……

是的。可是还有泰蒂，有生命和生命的再生，就像年年泛滥的洪水把旧的冲走，把新的冲来，为新的作物准备土壤。

凯依特说过：“这屋子里的女人必须站在一边。”她是什么，毕竟，只是一个屋子里的女人而已——不管是雷妮森还是另外一个人有什么关系呢？

然后她听到卡梅尼的声音——急迫，有一点点不安。

“你在想什么，雷妮森？有时候你这么出神……你会和我一起到尼罗河上泛舟吗？”

“会的，卡梅尼，我会和你一起去。”

“我们也会带着泰蒂。”

2

就像一场梦，雷妮森想——船、帆、卡梅尼、她自己，还有泰蒂，他们逃离了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这是新生活的开端。

卡梅尼说着，她回答着，仿佛在恍惚之中……

“这就是我的生活，”她想，“无可逃避……”

然后她又充满困惑：“可是我为什么对自己说‘逃避’呢？我能逃到哪里去呢？”

而在她的眼前又一次浮现出紧邻着墓穴的小石室，她坐在那儿，双膝蜷起，手托着下巴……

她想：“但那是生活之外的一些事情——而这是生活——如今已无可逃避，直到死去……”

卡梅尼把船停好，她上了岸，他把泰蒂抱出来，小家伙紧紧地抓着他，搭在他脖子上的手把他戴的一个护身符的线弄断了，它掉到雷妮森的脚边，她捡起来一看，是金银锻造的安可神像。

她发出一声懊恼的惊叫。

“弄弯了，对不起，要当心——”

卡梅尼从她手里拿过去。

“会弄断的。”她又说。

但是他那强劲有力的手指，故意把它弄得更弯，直至折成两半。

“噢，你做了些什么？”

“拿着这一半，雷妮森，我拿着另一半，这将是我们之间的信物——我们是同一个整体的两半。”

他递给她，而就在她伸手去接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想法，她猛地吸了一口气。

“怎么啦，雷妮森？”

“诺芙瑞！”

“你是什么意思——诺芙瑞？”

雷妮森迅速、肯定地说：“在诺芙瑞珠宝盒里的那个断裂的护身符，是你给她的……你和诺芙瑞……现在我看清了一切，为什么她那么不高兴，而且我也知道是谁把那个珠宝盒分别放到我的房间里了，我全都明白了……不要再对我撒谎了，卡梅尼，我告诉你我全明白了。”

卡梅尼没作任何抗议，他站在那儿，坚定地看着她，目光没有丝毫改变，他说话的声音严肃庄重，脸上第一次没有微笑。

“我不会对你撒谎的，雷妮森。”

他等了一会儿，眉头紧皱着，仿佛试图去梳理自己的思路。

“就某一方面来说，雷妮森，我很高兴你知道了这些，尽管跟你想的并不完全一样。”

“你把那个断裂的护身符给了她——就像你要把它给我一样——作为你们是一个整体的两半的信物。这些都是你的话。”

“你生气了，雷妮森。我很高兴，因为这表明你爱我，但

同时我必须让你了解，我没有把护身符送给诺芙瑞，是她送给我的……”

他停顿了一下。

“或许你不相信我，但这是真的，我发誓这是真的。”

雷妮森缓缓地说：“我不会说我不相信你……那可能非常正确。”

诺芙瑞阴沉、不悦的脸在她眼前浮现。

卡梅尼继续急切地、孩子气地说着：

“试着去了解，雷妮森，诺芙瑞非常漂亮，我受宠若惊——谁不会呢？但我从未真正爱过她——”

雷妮森感到一种古怪的同情的痛楚。不，卡梅尼不爱诺芙瑞——但诺芙瑞爱卡梅尼——绝望、痛苦地爱过他。那天早上就在尼罗河边的同一地点，她跟诺芙瑞谈过话，表示她的友好。只有一点她记得十分清楚，就是那个女子所溢淌出来的仇恨与辛酸的暗流。至于原因，现在看是足够清楚了，可怜的诺芙瑞——一个大惊小怪的老人的小妾，由于爱上一个对她毫不在意的，快乐、粗心、英俊的年轻人而忧伤过度。

卡梅尼热切地继续说下去。

“难道你不明白吗？雷妮森，我一到这里，看到你的第一眼就爱上了你，从那一刻起我就再也没有想过别的任何人，诺芙瑞看得非常清楚。”

是的，雷妮森想，诺芙瑞都看在眼里，从那一刻起诺芙瑞就恨她雷妮森——而雷妮森并没有想去责备她诺芙瑞。

“我甚至不想给你父亲写那封信，我不想再做任何跟诺

芙瑞的阴谋有关的事情，可是这很困难——你能够想象这是非常困难的。”

“是的，是的，”雷妮森不耐烦地说，“所有的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诺芙瑞，她很不快活，她爱你，我想，非常爱你。”

“好了，好了。可是我不爱她。”卡梅尼也不耐烦地说。

“你太残忍了。”雷妮森说。

“不，我是一个男人，如此而已。如果一个女人选择了为我而生活痛苦，这会令我烦恼，事实就是这么简单。我不想要诺芙瑞，我只想要你。噢，雷妮森，你不会为了这个跟我生气吧？”

她禁不住微微一笑。

“不要让死去的诺芙瑞在我们这些活人之间制造事端。我爱你，雷妮森，而你也爱我，这就是问题的全部。”

是的，雷妮森想，这就是问题的全部……

她抬起头看着脑袋微微倾向一侧的卡梅尼，在他欢乐、自信的脸上有一种恳求的表情——他显得非常年轻。

雷妮森想：“他是正确的，诺芙瑞死了而我们还活着，现在我理解她对我的仇恨了——而且我很抱歉她受到伤害——可是那不是我的过错，而且也不是卡梅尼的过错，因为他爱的是我而不是她，这些事情是可能发生的。”

在河堤上玩的泰蒂跑过来拉着她的手。

“现在我们回家去好吗？妈妈——回家去好吗？”

雷妮森深深地叹了口气。

“好的，”她说，“我们回家去。”

他们向着屋子走去，泰蒂跑在前面一点儿。卡梅尼满意地松了一口气。

“你宽宏大量，雷妮森，而且很可爱，我们之间一如既往好吗？”

“好的，卡梅尼，一如既往。”

他放低了声音：“出去在那尼罗河上——我非常快乐，你也快乐吗，雷妮森？”

“是的，我很快乐。”

“你显得很快乐，可是你看起来好像在想一些很久远的事情，我要你只想我。”

“我是在想你。”

他握起她的手，她没有挣扎，他低声温柔地唱着：“我的情人就像波斯树……”

他感到她的手在颤抖、她的呼吸加快。她终于心满意足了……

3

雷妮森叫赫妮到她的房间里去。

赫妮急匆匆地跑进来，当她看到雷妮森手里断裂的护身符贴在打开的珠宝盒旁边时，猛地停住了脚步。雷妮森的脸严峻而愤怒。

“你把这个珠宝盒放进我的房间里，不是吗？赫妮，你想让我发现这个护身符，你想让我有一天——”

“发现谁有另一半？我想你已经找到了。好了，知道了

总是好的，不是吗，雷妮森？”

赫妮满怀恶意地笑起来。

“你想让这个发现伤害我，”雷妮森说，她的怒火依然炽烈，“你喜欢伤害别人，不是吗？赫妮，你从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你总是等待，等待——直到最后关头。你恨我们大家，不是吗？你一向如此。”

“你在说些什么，雷妮森！我确信你并不是有意的！”

但是如今赫妮的声音里不再有哀怨，只有一种狡猾的狂喜。

“你想在我和卡梅尼之间制造麻烦，但是，不会有任何麻烦。”

“这真是太好了，太仁慈了，我确信，雷妮森，你跟诺芙瑞有很大不同，不是吗？”

“不要再谈起诺芙瑞。”

“是的，不谈可能更好一些。卡梅尼很幸运，人又长得英俊，不是吗？他很幸运，我的意思是说诺芙瑞死得正是时候。她可能因为他惹了很多麻烦，跟你父亲有关。她不会喜欢他跟你结婚——不会的，她绝对不会喜欢。实际上，我想她会寻找许多方法来阻挠你们，我确信她会这么做的。”

雷妮森冷漠、厌恶地看着她。

“你的舌头总是带毒液，赫妮，就像蝎子一样蜇人，但你无法让我不快活。”

“噢，那很好，不是吗？你一定是爱得很深，噢，卡梅尼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而且他懂得怎样去唱非常动听的情歌。他总是会得到他想要的，从不畏惧。我羡慕他，真的，他

好像总是那么单纯、坦率。”

“你想要说些什么，赫妮？”

“我只不过想告诉你我羡慕卡梅尼，而且我确信他单纯而坦率，不是假装的。整个事情特别像集市上说书人所讲的故事，年轻的穷书记员娶了主人的女儿，和她一起分享继承权，幸福地生活下去。太奇妙了，一个英俊的年轻人总会有好运气。”

“我说得很对，”雷妮森说，“你确实恨我们。”

“如今你怎么能这么说，雷妮森？你知道自从你母亲去世后我是怎么为你们大家做牛做马的吗？”

可是在赫妮的声音中仍然带着那种邪恶的喜悦，而不是惯常的哀诉。

雷妮森再次低头看着珠宝盒，突然另一个断定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是你把那个金狮子项链放在这个盒子里的，不要抵赖，赫妮，我全明白，我告诉你。”

赫妮那狡猾的喜悦顿时无影无踪，她突然显得异常恐惧。

“我不由自主，雷妮森，我害怕……”

“你是什么意思——害怕？”

赫妮凑近过来，压低了声音：

“她给我的——我的意思是诺芙瑞。噢，她死之前某个时候，她给了我一两件——礼物。诺芙瑞很慷慨，你知道。噢，是的，她一向很慷慨。”

“我敢说她待你不薄。”

“把项链放到你屋里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办法，雷妮森。但我正想告诉你有关的一切事情，她给了我那个金狮子项链和一个紫水晶扣子，还有一两件别的东西。然后，那个男孩出来描述他看到一个戴那种项链的女人——是的，我害怕了，我想他们可能会认为是我往亚莫斯的酒里下了毒，因此我把项链放到了盒子里。”

“这是事实真相吗？赫妮，你曾说过真话吗？”

“我发誓这是事实，雷妮森，我害怕……”

雷妮森惊奇地看着她。

“你在发抖，赫妮。现在你看起来好像很害怕。”

“是的，我害怕……不是无病呻吟。”

“为什么？告诉我。”

赫妮舔舔嘴唇，她往两旁及背后扫视了几眼，转回来的目光就像是一只被俘的野兽。

“告诉我。”雷妮森说。

赫妮摇摇头，她以一种不能确定的声音说：“没什么可说的。”

“你知道的太多了，赫妮，你总是知道得太多，你喜欢这样，但现在太危险了，是的，太危险了，不是吗？”

赫妮又摇了摇头，然后她恶毒地笑了起来。

“你等着，雷妮森，总有一天我会握住这屋子里的鞭子——而且拍响它，等着瞧吧。”

雷妮森挺直身子。

“你伤害不了我的，赫妮，我母亲不会让你伤害我的。”

赫妮的脸色一变——两眼冒火。

“我恨你母亲，”她说，“我一直恨她……而你有和她一样的眼睛——和她一样的声音——和她一样的美丽和高傲——我恨你，雷妮森。”

雷妮森笑了起来。

“最终——我让你全说出来了！”

第二十章　夏季第二个月的第十五天

1

老依莎疲倦地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她的房间。

她满腹疑惑而且非常困乏。她意识到，是年龄最终打败了她。迄今为止，她早已认识到身体上的困乏，但从未意识到精神上的疲惫，可是现在她不得不承认保持精神上的警惕的压力正在耗尽她身体的资源。

如果现在她能够知道，正如她确信的那样，危险正从什么地方逼近就好了——然而这种认识不容许任何精神上的懈怠，相反她必须比以往更警觉，因为她已经故意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了。证据——证据——她必须拿到证据……可是怎么办呢？

她意识到，她的年龄正在这里跟她作对，她太疲倦了，不能随心所欲——做出创造性的努力，她所能做的只是防卫——保持警惕、戒备，保护自己。

因为那个杀手——她对此人不抱任何幻想——将准备再次行动。

不过，她并不想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她确信，毒药将会是被使用的工具。暴力是难以奏效的，因为她从不独处，总是被一大群仆人簇拥着，因此只会是毒药。好了，她能够想到这一点，雷妮森会为她准备食物并带给她，她把一个酒架和酒罐放在屋里，由一个奴隶尝过以后，她等上二十四小时，确信没有恶果发生才饮用。她让雷妮森和她一起吃饭喝酒——尽管她不为雷妮森担心——雷妮森可能没有危险——是否永远没有危险，那是不能确定的。

她时常静静地坐着，用疲惫的大脑去考虑证明事实的方法；或者是看着她的小女仆为她的亚麻布衣服上浆打褶；或者是重穿项链和手镯。今天晚上她非常疲倦，刚才应英贺特之请跟他一起商讨雷妮森的婚姻问题，然后英贺特再去跟女儿谈。

畏缩而焦躁的英贺特，只是从前的他的一个影子，他的举止失去了往日的自负和狂妄，现在他更依赖于他母亲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决心。

至于依莎，她一直害怕——非常害怕——说错话，生命可能就取决于一句话是否慎重。

是的，她最后说，结婚的主意是明智的，而且没有时间远离家庭到更有权势的家族中去找一个丈夫。毕竟，女方的血统才是重要的——丈夫只不过是雷妮森及其孩子的继承权的管理者而已。

因此接下去就是选择霍里——一个诚实、正直、久经考

验的友善的男人，一个庄园已并入他们自己庄园之中的小地主的儿子——或者是选择作为表亲的年轻的卡梅尼的问题。

依莎在说话之前小心地衡量过这个问题，现在说错一句话——就可能造成灾难。

然后她做出了自己的回答，用她不屈不挠的个性力量加以强调。她说，毫无疑问卡梅尼最适合做雷妮森的丈夫，他们的婚礼和必须举行的欢庆活动——由于近来一连串的丧事，不得不大量简化——可能安排在一周的时间内，如果雷妮森愿意的话。卡梅尼是一个好小伙子——他们在一起会生下健壮的孩子，而且他们两个确实彼此相爱。

好了，依莎想，她已经掷下了她的骰子，将会被扔到赌盘上，她已经撒手了，已经按照她认为合适的去做了。如果这是冒险——好的，依莎喜欢在棋盘上见高低，就像伊比一样。生活不是一件安安稳稳的事情——要赢得胜利就必须冒险。

她回到房间里，怀疑地巡视了四周几眼，特别检查了一下那个大酒罐，它还是像她临走时那样封盖着，她每次离开房间都要把它封好，封印就挂在她的脖子上。

是的——她不会冒那种险的。依莎格格笑着，笑声中带有一种恶意的满足，杀害一个老人可没那么容易，老女人懂得生命的价值——也了解大多数阴谋诡计。明天——想到这儿，她叫来了她的小女仆。

“霍里在哪儿？你知道吗？”

小女孩回答说她认为霍里在断崖墓穴的石室里。

依莎满意地点点头。

“你上去到他那里，告诉他明天早上，当英贺特和亚莫斯带着卡梅尼一块儿出去到田里计数，凯依特和孩子们在湖边时，让他到我这儿来。你记住了吗？重复一遍。”

小女仆重复了一遍，依莎把她打发走了。

是的，她的计划非常令人满意，跟霍里的会谈将是非常秘密的，因此她会派赫妮到编织棚里去干一件事，她会警告霍里将面临什么危险。他们能够一起自由地交谈。

当那个黑人小女孩回来，带回口信说霍里会照她说的去做时，依莎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现在，事情都安排好了，她的疲惫也像血液一样周流全身。她吩咐那个小女孩拿来一瓶香膏，帮她按摩身体，小女孩有节奏的按摩令她倍感舒适，香膏也缓解了她筋骨的疼痛。

最后她伸展开肢体，头枕在木枕上，睡着了——她的恐惧一时也减轻下来。

好长一段时间之后，她醒了过来，感觉全身出奇的寒冷，她的手脚失去了感觉，僵死了一般……好像全身被什么东西偷偷压缩了一样。她能感觉到这寒冷使她头脑麻木，意志涣散，心跳也越来越慢。

她想：“这就是死亡了……”

一种奇怪的死亡——没有任何预兆、任何警示的死亡。

她想，这就是老人的死法……

接着她有了一种确定而深信不疑的感觉，这不是自然死亡！这是敌人暗中下手。

毒药……

但是怎么下的毒？什么时候？所有她吃的东西、喝的东西——都被尝过了，安全无虞——没有什么疏漏。

那么怎么下的毒？什么时候？

依莎试图凭着她最后一丝微弱的智力去识破这一秘密，她必须弄明白——必须——在她死去之前。

她感到心脏的压力在增加——致命的寒冷——缓慢而疼痛的吸气。

敌人是怎么得手的呢？

突然，过去的一个消逝的记忆帮助了她对此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刮去毛后的绵羊皮——一堆味道浓烈的油脂——她父亲的一项试验——为了表明某些毒药能够被皮肤吸收。绵羊油——绵羊油制成的油膏，这就是敌人是怎么伤害到她的——她的那瓶香膏——对于一个埃及妇女来说是如此必要——毒药就是放在那里面……

而明天——霍里——他不会明白的——她已经不可能告诉他……太迟了。

清晨，那个小女奴惊恐不已地跑出屋子，大喊大叫起来：主人熟睡中死去了！

2

英贺特站在那儿低头看着依莎的尸体。他的验上满是悲伤，但没有任何怀疑。

他说，他的母亲年纪太大了，一定是自然死亡的。

"她老了，"他说，"是的，她老了，毫无疑问是该去见冥府之神的时候了，而且她的所有麻烦和悲伤也加速了这一结局的到来，但是现在一切都平静下来；感谢太阳神的仁慈，使她的去世既不是坏人作恶又不是鬼魂作祟，现在这儿没有暴力，看她是多么平静安宁。"

雷妮森擦着眼泪，亚莫斯在安慰她；赫妮叹着气直摇头，说依莎的去世是一个多大的损失，而她，赫妮，又是如何一直对她忠诚奉献；卡梅尼止住了往常的歌声，显现出一种合适的哀痛的表情。

霍里过来，站在那儿低头注视着死去的老人，现在正好是她召唤他过来的时间，他想确切地知道她打算说些什么，她一定有许多事情想明确地告诉他。

现在他永远不会知道了。

但是他想，或许，他能够猜出来……

第二十一章　夏季第二个月的第十六天

1

“霍里——她是被害死的吗？”

“我认为是的，雷妮森。”

“怎么害死的？”

“我不知道。”

“可是她那么小心，”雷妮森的声音悲痛而困惑，“她一直很警觉，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所有她吃的、喝的东西都被检查过了，证明没有毒。”

“我知道，雷妮森，但是不管怎么说我都认为她是被害死的。”

“而她是我们之中最明智——最聪明的！她确信没有任何伤害能降临到她的头上，霍里，一定是魔法！邪恶的魔法，一个邪恶灵魂的符咒。”

“你坚信这一点是因为这是最容易相信的事情，人们喜

欢这样，但依莎自己并不相信。如果她知道——在她死之前，而不是死在睡梦之中——她知道是活生生的人干的。”

“她知道是谁干的？”

“是的。她已经再公开不过地表明了她的怀疑，于是，对敌人来说她成为一个危险的对手；她死去这一事实证明她的怀疑是正确的。”

“而她告诉过你——是谁干的？”

“没有，”霍里说，“她没有告诉我，她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名字。不过，她的想法和我的想法，我可以确信，是一样的。”

“那么你必须告诉我，霍里，这样我可以保持警惕。”

“不，雷妮森，我太关心你的安全了，我不能那么做。”

“我真的那么安全？”

霍里的脸色阴沉下来。他说：“不，雷妮森，你并不安全。没有人是安全的，但是现在这样会比你确知事实真相后更安全——因为那样你就会成为一个明确的威胁，敌人会不惜冒任何风险立即除掉你。”

“你怎么样？霍里，你是知道真相的。”

他纠正了她的话：“我只是认为我知道，但我什么都没说，也没有表明什么；依莎太不明智了，她全部说了出来，她显露了自己的思路，她不应该那么做——我曾经提醒过她。”

“可是你——霍里……如果你出了什么事……”

她意识到霍里的眼睛在注视着她。

庄重、热切的目光，一直看到她的头脑里，看到她的内心里……

他抓住她的双手，轻轻地握着。

“不要为我担心，小雷妮森……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是的，她想，正像霍里说的确实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奇怪，那种满足、宁静、清晰如歌的幸福感……就像从断崖上的墓穴边看去的远方那么可爱，那么遥远——在那里没有人类欲求的喧嚣和束缚。

突然，她听到自己以近乎刺耳的声音说：“我要嫁给卡梅尼了。”

霍里松开了她的双手——很平静，很自然。

“我知道，雷妮森。”

“他们——我父亲——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事情。”

“我知道。”

他转身离去。庭院的围墙好像逼得更近了，屋子里的声音和外面谷仓里的响动听来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嘈杂。

雷妮森的头脑中只有一个想法：“霍里走了……”

她羞怯地对他喊到：“霍里，你要到哪儿去？”

“和亚莫斯一块儿到田里去，那儿有好多工作需要去做、去记录，庄稼快要收割完了。”

“卡梅尼呢？”

“卡梅尼和我们一起去。”

雷妮森大叫着：“在这里我感到害怕，是的，甚至在白天，所有的仆人都围绕在身边，太阳神在天空中巡游，我仍然感到害怕。”

他很快地走回来。

“不要害怕，雷妮森，我向你保证你不需要害怕，今天不需要。”

“但过了今天呢？”

“今天足够度过——而且我保证今天你不会遇到危险。”

雷妮森看着他，眉头紧锁。

“但是我们都在危险之中吗？亚莫斯、我父亲、我自己？不是我第一个受到威胁……你是这么想的吗？”

“试着不要考虑它好吗，雷妮森。我正在做我能做的一切，尽管在你看来我什么都没做。”

“我明白——”雷妮森若有所思地看着他，“是的，我明白，亚莫斯会第一个受到威胁，敌人试着下了两次毒都失败了，将会有第三次尝试，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紧跟在他身边——为了保护他。而亚莫斯之后，将会轮到我父亲和我自己，有谁如此仇恨我们全家人？”

“嘘！你最好不要谈论这些事情，相信我，雷妮森，试着驱除你头脑中的恐惧。”

雷妮森把头往后一仰，高傲地面对着他。

“我真的信任你，霍里，你不会让我去死的……我非常热爱生命，我不想失去它。”

“你不会失去它的，雷妮森。”

“你也不会，霍里。”

“我也不会。”

他们彼此会心地一笑，然后霍里离开她去找亚莫斯。

2

雷妮森跪坐在自己的腿上，注视着凯依特。

凯依特正在帮孩子们用粘土做玩具模型，她的手指一刻不停地揉着捏着，同时鼓励着那两个小男孩自己做。凯依特的脸跟往常一样，温柔、平静，毫无表情，周围暴力死亡和持续的恐怖气氛好像对她根本没有影响……

霍里已经吩咐过雷妮森不要去想，可是对于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意愿她不能遵从。如果霍里知道那个敌人，如果依莎也已经知道了那个敌人，那么她雷妮森同样有理由该知道那个敌人——虽然她雷妮森不知道更安全一些，但没有人会仅仅满足于这一点，是的，她想知道。

而这一定是非常容易的——真的非常容易，她父亲，很清楚，不可能想去害自己的孩子，那么剩下来的——剩下来的还有谁？剩下来的，非常明显、毫无疑问的，有两个人，凯依特和赫妮。

女人，她们两个……

而她们确实都没有理由去杀人……

然而赫妮恨大家……是的，毫无疑问赫妮恨大家。她曾经承认恨雷妮森，那么为什么她不该同样也恨别人呢？

雷妮森试着设想自己进入赫妮那复杂痛苦的心灵深处。这么多年来一直生活在这里，工作，申明自己的忠诚奉献，撒谎，窥视，挑拨离间……很久以前，作为一位聪慧美丽的女士的穷亲戚来到这里，眼看着那位可爱的女士家庭生

活幸福美满，而自己却被丈夫抛弃，惟一的孩子又已死去……是的，可能这就是原因所在，就像雷妮森曾经看到的被矛刺破的伤口，表面很快就愈合了，可是在里面，邪恶的东西化脓溃烂，手臂肿胀僵硬起来，一碰就疼。然后医生来了，念着合适的咒语，用一把小刀刺进了僵硬、肿胀、扭曲的肢体，就像水渠决堤一样，一大股恶臭的脓液从里面涌了出来……

这，或许就像赫妮的头脑，悲痛消除得太快——面底下却隐藏着脓毒，甚至膨胀为仇恨与恶毒的大潮。

可是赫妮也恨英贺特吗？当然不，多少年来她围绕在他身边，奉承他，恭维他……他绝对信仰她，当然这种忠诚奉献不可能全都是假装的吧？

而如果她对他忠诚奉献，她怎么可能蓄意使其丧失亲人呢？

啊，可是假设她也恨他——一直恨他，难道是故意奉承他觊觎着找出他的弱点？假设英贺特是她最仇根的人，那么对于一颗扭曲的、充满邪恶的心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让他眼看着自己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更令人愉悦的呢？

“你怎么啦，雷妮森？”凯依特直直地盯着她，“你看起来这么奇怪。”

雷妮森站起身来。

“我感觉我好像要呕吐。”她说。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句话再真实不过了，她想象的画面引起一种强烈的要吐的感觉，凯依特只听懂了这句话的表面意思。

"你吃了太多的绿椰枣——也可能是鱼变味了。"

"不,不,我吃的东西没什么问题,只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的可怕事件。"

"哦,那个。"

凯依特的回答如此冷漠,雷妮森吃惊地看着她。

"可是,凯依特,你不害怕吗?"

"不,我不那样认为,"凯依特考虑着,"如果英贺特出了什么事,孩子们会由霍里保护;霍里很诚实,他会为他们保护继承的财产。"

"亚莫斯也会那么做。"

"亚莫斯也会死的。"

"凯依特,你怎么说得那么平静,难道你一点也不在意吗? 我的意思是说,你认为我父亲和亚莫斯应该死吗?"

凯依特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耸耸肩。

"我们两个女人在一起——让我们坦诚相见。我一向认为英贺特专横而偏执。他在其小妾的问题上表现得令人不能容忍——任凭自己受她的蛊惑剥夺他亲生骨肉的继承权;我从来不喜欢英贺特。至于亚莫斯,他什么也不是,莎蒂彼管得他服服帖帖。后来,因为她死了,他才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发号施令。他会永远偏向自己的孩子——那是自然的,因此,如果他死了,对我的孩子们来说会好一些,这是本来就应该如此的——这就是我的看法。霍里没有孩子而且他很正直。所有这些事情使大家心烦意乱——但近来我一直在想很可能他们这样是最好的结局。"

"你怎么能这么说,凯依特——这么冷静,这么冷酷?当

你自己的丈夫，你最爱的人，第一个被害的时候呢？”

一丝难以捉摸的表情掠过凯依特的脸庞，她看了雷妮森一眼，似乎带着某种轻蔑的嘲弄。

“你有时候非常像泰蒂，雷妮森，真好，我可以发誓，你并不比她大多少！”

“你没有为索贝克感到哀痛，”雷妮森缓缓地说着这些话，“没有，我注意到了。”

“你算了吧！雷妮森，我履行了所有的礼俗，我知道一个新守寡的女人应该怎么做。”

“是的——那是应该做的……因此——这意味着——你不爱索贝克？”

凯依特耸了耸肩。

“为什么我应该爱他？”

“凯依特！他是你丈夫——他给了你孩子。”

凯依特的表情变得柔和起来，她低头看着那两个全神贯注地玩着泥巴的小男孩，然后看看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安可。

“是的，他给了我孩子，因为这个我感谢他。可是他是什么货色？一个英俊的吹牛大王——一个总是去找别的女人胡混的男人。他没有大大方方地领一个情人进门，某个端庄的、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的女人，没有。他去那些名声不好的地方，大肆挥霍，花天酒地，叫价钱最高的舞女作陪。幸运的是英贺特只给他最低限度的钱，他不得不对经手的买卖精打细算。像这样一个男人我应该有什么样的爱和尊敬？而且，不管怎么说，男人是什么？他们不过是女人生孩子的必

须品，这就是全部。但是种族的力量掌握在女人手里，雷妮森，把我们的一切交到孩子手上的是我们女人，至于男人，让他们传种之后早早死去……”

凯依特轻蔑和嘲弄的声音像演奏某种乐器时发出的怪声，她那丑陋的、透出一股强悍之气的脸也随之变形。

雷妮森惊愕地想：“凯依特很坚强，如果说她愚蠢，也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愚蠢。她憎恨而蔑视男人，我早就应该知道，以前我曾经见识过这种具有威胁性的性格。是的，凯依特很坚强。”

雷妮森的目光漫不经心地落到凯依特的手上，那双正在揉捏着粘土的手——强壮的、肌肉发达的手，而当雷妮森看着它们在挤压粘土时，她想到伊比被一双强有力的手把他的头按进水里，无情地一直按着。是的，凯依特的手能够那么做……

那小女孩，安可，跌倒在一株松枝上，被松针扎得号啕大哭起来，凯依特跑过去，把她扶起来，抱到胸前，低声哼着歌哄她，这时凯依特的脸上满是关爱和温柔。

赫妮从门廊上跑过来。

“出了什么事吗？孩子哭得这么大声，我想可能——”

她失望地停下来。她那急切、卑鄙、盼望灾祸出现的充满恶意的脸，阴沉下来。

雷妮森分别把这两个女人看了又看。

一张脸上满是仇恨，另一张脸上则是爱，她想知道，哪一张更可怕呢？

3

“亚莫斯，当心，当心凯依特。”

“当心凯依特?”亚莫斯一脸惊奇，“我亲爱的雷妮森——”

“我告诉你，她很危险。”

“我们安静的凯依特？她一向是一个温顺谦恭的女人，不是很聪明——”

雷妮森打断他的话：

“她既不温顺又不谦恭，我害怕她，亚莫斯，我要你提高警惕。”

“针对凯依特?”他仍然表示怀疑，“我几乎看不出凯依特会搞出这些死亡事件，她没有这个头脑。”

“我不认为这跟头脑有多大关系。有关毒药的一点常识，需要的只是这个。而你知道这种知识在某些家庭是经常发现的，它们由母亲传给女儿，他们自己从药性强烈的药草中调制毒药，这种经验凯依特很容易获得。你知道，当孩子们生病时，她给他们配药。”

“是的，这是事实。”亚莫斯若有所思地说。

“赫妮也是一个邪恶的女人。”雷妮森继续说。

“赫妮——是的，我们从来不喜欢她，事实上，如果不是父亲的保护——”

“我们的父亲受了她的蒙蔽。”雷妮森说。

“这很可能，”亚莫斯又以一种缺乏想象力的语调加了

一句，“她奉承他。”

雷妮森奇怪地看了他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听到亚莫斯说出一句对英贺特含有批评意味的话，他好像一直屈从于父亲的威慑。

可是现在，她意识到，亚莫斯正逐渐掌握领导权。英贺特在最近的几个星期中好像老了好几岁，他现在没有能力发号施令，也没有能力做决定，甚至他的体力活动也减弱了，他总是长时间地盯着前面，眼神蒙眬，心不在焉，有时候他好像不能理解别人跟他说的话。

“你以为她——”雷妮森欲言又止，她往四周看了看，说，“是她，你认为，她——她——？”

亚莫斯抓住她的肩膀。

“安静，雷妮森，这些事情最好不要到处说——甚至也不要私下议论。”

“那么你也认为——”

亚莫斯温和而急迫地说：“现在什么都不要说，我们有计划。”

第二十二章　夏季第二个月的第十七天

1

第二天是新月节，英贺特不得不到断崖的墓室去主持祭祀。亚莫斯请求让他办理，但英贺特固持己见，他表演出对自己原来举止的拙劣模仿，喃喃地说道："除非我亲自照料，否则怎么能够确信这一切都能做得合适呢？我曾逃避过自己的责任吗？我不是一直为你们所有的人提供衣食，供养你们吗？"

他停了下来。"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啊，我忘记了我的两个勇敢的儿子——我英俊的索贝克——我心爱的聪明的伊比——离我而去了。亚莫斯和雷妮森——我亲爱的儿子和女儿——你们仍跟我在一起——可是还有多久——多久……"

"许多许多年，我希望。"亚莫斯说。

他说得那么大声，就好像面对着一个聋子。

“呃？什么？”英贺特好像已陷入昏迷状态。

他突然令人惊奇地说：“这要由赫妮决定，不是吗？是的，要由赫妮决定。”

亚莫斯和雷妮森相互看了一眼。

雷妮森温和而清晰地说：“我不明白您的意思，父亲。”

英贺特嘟嘟囔囔地说了一些他们听不清的一些事情，然后，他稍微提高了一点声音，眼神呆滞而茫然地说：“赫妮明白我的意思，她一向如此，她知道我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多么重大……是的，多么重大……而且总是忘恩负义……因此一定会得到报应。我认为，那是一个被充分确定的惯例，专横放肆的行为必须受到惩处；赫妮一向端庄、恭顺、忠诚奉献，她会得到回报的……”

他挺直身子夸张地说：“你听着，亚莫斯，赫妮将拥有她想要的一切，她的命令必须遵从！”

“可是这为什么？父亲。”

“因为我这么说。因为，如果满足了赫妮的愿望将不会再有死亡……”

他一本正经地点点头，转身离去——留下亚莫斯和雷妮森怀疑而惊恐地面面相觑。

“这是什么意思，亚莫斯？”

“我不知道，雷妮森。有时候我认为父亲不再清楚他做的或说的是什么……”

“不——或许是不清楚。但我认为，亚英斯，赫妮却非常清楚她自己在说什么和做什么，就在前天，她还对我说，她很快将会是这屋子里执鞭子的人。”

他们彼此相视，然后亚莫斯把手放到雷妮森的胳膊上。

“不要激怒她，你太明白直露地表达你的感情了，雷妮森。你听到父亲说的话了吗？如果赫妮想要的得到满足——就不会再有死亡……”

2

赫妮正蹲在一间贮藏室里数一堆堆的布匹，这都是些旧布，她把一卷布角上的记号凑到眼前。

“阿莎伊特，”她喃喃地说，“阿莎伊特的布匹，记号是她来这儿的那一年做的——她和我一起……很长时间以前了。我怀疑，你知道你的布匹一直用到现在吗，阿莎伊特？”

她格格地笑了起来，然后被一声响动吓了一跳，她回头一看，是亚莫斯。

“你在干什么，赫妮？”

“葬仪社的人需要更多的布匹，他们已经用了成堆成堆的布，仅仅昨天他们就用了四百腕尺，这些葬礼耗费的布匹真是太可怕了！我们必须用这些旧布，它们质量很好，磨损也不太大。你母亲的布匹，亚莫斯——是的，你母亲的布匹……”

“谁说你可以拿这些布的？”

赫妮大笑起来。

“英贺特已经把一切事情交给我掌管，我不必请示谁。他相信可怜的老赫妮，他知道她会把所有事情都照应好的。很长时间以来我在这个家里已经处理了大多数事情，我认

为——现在——我将拿到我应有的回报！”

“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赫妮。”亚莫斯的语气很和缓。“我父亲说，”他顿了一下，“一切事情都要由你决定。”

“他现在这么说的？听起来真令人高兴。可是——或许你不这样认为，亚莫斯。”

“哦——我不是太确信。”亚莫斯的语气仍然很和缓，但是目光紧紧地盯着她。

“我想你最好同意你父亲的话，亚莫斯，我们不想要更多的——麻烦，是吗？”

“我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想要再多的死亡？”

“还会有更多的死亡，亚莫斯，噢，是的——”

“下一个死的将会是谁，赫妮？”

“为什么你认为我应该知道？”

“因为我认为你知道的很多，比如说，那一天你就知道伊比会死……你非常聪明，不是吗，赫妮？”

赫妮昂起头。

“这么说你开始意识到了！我不再是可怜而愚蠢的赫妮，我是明晓一切的人。”

“你知道些什么，赫妮？”

赫妮的声音改变了，低沉、凌厉：

“我知道在这屋子里，我最终能按我的选择去做了，不会有人来阻止我。英贺特现在已经倚重我了，而你也会同他一样，嗯，亚莫斯？”

“还有雷妮森？”

赫妮笑出声来，恶毒、愉悦地格格笑着。

“雷妮森将不会在这儿。”

“你认为下一个死的将会是雷妮森？”

“你认为呢，亚莫斯？”

“我正等着听你说呢。”

“可能我的意思只是雷妮森将会结婚——远走高飞。”

“你是什么意思，赫妮？”

赫妮又格格笑起来。

“依莎曾经说过我的舌头很危险，可能是这样的！”

她尖声大笑，笑得前抑后合。

“好了，亚莫斯，你要说些什么？是不是在这屋子里我最终会为所欲为？”

亚莫斯端详了她好一会儿，然后说道：“是的，赫妮，你这么聪明，你会为所欲为的。”

他转过身遇到正从大厅里出来的霍里。霍里说：“你在这里，亚莫斯，英贺特在等你，该到山上的墓室去了。”

亚莫斯点点头。

“我要过去，”他压低声音，“霍里——我想赫妮一定疯了——她很明显被魔鬼所折磨，我开始相信她应该为这一切事情负责。”

霍里停顿了一会儿，以他那种平静、超然的声音说：“她是一个奇怪的女人——一个邪恶的女人，我认为。”

亚莫斯以更低的声音说：“霍里，我认为雷妮森在危险之中。”

“危险来自赫妮？”

“是的，她刚才暗示雷妮森可能是下一个——走吧。”

英贺特焦躁的声音传过来：“难道我要等一整天吗？这是什么行为？没有人再为我着想了，没有人知道我的痛苦。赫妮在哪儿？赫妮能理解我。”

赫妮得意的尖笑声从贮藏室里传出来。

“你听到了吗，亚莫斯？赫妮，赫妮是理解他的人！”

亚莫斯平静地说：“是的，赫妮——我知道，你也是拥有权力的一个人，你和我父亲、还有我——我们三个一起……”

霍里离开这儿去见英贺特，亚莫斯又对赫妮说了几句话，她频频点头，眼中闪耀着恶毒、得意的光泽。

然后亚莫斯赶上英贺特和霍里，为他的拖延道歉，三个男人一起上山到墓室里去。

3

对雷妮森来说这一天过得真慢。

她焦躁不安，在屋子和门廊之间走来走去，然后到了湖边，接着又回到屋子里。

中午时分，英贺特回来了，吃过饭之后，他走出房间来到了门廊上，雷妮森走到他旁边。

她双手胞膝坐在父亲身边，不时地抬头看着她父亲的脸，父亲仍然一脸惶恐不安的表情。他没怎么说话，只是深深地叹了几口气。

他曾经起身要找赫妮，但这时赫妮已经带着亚麻布去

找葬仪社的人了。

雷妮森问他父亲霍里和亚莫斯在哪里。

“霍里到亚麻地里去了，那里有一份账目需要整理，亚莫斯在耕作地里，现在一切都交给他了……可怜的索贝克和伊比！我的孩子——我英俊的孩子……”

雷妮森赶忙试着分散他的注意力。

“卡梅尼不能去监督工人们吗？”

“卡梅尼？卡梅尼是谁？我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儿子。”

“卡梅尼是个书记员，他将要做我的丈夫。”

英贺特盯着她。

“你，雷妮森？可是你要嫁给凯依。”

她叹了口气，不再说话，试图把他带回现实世界好像是件残忍的事情。然而，过了一会儿，他突然站起身来大声叫道：“当然，卡梅尼！他到酿酒房去指导、监工去了，我必须去看看他。”

他喃喃自语着，大踏步地走开了。看到他恢复了他往日的神色，雷妮森感到有一点点高兴。

可能他头脑糊涂仅仅是暂时的。

她看了看四周，今天屋子和庭院里的寂静好像有某种不祥的意味，孩子们都在远处的湖边，凯依特没跟他们在一起，雷妮森琢磨她到底在哪儿。

接着赫妮出来到了门廊上。她往四下里看了看，然后鬼鬼祟祟地向雷妮森走过来，并且恢复了往日那种谄媚、谦卑的态度。

“我一直在等着能单独跟你在一起，雷妮森。”

"为什么，赫妮？"

赫妮放低了声音。

"我给你带来一个口信——从霍里那里。"

"他说什么！"雷妮森急切地问道。

"他请你到山上的墓室去。"

"现在？"

"不是，日落前一小时到那儿就可以了，这就是口信的内容，如果他不在那儿，他请你等着直到他去。这很重要，他说的。"

赫妮停了停，然后加了一句："他要我等着直到我能单独说给你听——没有人会偷听到。"

赫妮溜走了。

雷妮森顿时感到神清气爽，一想到就要到那个安宁、平静的墓室她就感到高兴，她高兴将会看到霍里，能够跟他自由自在地交谈，惟一令她感到有点惊讶的是他竟然会相信赫妮，让赫妮带口信给她。

然而，尽管赫妮不怀好意，她还是忠实地把口信带到了。

"而我为什么应该任何时候都害怕赫妮呢？"雷妮森想，"我比她更强壮。"

她高傲地挺直了身子，她感到年轻、自信、充满活力……

4

把口信带给雷妮森后，赫妮又回到亚麻布贮藏室，她偷

偷地笑出声来。

她弯腰趴在杂乱的布匹堆上。

“我们很快会大量需要你们了，”她兴奋地对着布匹堆说，“你听到了吗，阿莎伊特？现在我是这里的女主人，而且我告诉你，你的亚麻布会再用来包裹一具尸体。而这次是谁的尸体，你能想得到吗？嘻嘻！你对这些事情是无能为力了，对吗？你和你的舅舅，省长！公道？在这个世界上你主持什么公道？回答我！”

在成捆的亚麻布背后突然有某种声响，赫妮半转过头。

说时迟那时快，一捆巨大的亚麻布向她扔过来，使她差点儿窒息过去。紧接着一只无情的大手把亚麻布一圈一圈地缠在她的身上，将她像一具尸体似地包裹起来，直到她停止挣扎……

第二十三章　夏季第二个月的第十七天

1

雷妮森坐在石室的入口，向外凝望着尼罗河，沉迷于自己奇异的梦幻般的冥想之中。

自从那天她回到她父亲的家里不久第一次坐在这里，对她来说，这一切好像过去了很久很久。也正是在那一天，她是那么高兴地宣称一切都没有改变，家里的一切确实跟八年前她离开时一模一样。

她现在依然记得，霍里怎样告诉她，她已不再是那个跟凯依一起离开时的雷妮森了，她怎样自信地回答说她很快就会再是那个过去的雷妮森。

然后霍里继续谈到了来自内部的变化，一种没有任何外在征兆的腐败。

她现在明白了他说那些事情时内心里的想法，他一直试图让她做好准备。她总是那么确信，那么盲目——那么轻

易地接受她的家人的外在品质。

是诺芙瑞的到来使她睁开了眼睛……

是的，诺芙瑞的到来，一切都以此为转折。

随诺芙瑞而来的是死亡……

不管诺芙瑞是否邪恶，她确实带来了邪恶……

而邪恶仍然在他们中间。

最后一次，雷妮森坚信诺芙瑞的鬼魂是一切邪恶的起因……

诺芙瑞，心怀恶意但已经死去了……

或者是赫妮，心怀恶意却依然活着……赫妮，被人鄙视的赫妮，谄媚、奉承的赫妮……

雷妮森颤抖起来，晃动了一下，然后慢慢地站起身来。

她不能再等霍里了，太阳正在落山。她疑惑地想，为什么他没有来？

她站起来，往四周看了看，开始下到通往谷底的小路上。

傍晚时分，这里非常安静，安静而美丽，她想。是什么使霍里耽搁了？如果他来了，他们至少可以一起分享这美好时刻……

这种美好的时刻不会太多了，不久的将来，当她成为卡梅尼的妻子——

难道她真的要嫁给卡梅尼？雷妮森震惊地摇摇头，从长期模糊默认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她感到自己就像一个熟睡的人从噩梦中惊醒一样，深陷在那种恐惧不安的恍惚之中，无论向她提出什么建议她都会同意。

然而现在她又是雷妮森了，如果她嫁给卡梅尼那是因为她自己想嫁给他，而不是因为家庭的安排。卡梅尼那张英俊而面带笑容的脸！她爱他，不是吗？这就是为什么她要嫁给他的原因。

傍晚时分在这断崖的小路上面，有着清澈和真实，没有慌乱。她是雷妮森，走在这里——在整个世界之上，平静、安宁，只有她自己。

她不是曾经对霍里说过她一定要在诺芙瑞死去的时刻独自走在这条小路上吗？不管是否害怕，她都必须一个人走。

是的，她现在正在这样做，这正是她和莎蒂彼看见诺芙瑞的尸体的时刻，而且也正是莎蒂彼自己在这条小路上突然往后看——看到死亡侵袭她的时刻。

也正是在同一地点。莎蒂彼到底听到了什么声音，使她突然回头观望？

脚步声？

脚步声……但是雷妮森现在听到了脚步声，跟随着她走在小路上。

她的心里突然感到一阵恐惧，那么，这是真的！诺芙瑞在她背后，紧跟着她……

恐惧袭遍她的全身，但她的脚步既没有丝毫迟缓，也没有加速往前跑，她必须克服恐惧，因为在她的内心中，没有什么恶行好悔恨的……

她努力使自己镇静，鼓足勇气，依然向前走着，同时转回头去。

然后她感到突然轻松下来，是亚莫斯在跟着她，不是死人的鬼魂，而是她的哥哥。他一定是在墓室的供品室里忙碌着，在她经过之后刚刚从里面出来。

她停下来有点兴奋地叫着："噢，亚莫斯，我真高兴，原来是你。"

他迅速地向她走过来。她刚要再次开口——述说她愚蠢的恐惧，突然话语在唇间僵住了。

这不是她熟悉的亚莫斯——温和、仁厚的哥哥。他的眼睛透着凶光，舌头不时地舔着干裂的双唇，他的双手略微前伸，有点弯曲，手指看起来像猛禽的利爪。

他正在看着她，眼神明白无误，这是一个杀过人又想再次杀人的男人的眼神，他的脸上露出一种兽性的、贪婪注视猎物的残忍，露出一种猎物到手的邪恶的满足感。

亚莫斯——那个无情的敌人是亚莫斯！在温和、仁慈的面具背后——竟是这样！

她一直认为她的哥哥爱她——可是在这张非人性、贪婪的脸上根本没有爱。

雷妮森尖叫起来——一声软弱、无助的尖叫。

她知道，这就是死亡，她的力量抵不过亚莫斯。在这里，在诺芙瑞摔下去的地方，在这条小路的狭窄处，她也会摔下去死掉……

"亚莫斯！"这是最后的哀求——在对这个名字的呼叫中包含着她一向给她的大哥的爱。但恳求是徒劳的，亚莫斯笑起来，这是一种柔和的、非人性的愉悦的笑声。

然后他向她扑过来，那双带着利爪的残忍的手弯曲着，

似乎它们渴望扼住她的喉咙……

雷妮森后退着靠在崖面上，双手徒劳地伸出来试图挡住那双利爪，这就是恐怖——死亡。

突然她听到一个声音，一声微弱的、拨弦音乐般的声音……

某种东西呼啸着破空而至，亚莫斯蓦地停下来，摇晃着，然后大叫一声，向前跌倒在雷妮森的脚上。她呆呆地低头注视着他背上的一支羽杆箭，然后她看见悬崖边——霍里站在那儿，一张弓仍然握在手中……

2

"亚莫斯……亚莫斯……"

雷妮森被惊呆了，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名字，仿佛她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

她站在小石室的外边，霍里一直用手臂揽着她。她几乎记不清楚他是怎么把她从小路上带回来的，她仅仅能够用一种疑惑、恐惧的语调茫然地重复她哥哥的名字。

霍里温和地说："是的，亚莫斯，一直是亚莫斯。"

"可这是怎么啦？为什么？而他怎么可能那样——为什么他要在酒中对自己下毒？当时他几乎要死了。"

"不，他根本没有死亡的危险，他非常小心，知道自己喝了多少酒；他饮下足够使自己受到侵害，但不致丧命的酒。而且他夸大了自己的症状和痛苦，他知道，这是消除怀疑的好办法。"

“可是他不可能杀害伊比！当时亚莫斯是那么虚弱，甚至不能站立起来。”

“这，也是假装的。你不记得莫苏说过一旦毒性排除，他会很快恢复体力的？实际上也是如此。”

“可是为什么，霍里？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为什么？”

霍里叹了口气。

“你还记得吗？雷妮森，我曾经对你说过的那种从内部开始的腐烂？”

“我记得，而且只有在今天晚上我才真正明白了。”

“你曾经说过诺芙瑞的到来带来了邪恶，这是不对的，邪恶早就隐藏在这里，在这个家庭的内部。诺芙瑞的到来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就是使它从隐藏的地方暴露出来，她的出现排除了遮蔽物而已。凯依特温柔的母性转变成为了自己和孩子的无情的自私自利。索贝克不再是那个快乐、可爱的小伙子，而成为自大、放荡的懦夫。伊比与其说他是一个被宠坏的有吸引力的孩子，不如说是一个狡猾、自私的家伙。赫妮通过她自吹的忠诚奉献，开始清楚地表现出恶意。莎蒂彼则表现得像一个恃强凌弱者和胆小鬼，芙贺特自己也蜕变为一个大惊小怪、刚愎自用的暴君。”

“我知道——我知道，”雷妮森的双手擦着眼睛，“你无须告诉我，我已经一点点地发现了我自已……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为什么这些腐败，如你所说，会从内部开始呢？”

霍里耸了耸肩。

“谁能说得清呢？可能它一直在生长——而且如果一个

人不能成长得更仁慈、更明智、更伟大，那么就可能往另一条路上发展，培养邪恶。或者可能是他们所过的生活太封闭、太注重自我——没有宽恕或者远见。或者也可能像一种作物的病虫害，是有传染性的，先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接着下一个也恶病了。”

“可是亚莫斯——亚莫斯好像一直是那样的。”

“是的，而这也正是引起我怀疑的原因，雷妮森。对于别人来说，由于性情的原因，能够获得解脱，但是亚莫斯一向是谨小慎微，易于控制，从来没有反抗的勇气。他深深敬爱英贺特，而且努力工作取悦于他，英贺特也发觉亚莫斯性情温顺但是愚蠢、迟钝，因而看不起他。莎蒂彼也是，她把亚莫斯看作一个可以欺凌的家伙，百般责难。慢慢地，他把怨恨隐藏起来，越积越深；他看起来越温顺，内心的怒火就越炽烈。

“然后，就在亚莫斯希望他勤勉的辛劳最后能获得回报，被认可将要与他父亲合伙的时候，诺芙瑞来了。是诺芙瑞，也可能是诺芙瑞的美貌，点燃了最后的火花！她攻击兄弟三人的男子汉气概，她像看待傻瓜一样地蔑视他们，正触及索贝克的痛处；她把伊比看作一个没有男人气的粗野小孩，令伊比怒不可遏；而且她向亚莫斯表示，在她眼里亚莫斯根本算不上一个男人。诺芙瑞到来之后，莎蒂彼的舌头终于使亚莫斯忍无可忍，她的冷嘲热讽，甚至奚落他还不如她更像男人，最终使他失去了自制力。他在这条小路上遇到了诺芙瑞——忍无可忍之下——他把她扔了下去。”

“但是，是莎蒂彼——”

“不，不是，雷妮森。这一点你们都弄错了，莎蒂彼是在下面看到了事情的经过，现在你明白了吗？”

“可是亚莫斯跟你一起在耕作地里。”

“是的，最后的一小时。可是你没有意识到，雷妮森，当时诺芙瑞的尸体是冰凉的。你自己摸过她的脸颊。你认为她是不久之前摔下来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她已经死了至少两个小时，否则的话，那么热的太阳光，她的脸摸起来绝不会感觉那么冰冷。莎蒂彼目睹了全过程，也徘徊良久，充满恐惧，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然后她看见你过来，试图阻止你。”

“霍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一切的？”

“我很快就猜出来了，是莎蒂彼的行为启发了我，她明显地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情有种致命的恐惧——而且我很快就确信令她恐惧的那个人是亚莫斯，她不再欺负他，相反急切地在各个方面遵从他。你知道，那件事对她来说是一次可怕的震撼。亚莫斯，她一向看不起的最温顺的男人，实际上竟是杀害诺芙瑞的凶手，这使莎蒂彼的世界整个儿颠倒过来。像大多数泼辣的女人一样，她实际上是个胆小鬼，这个新亚莫斯令她感到恐怖，由于害怕她开始说梦话，亚莫斯很快意识到她对于自己是危险的……

“而现在，雷妮森，你可能已经明白那天你亲眼看到的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莎蒂彼看到鬼魂而摔了下来，她看到的正和今天你看到的一样，她看到紧跟着她的男人——她丈夫——的脸上显露出像扔下别的女人一样也要扔下她去的意图，恐惧之下，她往后退步，然后摔了下去。而当她用将死

的双唇竭力吐出‘诺芙瑞’这个名字时，她是想告诉你亚莫斯杀害了诺芙瑞。”

霍里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接着往下说：

“依莎因为赫妮的一句完全不相干的评论而了解了事实真相。赫妮抱怨说我从不正视她，而是仿佛看着她背后某种并不存在的东西，她接着谈到了莎蒂彼，一闪念间依莎看清了整个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得多，莎蒂彼并没有看到亚莫斯背后的某种东西——她看到的正是亚莫斯本人。为了验证她的想法，依莎以一种随便的方式介绍了这一问题，除了亚莫斯本人以外对别人没有任何意义——只对他有意义，如果她的怀疑是正确的话。她的话令他惊讶，虽然他对此的反应只是短短一瞬，但已足够使她肯定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可是亚莫斯也知道她确实起了疑心。而一旦怀疑产生，所有事情都变得非常吻合，甚至对于那个牧童所讲的故事也是一样——一个对他忠心耿耿的男孩会按主人的命令做任何事情——甚至可以在那天晚上吞下毒药确保不会再醒来……”

“噢，霍里，相信亚莫斯做出这种事情太困难了！诺芙瑞，是的，这我能理解，可是为什么会有别的杀人事件呢？”

“对你解释这些是很困难的，雷妮森，但是一旦心灵向邪恶敞开——邪恶就像谷物中夹杂的罂粟花一样怒放。在亚莫斯的一生中，或许，一直有一种对暴力的渴望，但是却不能付诸实践。他蔑视自己温顺、谦卑的角色，我认为杀害诺芙瑞给了他一种强烈的力量感，他首先从莎蒂彼那儿意识到这一点，一直辱骂、欺凌他的莎蒂彼，现在变得温顺而

恐惧。很长时间以来积聚在心中的所有不满，一下子爆发出来——就像那一天在这条小路上昂首吐信的那条蛇一样。索贝克和伊比，一个比他英俊，另一个比他聪明——因此他们必须去死。他，亚莫斯，将是这个家里的统治者，而他会成为父亲的惟一慰藉而生存下去！莎蒂彼的死，刺激了他杀人的乐趣，由于这件事，使他感到更有力量，自此以后，他的理智开始逐步丧失——从那时起邪恶完全占据了他的内心。

"你，雷妮森，并不是一个对手，就他仍能做的，他爱你，可是你的丈夫会同他分享财产这一事实使他难以容忍。我认为依莎同意接受卡梅尼做你的丈夫，头脑中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如果亚莫斯再次行动，将更可能针对卡梅尼而不是你——而无论如何，她相信我会注意保护你的安全；第二个想法——由于依莎是个勇敢的女人——她想把这些事情理出个头绪，引起亚莫斯的注意，然后被我密切监视的亚莫斯——他并不知道我已对他起疑心——可能在下一个行动中被抓住。"

"正像你做的一样，"雷妮森说，"噢，霍里，当我低下头来看到他的时候是多么害怕！"

"我知道，雷妮森，但是不得不这么做。只要我紧跟在亚莫斯旁边，你就应该是安全的——但是也不可能永远不间断。我知道如果他有一次机会在同样的地点把你从小路上扔下去，他会抓住这个机会的，这样会让人再次产生关于死亡的迷信解释。"

"那么赫妮带给我的口信不是你给我的？"

霍里摇摇头。

"我没有让人给你捎过口信。"

"可是为什么赫妮——"雷妮森停下来,摇了摇头,"我不理解赫妮在这一切中扮演的角色。"

"我认为赫妮知道真相,"霍里若有所思地说,"今天早上她对亚莫斯说了那么多——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他利用她引你上这儿来——一件她很乐意做的事情——因为她恨你,雷妮森。"

"我知道。"

"赫妮可能相信她知道的一切会给她带来权力,但我不认为亚莫斯会让她活太长,或许现在已经——"

雷妮森颤抖起来。

"亚莫斯疯了,"雷妮森说,"他鬼迷心窍,可是他并非一向如此。"

"不。你记得,雷妮森,我告诉过你有关索贝克和亚莫斯小时候的故事,索贝克怎样在地上撞击亚莫斯的头部,你母亲怎样跑过来,脸色发白颤抖着说:'这太危险了。'我想,雷妮森,她的意思是说那样对待亚莫斯太危险了。还记得第二天索贝克怎样生病的吗——他们认为是食物中毒——雷妮森,我认为你母亲知道在她温和、怯弱的儿子内心深处,蕴藏着某种奇怪的有自制力的狂怒,她害怕终有一天会爆发出来……"

雷妮森不寒而栗。

"难道没有人跟他们看起来一模一样吗?"

霍里对她微微一笑。

"是的,有时候会有。卡梅尼和我,雷妮森,我想,我们两

个正像你确信的那样。卡梅尼和我……"

他说到最后的那句话时显得意味深长，而雷妮森突然意识到她处在生命中一个抉择的时刻。

霍里继续说："我们两个都爱你，雷妮森。你一定明白这一点。"

"然而，"雷妮森缓缓地说，"你听任他们对我的婚事的安排，你什么都没说——甚至没有一句话。"

"那都是为了保护你，依莎也是这么想的。我必须保持冷淡，漠不关心，这样我才能一直监视亚莫斯，而不会引起他的敌意，"霍里深情地说，"你一定理解，雷妮森，亚莫斯多年来一直是我的朋友，我爱亚莫斯，我试图劝使你父亲给他所渴望的地位和权力，可是我失败了，这一切来得太晚了。可是尽管我内心确信是亚莫斯杀死了诺芙瑞，但我试图不去相信它。甚至，我为他的行为找了各种理由，亚莫斯，我那不快活、痛苦的朋友，跟我非常亲密。然后是索贝克的死，还有伊比，最后是依莎……我知道，亚莫斯心中的邪恶最终战胜了良知，因此亚莫斯死在了我的手里，迅速地、几乎没有什么痛苦地死去。"

"死亡——一直是死亡。"

"不，雷妮森。今天你面对的不是死亡，而是生活，你将和谁分享这一生活？和卡梅尼还是和我？"

雷妮森凝视着正前方，越过悬崖下面的山谷，一直望到银带一样的尼罗河。

在她的眼前，非常清晰地浮现出那天卡梅尼坐在小船上面对着她露出笑脸的幻象。

英俊、强健、快乐……她又一次感到血脉有节律的跳动，在那一刻她爱卡梅尼，至今她仍然爱他，卡梅尼能够替代凯依在她生命中占据的位置。

她想："我们在一起会很幸福——是的，我们会很幸福。我们会生活在一起，彼此相悦，我们会有健壮、英俊的孩子。会有忙忙碌碌的、辛劳工作的日子……也会有泛舟尼罗河的愉悦生活……生活将会再像我所熟悉的跟凯依在一起的日子一样……我还能再多要求些什么，我还能再渴望些什么？"

缓慢地，确实非常缓慢地，她转过脸，面对着霍里，静寂无言，她仿佛问了他一个问题。

他好像明白了她的意思，回答说："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爱上了你，我爱你那凝重的脸庞以及你跑来找我修理你坏掉的玩具时的那种自信。而且，八年离别之后，你又回来坐在这儿，带给我你头脑里的各种想法。面你的头脑，雷妮森，并不像你家里其他人的头脑一样，它不是拘泥于自我，企图将自己封闭在狭窄的围墙之内。你的头脑跟我的很相像，它能越过尼罗河，看到一个不断改变的、充满新思想的世界——看到一个只要有勇气和梦想一切都可能实现的世界……"

"我知道，霍里，我知道，跟你在一起我能感觉到这些，但不是任何时候都能这样，将会有我不能跟着你的时候，有我孤独的时候……"

她停下来，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这她复杂矛盾的想法。跟霍里在一起将是什么样的生活，她不清楚。尽管有他

的温和,尽管有他对她的爱,但他仍然有许多令她难以预料和缺乏理解的方面,他们可以一起分享美丽和富足的时刻——可是他们普通的日常生活呢?

她冲动地伸出双手。

“噢,霍里,替我做个决定,告诉我该做些什么!”

他对她,对孩子气的雷妮森的说法微微一笑,或许,是最后一次,但他没有抓住她的手。

“我不能告诉你怎样安排你的生活,雷妮森——因为这是你的生活——只有你自己能够决定。”

她意识到她将得不到帮助,也没有像卡梅尼所做的那样迅速地吸引她的感觉,即使霍里仅仅碰过她也好——但他没有碰她。

这种抉择突然以一种最简单的形式摆在她面前——舒适的生活或者艰苦的生活。她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走下蜿蜒曲折的小路,走到她已经熟悉的、正常、幸福的生活中——她以前已经和凯依经历过的。那里有安全、安静——分享日常的欢乐和悲伤,除了衰老和死亡之外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死亡……她从关于生活的想法中绕了一圈又回到了死亡。凯依死了,卡梅尼,或许,也会死去。而他的脸,像凯依的一样,也会逐渐从她的记忆中消逝……

然后她看着霍里静静地站在她旁边。真是太奇怪了,她想,她从未真正了解霍里长得什么样……她从不需要知道……

终于她开口说话了,语调跟她很久以前宣称她将在日

落时分走下这条小路时一模一样。

"我已经做出了选择，霍里，无论好坏，我将跟你分享我的生活，直到死亡来临……"

他的手臂环绕着他，紧贴着她的脸颊的脸上显出一种突然的新鲜的甜蜜，她的心中充满了一种欢欣鼓舞的生命的富足感。

"如果霍里将死去，"她想，"我不应该忘却！霍里在我心中永远是一首歌……这意味着——将不会再有死亡……"